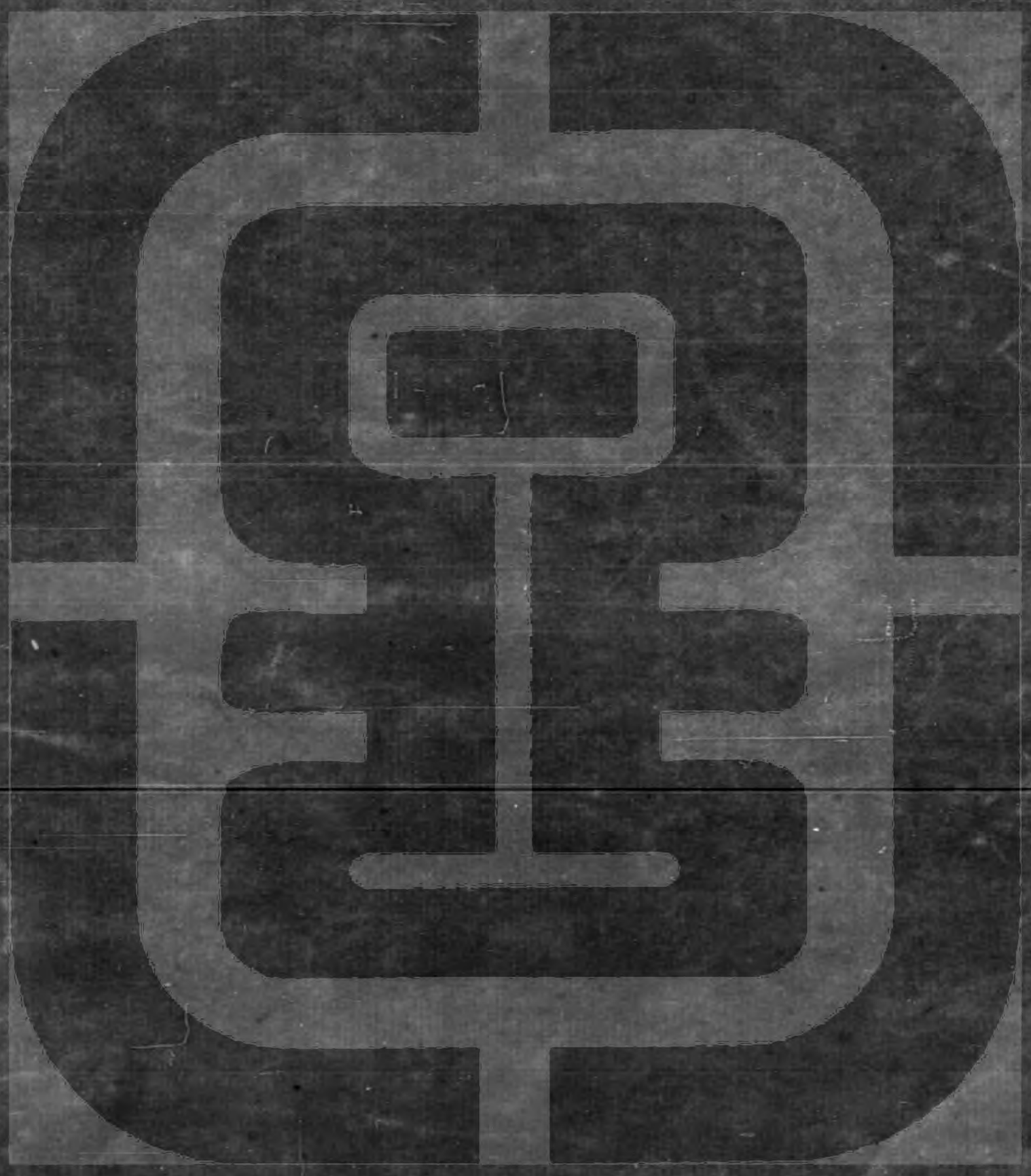

吳江朱氏杜詩輯注序

余箋解杜詩興起於盧德水商榷於程孟陽已而學子何士龍馮已蒼族子夕公遞代讎勘麁有成編猶多闕佚老歸空門不復省視吳江朱子長孺館余荒邨出所撰輯注相質余喜其發凡起例小異大同敝簏蠹紙悉索舉眎長孺檃槧詮次都爲一集書成謂余宜爲序自笞箋注之陋莫甚於杜詩僞注假事如鬼馮人剽義竄辭如蟲食木而又連綴歲月割剝字句支離覆逆交跖旁午如鄭卬

黃鶴之流向有略例破屌亦趣舉一二而已今人
視宋學益落智益麁影朗隙見熏染于嚴儀劉會
孟之邪論其病屢傳而滋甚人各仞其所解以爲
杜詩而杜詩之眞面目盤回于洄淵漩澓不能自
出閒嘗與長孺論之勃律天西采玉河昆堅碧盌
最來多記事之什也以鹵域記徵之象人馬寶之
主分一閻浮提爲四界西方寶主之疆域是兩言
如分尉堠也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歸心之頌
也以傳燈書覈之能秀會寂之門爭一屈眴衣如

敵國二宗衣鉢之源流是兩言如按譜系也昔人
謂不行萬里途不讀萬卷書不能讀杜詩吾謂少
陵胸次殆不止如此今欲以椰子之方寸針孔之
兩眸雕鎪穿穴橫鉤監貫曰杜詩之解在是不爲
井之蛙所竊笑乎長孺聞之放筆而嘆蓬蓬然
深有所契也其刊定是編也齋心祓身端思勉擇
訂一字如數契齒援一義如徵丹書寧質毋夸寧
拘無偭寧食雞跖無噉龍脯寧守兔園之冊無學
邯鄲之步斤斤焉取裁於騷之逸選之善罔敢越

軼近代攻杜者覓解未慹又從而教責之章比字櫛儼然師資長孺蹙頞曰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鶴齡雖固陋忍使百世而下謂有師心放膽犯蚍蜉撼樹之誚如斯人者乎然則長孺之用心亦良苦矣昔者范致能與陸務觀論注蘇詩務觀以爲難枚舉數條以告致能曰如此則誠難矣厥後吳興施宿武子注成務觀遂舉斯言以爲序余讀渭南之言竊聞注詩之難諄複以告學者老而失學不敢忘也長孺深知注詩之難者也因其告成舉此以序之幷以諗於後之君子虞山蒙叟錢謙益謹書於碧梧紅豆之邨居

杜注付梓甚佳但自愧糠粃在前耳此中刻未必成即成不妨兩行也 益草後

愚素好讀杜得蔡夢弼草堂本點挍之會稡羣書參伍衆說名爲輯注乙未館先生家塾出以就正先生見而許可遂撿所箋吳若本及九家注命之合鈔益廣搜羅詳加考覈朝夕質疑寸

戔指授丹鉛點定手澤如新卒業請序篋藏而已壬寅復館先生家耍錄呈求益先生謂所見頗有不同不若兩行其書時虞山方刻杜箋愚亦欲以輯注問世書既分行仍用草堂原本節采箋語間存異說謀之同志咸謂無傷是冬館歸將刻樣呈覽先生手復云云見者咸歎先生之曲成後學始終無異如此今先生往矣函丈從容遂成千古能無西州之痛松陵朱鶴齡書

朱氏杜詩輯注序

杜詩千家注最爲紕繆宋本之善者有二焉分體則吳若本今虞山先生所箋者是也編季則蔡夢弼本吾邑朱氏長孺所輯注者是也長孺與先生以杜詩契合世莫不聞始而彙鈔既則分出皆先生所命乃好事者以說有異同遂疑爲牴牾夫古人撰述不求立異亦不苟同劉向立穀梁春秋子歆乃好左氏是父子不必同也蘇子瞻作論語說子由辨正之謂之拾遺是兄弟不必同也呂大

臨爲程正叔門人其解論語不盡用師說以至歐
蘇之解昊天有成命朱蔡之解金縢皆各持一論
是師弟子不必同也呂東萊讀詩記辨思無邪正
雅鄭衛南陔六詩大與考亭相擊排及呂記板行
考亭爲作序古人豈以異說爲嫌哉先生箋杜搜
奇抉奥海內承風然洗兵馬謂淺刺肅宗而或以
爲輔國離間乃上元間事不當逆揆其邪哀江頭
謂專感貴妃而或以爲清渭劒閣乃繫思舊君不
與長恨同旨羽翼懷商老本爲廣平而與思之推
避賞從非因疎斥而含慙至如嚴鄭公栢中丞諸
事實又各有考證何妨兩存其說是非之論聽之
天下後世乃益見先生之大如必以所見異同之
故遽坐爲罪則是傳春秋者左氏之外不必復有
公羊穀梁公羊穀梁之外不必復有鄒夾啖趙鄒
夾啖趙之外不必復有陳氏胡氏說詩者止宗卜
氏序不當復有齊魯韓毛四家與鄭氏之箋歐陽
之本義蘇氏之傳呂氏之記嚴氏之緝朱子之集
傳也而可乎若曰前輩之書不應節取則考亭仲

默所引某子曰某氏曰者皆當坐以姍侮前賢之罪況先生業有耑刻何取于此書之登載無遺乎今先生之箋盛行天下箋本之所未及者又于輯注備之益長孺在先生館齋三年考索叩鳴如響者皆具焉則兩集竝行正猶滙江之漢麗月之星出豈先生之心哉今長孺窮老著書如尚書埤傳毛詩通議禹貢長箋皆堪垂懸日月非僅藉此注為不朽也奚必詆詬求雪於一時哉是為序

康熙九年冬杪同里學人計東序

輯注杜工部集序

松陵　朱鶴齡　譔

客有譙於余曰子何易言註杜也書破萬卷塗行萬里乃許讀杜子足不踰丘里目不出菟園曰取詩史而排纂之穿穴之冀以自鳴於世吾恐觚稜刓而揶揄者隨其後也余曰是固然矣抑子之所言者學也子美之詩非徒學也夫詩以傳聲節族成焉聲以命氣底滯通焉氣以發志思理函焉體變極焉故曰詩言志志者性情之統會也性情正

矣然後因質以緯思役才以適分隨感以赴節雖有時悲愁憤激怨誹刺譏仍不戾溫厚和平之旨不然則靡麗而失之淫流灕而失之宕雕鏤而失之瑣繁音促節而失之噍殺綴辭逾工離本逾遠矣子美之詩惟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發於君父友朋家人婦子之際者莫不有敦篤倫理纏綿菀結之意極之履荆棘漂江湖困頓顛躓而拳拳忠愛不少衰自古詩人變不失貞窮不隕節未有如子美者非徒學爲之其性情爲之也子美沒已千年而其精誠之照古今殷金石者時與天地之噫氣山水之清音嶙峋仙仗之思茂陵玉盌之感遇子美之性情則崆峒仙仗之思茂陵玉盌之感寥廓之間學者誠能澄心祓慮正已之性情以求與夫杖藜丹壑倚櫂荒江之態猶可儼然晤其生面而揖之同堂不必以一二隱語僻事耳目所不接者爲疑也且子亦知詩有可解有不可解乎指事陳情意含風諭此可解者也託物假象興會適然此不可解者也不可解而强解之日星動成比

擬草木亦涉瑕疵譬諸圖圖象而刻空虛也可解而不善解之前後貿時淺淡乖分欣忤之語反作誚譏忠劉之詞幾隣懟怨譬諸玉題珉而烏轉烏也二者之失注家多有兼之僞撰假托疑誤後人贅說支離龔沿日久萬丈光燄化作百重雲霧矣今爲翦其繁蕪正其謬亂疏其晦塞諮諏博聞網羅秘卷斯亦古人實事求是之指學者所當津逮其中也余雖固陋何敢多讓爲客曰子言誠辨然當代鉅公有先之者矣子之書無乃以爛火附太陽余曰才有區分見有畛域以求其是則一也今夫視日者登中天之臺則千里廓然闚之於戶牖所見不過尋丈光之大小誠有間然不可謂戶牖之光非日也賢者識其大不賢識其小總以求遇于美之性情於句鉤字索之外即說偶異同亦博考羣言折衷愚臆豈有所牴牾齟齬於其間哉客退遂譔次其語以書之卷端

附錄舊序

杜工部小集序

唐樊　晃　潤州刺史

工部員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員外郎審言之孫至德初拜左拾遺直諫忤旨左轉薄遊隴蜀殆十年矣黃門侍郎嚴武總戎全蜀君爲幕賓白首爲郎待之客禮屬埶濶湮阨東歸江陵緣沅湘而不返痛矣夫文集六十卷行於江漢之南常蓄東遊之志竟不就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爲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耳

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今採其遺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作志類分爲六卷且一作直行於江左君有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云

杜工部集序

宋王洙翰林學士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鞏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天寶末以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率府胄曹曹天寶末以家避亂鄜州轉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陽謁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邠州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亂棄官之秦州又居成州同谷自負薪採梠舖糲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復適東川公適東川在嚴武鎮成都之後此四字當刪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鎮成都自閬挈家往焉按子美自閬還成都武再鎮蜀時也此序誤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

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永泰元年
夏武卒郭英乂代武崔旰殺英乂楊子琳柏正當作貞宋本避諱節舉兵攻旰罷蜀大亂甫逃至梓州亂定歸
成都無所依按子美避徐知道亂入梓州崔旰亂後自雲安寓夔不復還成都矣此序亦誤乃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居夔州大曆三年春
下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泝沿湘流遊衡山
寓居耒陽嘗至岳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陽聶
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月夏一夕醉飽卒年五十
九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槩見事跡比新書列傳彼

爲踳駮傳云召試京兆功曹而集有官定後戲贈
詩注云初授河西尉辭改右衛率府胄曹曹
傳云遁赴河西尉辭改右衛率府胄曹曹
詩注云自京竄至鳳翔宗於彭原而集有喜達行在
高適既至而適卒據適自東川入朝拜散騎常侍
乃卒又集有忠州聞高常侍亡詩傳云扁舟下峽
未維舟而江陵亂乃遊湘衡而集有居江陵及公
安詩至多傳云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曆五年正
月追酬高蜀州詩及
別題大曆年者數篇
甫集初六十卷今祕府舊藏
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摭
非當時第次矣蒐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二卷孫僅一卷雜編三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

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與歲時爲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爲二卷合二十卷茲未可謂盡他日有得尚圖益諸寶元二年十月日

宋王　琪　姑蘇郡守

後記

晁公武曰本朝自王原叔以後學者喜觀杜詩世有爲之注者數家率鄙淺可笑有託原叔名者其實非也吳彥高東山集云今世所注杜詩乃元祐間祕閣校對黃本鄧忠臣所爲鏤板家標題遂以托名王原叔兩王公前後記初無一語及注後記又言如原叔之能文止作記于後則原叔不注杜詩益可見矣

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淺者至剽掠句語迨所用險字而模畫之沛然自以絕洪流而窮深源矣又人人購其亡逸多或百餘篇少數十句藏弆矜大復自以爲有得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詩家素蓄先唐舊集及採祕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之事具於記於是杜詩無遺矣子美博聞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然訛缺久矣後人妄改而補之者衆莫之過也非原叔多得其眞爲害大矣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

如麻鞋見

天子垢膩脚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不鞿之類

效之而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然夫子之刪詩也至於檜曹小國寺人女子之詩苟中法度或取而弦歌善言詩者豈拘於人哉原叔雖自編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琢考之三月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閱之者固有淺深也而又吳江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於板庶廣其傳或俾余序於篇者曰如原叔之能文稱於世止作記於後且余安知子美哉但本末不可闕書故概舉以附於卷終原叔之文今遷於卷首云嘉祐四年四月望日

吳郡志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郡大修設廳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讐校素精即俾公使庫鏤板印萬本每本爲直千錢士人爭買之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厨○通考陳氏曰按唐志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洙原叔蒐裒中外書合爲二十卷王琪君玉嘉祐間刻之姑蘇元稹墓誌附二十卷之末又有遺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煜刊附集外蜀本大略相同而以遺文入正集中則非其舊也

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

宋胡宗愈 知成都府

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居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爲草堂以居焉唐之史記前後牴牾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先生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朝先生送武至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赴荆楚會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先生爲參謀武卒蜀又亂先生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游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於石及至成都則闕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凉略不可記丞相呂公鎮成都復作草堂於先生之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宗愈假符於此乃錄先生之詩刻石置

草堂之辟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於後庶幾好事者得以考先生去來之跡云元祐庚午某月日

杜工部詩後集序　見臨川文集　宋王安石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余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

蔡寬夫詩話王原叔本杜詩辭有兩出者多竝存於注至荆公爲百家詩選始參考擇其善者定歸一辭王直方詩話荆公編集四家詩以子美爲第一永叔次之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爲下

校定杜工部集序　見東觀餘論　宋李　綱

杜詩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余嘗有意參訂之

特病多事未能也故校書郎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文詞尤篤好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葢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於此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迫親更兵火喪亂誦其詞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爲古今絕唱也公之述作行於世者既不多遭亂亾逸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爲烏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遊裒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行世者之比長睿父沒十七年予始見其親校集二十二卷於其家朱黃塗改手蹟如新爲之愴然竊歎其博學淵識有功於子美之多也方肅宗之怒房琯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不悔與陽城之救陸贄

何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爲詩所掩故耶因序其集
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
天下而已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朔

嚴滄浪詩話迎旦東風驕蹇驢決非盛唐人言
語今世俗圖畫以爲少陵詩漁隱亦辨其非矣
而黃長睿編
入杜集非也

杜工部集後記

宋吳若通判建康

右杜集建康府學所刻版也初教授劉常今亘當
兵火瓦礫之餘便欲刻印此集府帥端明李公允
行之繼而樞密趙公不廢其說未幾趙公移帥江
西常今亦以病丐罷屬府倅吳德克公才謄推王
伯言閭嗣成之德充伯言爲求工於外邑付學正
張吳學錄李鼎要以必成踰半載教授錢耆明壽
朋來乃克成焉蓋方督府宣司鼎來百工奔走趨
命不暇一集之微更歲歷十餘君子始就嗚呼儒
業之難與如此常今初得李端明本以爲善又得
撫屬姚令威寬所傳故吏部鮑欽止本較定之末
得若本以爲無憾焉凡稱樊者樊晃小集也稱晉
者開運二年官書本也稱荆者王介甫四選也稱

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已也稱刋及一作者黃魯直晁以道諸本也雖然子美詩如五穀六牲人皆知味而鮮不爲異饌所移故世之出異意爲異說以亂杜詩之眞者甚多此本雖未必皆得其眞然求不爲異者也他日有加是正者重刻之學者之所望也紹興三年六月日

今世所傳杜集以若本爲最古若字幼海欽宗朝除大學正上書論李邦彥吳敏姦邪被斥見北盟會編

校定集注杜詩序

宋郭知達成都人

杜少陵詩世號詩史自箋註雜出是非異同多所牴牾致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鑿傳會設爲事實託名東坡刋鏤以行欺世售僞有識之士所爲浩歎因緝善本得王文公安石宋景文公祁豫章先生黃庭堅王原叔洙薛夢符口杜時可田鮑文虎彪師民瞻尹趙彥材次公凡九家屬二三士友各隨是非而去取之如假託名氏撰造事實皆刪削不載精其讐校正其訛舛大書鋟板置之郡齋以公其傳庶幾便於觀覽絕去疑誤若少陵出處大節

史有本傳及互見諸家之序茲不復云淳熙八年八月日

嚴滄浪詩話舊蜀本杜詩並無注釋但編年而不分古近體其間略有公自注而已今之豫章庫本以爲翻鎮江蜀本既入雜註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南海漕臺刊杜集亦以爲摹蜀本雖刪去假坡注尚有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趙注比他本最詳皆非蜀舊本也○通考陳氏曰世有稱東坡杜詩故事者隨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出且其詞氣首末如出一口蓋妄人依託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勦入集註中殊敗人意蜀人郭知達所集九家注獨削去之福清曾噩子肅刻板五羊漕司字大宜老最爲善本

杜工部草堂詩箋跋　宋蔡夢弼建安人

少陵先生博極羣書馳騁今古周行萬里發爲歌詩自唐迄今五百餘年家傳而人誦之國家設科取士詞賦之後繼之以詩主司命題多取是集惜乎世本訛舛訓釋紕謬有識恨焉夢弼因博求唐宋諸本聚而閱之重復參校仍用嘉興魯氏編次歲月以爲定本凡所校讐如唐之樊晃小集本顧陶本晉開運二年官書本歐陽永叔宋子京王介甫蘇子瞻陳無已黃魯直王原叔張文潛蔡君謨晁以道諸本又如宋次道崔德符鮑欽止王禹玉

王深父薛夢符薛蒼舒蔡天啓蔡致遠蔡伯世徐
居仁謝任伯呂祖謙高元之趙子櫟趙次翁杜修
可杜立之師古師民瞻皆有訓解復參以蜀石碑
諸儒之定本各因其實而條紀之以俟博識者決
擇焉嘉泰甲子正月穀旦

舊序畢

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并序

元稹

敘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總萃焉始
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繼作歷夏殷周
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于預教化之尤者三
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
風雅日遠尚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既廢天
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
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

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其遒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時風概稍存梁齊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飾翕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蕩精清爲高葢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

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葢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今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

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
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
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
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
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
其藩翰況堂奥乎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
來者爲之準特病懶未就爾適遇子美之孫嗣業
啓子美之柩之襄祔事偃師途次於荆雅知余愛
言其大父之爲文拜余爲誌辭不能絕余因係其

官閥而銘其卒葬云
係曰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
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
生閑閑生甫閑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
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率府
胄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
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嚴
武狀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
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夫人弘

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奴命其子嗣業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匄樵勞晝夜去子美殁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叶慈鄰切嗚呼千載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舊唐書文苑杜甫傳　劉昫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按晉書杜預傳云京兆杜陵人又周書杜叔毘傳云其先京兆人徙居襄陽唐書宰相世系表載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公自稱預十三葉孫其爲尹之後明矣後又自襄陽徙居河南故公之田園都在鞏洛其族望本出杜陵故詩每稱杜陵野老進封西岳賦表亦云臣本杜陵諸生也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當作開元未應進士不第新唐書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新書天寶十三

載乙未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按獻賦在天寶十載新史誤辨詳文集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於彭原拜右拾遺新書三川肅宗立自鄜州贏服欲趨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亾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按公自京師西竄祖餓謁肅宗於鳳翔舊史誤也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是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新書琯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庭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琯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然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羸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按公之孺弱餓死乃天寶十四載自京赴奉先時事若往鄜迎家則在至德二載新史又誤當以詩正之

時關輔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新書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自負薪採梠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新書流落劒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司功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劒南東西川往依焉按公不赴京兆功曹乃武再帥劒南時也史亦誤辨詳詩集上元二年冬當作廣德二年春

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

緋魚袋 新書武再帥劒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眙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 新書武外若不爲忤中衛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按此說出雲溪友議不可信辨詳詩集 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夫野老相押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麤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而

適卒 按適自西川入朝在嚴武再鎮之前拜散騎常侍乃卒舊書誤也寶應元年避徐知道之亂入梓州居東川者三年亦未嘗依高適也辨詳年譜 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荊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 新書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投公居江陵及公安頗久其時江陵無警舊書曰未維舟及江陵亂者誤也公嘗往來梓閬間今云梓夔新書亦誤二史載居夔下峽事皆不詳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櫂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當作大曆五年 昭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 新書令嘗饋牛肉白酒大醉一夕而卒 時

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
子嗣業自耒陽還甫之柩歸葬於偃師西北首陽
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 新書甫少與
李白齊名時
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
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而白自負文格
放達譏甫齷齪有飯顆山頭之嘲 唐本事詩太
白戲杜曰飯
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
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酉陽雜俎衆
言李白惟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白有祠亭上
宴別杜考功詩被飯顆山頭詩太白集不載柯古
所言特據流俗傳聞又子美未嘗爲考功其誣可
不攻而破劉昫以之入史謬也苕溪漁隱亦有辨
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余讀詩至杜
子美 云
云 特病嬾未就爾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
是甫有集六十卷 新書甫大事高而不切數嘗寇亂挺節
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云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
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
沿逮開元時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
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
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剩
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
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
號詩史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
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杜工部年譜

松陵　朱鶴齡　訂

睿宗

先天元年壬子　即景雲三年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延和八月改先天

公生　呂汲公詩譜云墓誌本傳皆言公年五十九歲卒於大曆五年庚戌則當生於是年蔡興宗魯訾黃鶴諸譜同

玄宗

開元元年癸丑　即先天二年十二月改元

開元三年乙卯

公舞劍行序云開元三年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黃鶴曰公七歲能詩則四歲記事非不能矣呂譜疑其年必有誤非也

開元六年戊午

公壯遊詩云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又進鵬賦表云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

開元八年庚申

壯遊詩云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墨塲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開元十四年丙寅

壯遊詩云往昔十四五出遊翰黃曰公進大禮賦表云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

公年二十遊吳越

壯遊詩云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兆堂按史唐初考功郎掌貢舉至開元二十四年考功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徙禮部以侍郎主之則公下考功第當在二十三年蓋唐制年年貢士也選舉志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舊史云天寶初應進士不第非之年則其遊吳越乃在開元十九年自是下姑蘇渡浙江遊剡溪久之方歸○按公哭韋之晉詩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又酬寇侍御詩往別郇瑕地於今四十年郇瑕晉地也公弱冠之時嘗遊晉地當是遊晉後方爲吳越之遊也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公自吳越歸赴京兆貢舉不第

黃曰公本傳嘗舉進士不第故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公遊齊趙按壯遊詩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是下第後即遊山東之明證但未詳起於何年今姑依魯訔黃鶴諸譜又按壯遊詩不言遊兗州而集中頗多兗州與齊州接境公遊齊州葢在兗州趨庭之後也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

公年三十在東都是年寒食祭遠祖當陽君於洛之首陽

天寶元年壬午正月改元

公在東都是年公姑萬年縣君卒於東京仁風里六月還嬪河南縣公作墓誌

天寶三載甲申五月改年爲載

公在東都五月公祖母范陽太君卒於陳留之私第八月歸葬偃師公作墓誌○錢謙益曰是時太白自翰林放歸客遊梁宋齊魯相從賦詩正在天寶三四載間○按舊譜謂開元二十五年公從高適李白過汴州登吹臺懷古以寄李十二白詩證之其謬信矣

天寶四載乙酉

公在齊州是年捴皇甫淑妃神道碑夏陪李北海邕宴歷下亭○錢曰高適李白俱有贈邕詩當是同時自門別杜二甫詩或四五載之秋也

天寶五載丙戌

公歸長安黃曰壯遊詩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則歸京師在天寶四五載

天寶六載丁亥

公應詔退下留長安元結諭友文云天寶六載林甫命尚書省試皆下之遂賀野詔天下有一藝詣試下李無遺賢時公與結皆應詔而退

天寶七載戊子

公在長安

天寶八載己丑

公在長安問至東都公洛城北謁玄元廟詩云大聖字五聖聯龍袞唐史加五帝可證是年公又在東都

天寶九載庚寅

公在長安

天寶十載辛卯

公年四十在長安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魯嘗曰公奏三大禮賦史集皆以爲十三載未嘗郊祀表云臣生長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載矣故知當在今歲今是年作秋述

天寶十一載壬辰

公在長安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

天寶十三載甲午

公在長安 黃曰是年進封西岳賦

天寶十四載乙未

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十一月往奉先 魯曰公在率府其家先在奉先詩史云薊北反書未聞公已逸身畿甸

肅宗 至德元載丙申 卽天寶十五載七月肅宗卽位靈武改元

五月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六月又自白水往鄜州聞肅宗卽位自鄜羸服奔行在遂陷賊中

至德二載丁酉

四月脫賊謁上鳳翔拜左拾遺疏救房琯上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八月墨制放還鄜州省家十月上還西京公扈從 是年六月一日有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又有同遣補薦參狀

乾元元年戊戌二月改元復爲華州司功冬晚離官間至東都 是年十月有爲華州郭使君進滅幾狀有試進士策問五首

乾元二年己亥

春自東都回華州關輔饑七月棄官西去度隴
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寓
同谷不盈月十二月入蜀至成都

上元元年庚子 閏四月改元

公在成都卜居浣花溪 是年營草堂公詩所云經營上元始是也又云
頻來語燕定新巢則三月堂成

上元二年辛丑 九月去年號止稱元年以十一月爲歲首以斗所建辰爲名

公年五十居成都草堂間至蜀州之新津青城
按公赴青城黃譜編上元元年魯譜編上元二年以寄杜位詩考之魯是疑○是年秋作唐興

縣客館記

代宗寶應元年壬寅 建巳月代宗即位改元復以正月爲歲首建巳月爲四月

公居成都草堂七月送嚴武還朝到綿州未幾
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復歸成都
迎家至梓十二月往射洪南之通泉皆梓屬邑
或曰新書本傳遊東蜀依高適當在此時嚴武入朝之後按嚴武還朝適領西川節度公方攜家往東川其時並無一詩與之不得云依高適也公在梓州最善陋後章彝彝爲蜀後可知適未嘗兼領東川而謂之依適可乎
○是年建巳月公上嚴武說旱

廣德元年癸卯 七月改元

公在梓州春間往漢州秋往閬州冬晚復回梓
州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按魯黃譜俱云是
年春公嘗暫至綿州以惠義寺送辛員外詩有直到綿州始分手
之句而惠義寺以下諸作皆遵詩也未可深信
今削而不書又按公補京兆功曹蔡興宗趙子
櫟魯皆黃鶴諸譜俱編廣德元年蓋以別馬巴
州詩注爲據惟新唐書本傳與王原叔集註謂
公不赴功曹在嚴武初鎮成都之時恐非辨詳
詩集註○是年有爲閬州王使君進
論巴蜀安危表九月有祭房相國文

廣德二年甲辰

春復自梓州往閬州嚴武再鎮蜀春晚遂歸成
都草堂六月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
郎賜緋魚袋是年上武東西兩川說

永泰元年乙巳正月改元

正月辭幕府歸草堂四月嚴武卒五月遂離蜀
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雲安居
之

大曆元年丙午十一月改元

春自雲安至夔州居之秋寓西閣是年有爲夔
府柏都督謝

大曆二年丁未

公在夔州春遷居赤甲三月遷瀼西秋遷東屯未幾復自東屯歸瀼西

大曆三年戊申

正月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冬晚之岳州

大曆四年己酉

正月自岳州之潭州未幾入衡州夏畏熱復回潭州是年公自潭之衡諸譜皆同按公有衡州送李勉及回棹二詩當是其年嘗間至衡州不久復回長沙也錢曰秋欲適漢陽暮秋欲歸秦皆不果自是率舟居

大曆五年庚戌

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夏四月避臧玠亂入衡州欲如郴州依舅氏崔偉因至耒陽卒傳云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按舊書本傳云其孫嗣業自耒陽遷南之樞歸葬偃師寰宇記載杜甫墳在耒陽縣北二里則公之卒在耒陽審矣惟元微之誌云竟以寓卒旅櫬岳陽與本傳異遂啓後人之疑嬪當是卒於耒陽遷柩岳陽後乃歸葬偃師也按說文嬪者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此云旅呂汲公詩譜謂是年夏還襄漢卒於岳陽魯訾黃鶴譜謂卒於潭岳之交秋冬之際其說皆未可信辨詳詩集

年譜終

輯註杜工部集凡例

杜詩編次諸本互異惟草堂會箋覺有倫理蓋古律體制間有難分時事後先無容倒置不若從此本爲稍便也特某詩必繫某年則拘固可笑今略倣其意前後以時事爲排比其無考者或從人或從類皆叅以他善本詮次之而於各卷之首標爲公某時某地作庶幾師編年之法而無其陋云

宋人注杜詩多不傳惟趙次公黃鶴蔡夢弼三家得閱其全注中有當者悉錄之呂東萊洪興祖杜

田師尹薛夢符薛蒼舒諸輩所見無多僅存大略
集中譌字最多朱子欲如韓文作考異而未果今
編搜宋刻諸本及文粹英華對勘夾註本文之下
以備參考至如年譜之疎妄注家之僞亂詳辨詩
注中茲不復贅
千家本公自注語向疑後人附益考之多王原叔
王彥輔諸家注耳未可盡信今取類於公注者以
原注二字系之舊本所無俱削去其舊云自注而
千家本不載者特標數則
錢受之太史杜詩箋行世已久近復以新箋見授
具從采錄其全本則虞山行有刻恐涉雷同不
敢多載
漢魏以下經籍如緯書新論漢官儀之類失傳者
多然既經十三經注疏兩漢書注文選注及唐宋
人諸類書所載即非無稽舊注亦多引之今不敢
概削
凡徵引故實倣李善注文選體必覈所出之書書
則以最先爲據與舊注頗別其一事而互有異同

或彼略此詳者並爲采緝以廣見聞

凡引用諸說必求本自何人後出相沿者不錄其似是而非世所尊信者辨證特詳或解雖未的而自成一說亦附入焉

舊注引六朝人詩如何遜金粟累搔頭城陰庾墜黑等句今集中未見疑宋時尚有全本不敢盡以僞撰廢之若文義不類概從芟汰

詩中與僻之句不敢强解懼穿鑿也習見之事不復詳引戒冗長也若前注已見後不重出不致學者厭觀

注所稱引必舉子美以前之書惟地理人名事蹟之類間援後代以證之

訓釋之家必須事義兼晰今於考注句字之外或貫穿其大意或闡發其微文古律長篇汗漫難讀者則分章會解之若詩語易曉槩不贅詞

王原叔裒緝杜詩定取千四百五篇黃長睿校本遂有千四百四十七篇草堂詩箋取後來增添者另列逸詩一卷甚有見今以草堂爲主參合諸家

或彼略此詳者並爲采緝以廣見聞

凡引用諸說必求本自何人後出相沿者不錄其似是而非世所尊信者辨證特詳或解雖未的而

薄俗防人面

方朔神異經南方有人人面鳥喙有翼不飛食海中魚爲人狠惡不畏風雨禽獸犯死乃休一名鵙兜又名驩兜

詩中興偶之句不敢强解懼穿鑿也習見之事不復詳引戒冗長也若前注已見後不重出不致學者厭觀

注所稱引必舉子美以前之書惟地理人名事蹟

高適有酬衛八雪中見寄詩是衛八亦能詩也

之外或

汗漫難讀

貞詞

王原叔裒緝杜詩定取千四百五篇黃長睿校本遂有千四百四十七篇草堂詩箋取後來增添者另列逸詩一卷甚有見今以草堂爲主參合諸家

所收名爲集外詩庶杜集古本猶可考見云

古今詩話甚冗不能悉收必於詩理詩法有所發明者方采入一二

子美文集惟呂東萊略注三禮賦余因爲廣之鈎貫唐史考正文義允稱杜集備觀

編註杜集姓氏

王氏原叔　洙編定杜工部集二十卷

蔡氏伯世　興宗撰年譜編杜詩二十卷載文獻通考

趙氏彥材　次公註杜詩五十九卷古律相參載通考

黃氏長睿　伯思校定編年杜詩二十二卷

吳氏季海　若校定杜集二十卷分古近二體

黃氏魯直　庭堅

王氏龜齡　十朋集註編年詩史三十二卷

王氏鳳臺　彥輔和註杜詩四十九卷

陳氏誠齋　浩然編註分類杜詩二十四卷

曾氏冷齋　古律相參　言撰年譜註杜詩一十八卷

蔡氏傅卿　夢弼著草堂詩會箋五十卷編次依曾本

洪氏慶善　興祖著杜詩辨證二卷載宋史

呂氏伯恭　祖謙著杜詩刊誤一卷載通考

王氏仲至　欽臣著杜詩三十六卷編次略同吳本

杜氏仲高　旃著杜詩發揮一卷載通考

黃氏夢得　希　鶴希之子撰年譜補千家註

黃氏叔似　杜詩三十六卷編次略同吳本

師氏民瞻　尹

薛氏蒼舒　著杜詩補遺五卷續補遺八卷載宋史

薛氏夢符　著杜詩廣註二卷

杜氏時可　田著杜詩補遺正謬十二卷載宋史

杜氏修可　著杜詩續註二卷

郭氏[redacted]　知達校定蜀本集註杜詩三十六卷編次略同吳本載通考

劉氏會孟　辰翁評點千家註杜詩二十卷編次略同蔡本今行世

輯注杜工部集

同郡參訂姓氏

吳梅邨　偉業

王煙客　時敏

葉白泉　國華

徐武子　樹丕

姚文初　宗典

金耿菴　俊明

王內三　泰際

薛放翁　宗廉

孫雪屋　永祚

徐介白　白

張鴻一　立廉

俞無殊　南史

沈雪樵　祖孝

鄧孝威　漢儀

歸元功　莊

汪均萬　希伋

趙砥之　瀚

俞芥菴　粲

呼德下　谷

陳孝寬　蓋

吳東巖　宗潛

周子佩 茂蘭
葛瑞五 雲芝　馮定遠 班
殳山夫 丹生
宋右之 德宏　沈畹侯 自南
董得仲 黃
許子位 自俊　陸桴亭 世儀
包朗威 振
宋旣庭 實穎　吳定遠 康侯
尤展成 侗
葉嵋初 方恒　陳確菴 瑚
吳弘人 兆寬
陳義仲 俶　余澹心 懷
周子俶 廸吉
嚴仲曰 祇敬　吳小修 之紀
沈韓倬 世奕
顧茂倫 有孝　汪鈍菴 琬
王周臣 挺
許堯文 煥　徐原一 乾學
陸翼王 元輔
葉訒菴 方藹　王端士 掞
許九日 旭
張子石 鴻磐　黃庭表 與堅
許竹隱 虬
陸處實 壽名　章素文 在茲
張九臨 拱乾
彭雲客 瓏　徐祚起 晟
盛珍示 符升
周子潔 茂藻　蘇眉聲 淵
計甫草 東
陳長發 啓源　潘江如 陸
劉原一 衡
劉震修 雷恒　徐彥和 秉義
陳鶴客 三島
徐公肅 元文　吳敬生 愉
沈雪嵋 虬
顧云美 苓　王異公 撰

黃繼武　初緒
朱致一　用純
沈一指　永令
徐綏祉　煓禧
安大已　夏
侯秬園　汸
管元翼　正儀
趙山子　淏
繆歌起　彤
王惟夏　昊
蔡九霞　方炳
葉星期　燮
馬長逸　荪
顧樵水　樵
馬毀聞　鳴鑾
吳聞夏　兆宮
韓君望　洽
戴耘野　笠
葉九來　奕苞
周安節　安
崔不雕　萃
孫孝若　僎
王紫崖　元初
申菽旆　穟
蔣曠生　堉
沈聲遠　振朝
李文中　炳

周起三　邦彬
王咸平　載
朱望子　陵
沈雲步　摯
徐揚貢　與喬
顧庶其　萬禎
王懌民　廾
王翰臣　翊
吳海序　旦
徐子能　增
葉岳心　弘儒
蔣謂公　伊
顧英白　偉
王夂谷　曜升
陸予敬　應
周長康　廷禧
濮澹軒　淙
錢宮聲　中諧
王虹友　攜
湯雨七　豹處
徐松之　崧
顧伊人　湄
馬士延　萬
丘嶼雪　園
吳漢槎　兆騫
黃靜御　始
徐我石　璞

章九儀 來成
王兆敏 錫闡
徐鶴心 履忱
沈無功 亮
鄒乾一 震謙
施又王 諶先
諸湛菴 十儼
汪雲憑 楷
吳不官 時德
沈方思 永啓
沈簡栖 逸
吳聞瑋 鏘
葉學山 舒胤
程杓石 穉
毛亦史 師桂
蔣曙來 泩
吳旂仲 士龍
周其凝 撫辰
王藻儒 棪
鄧肯堂 林梓
許爛石 復
張佩蔥 嘉玲
周孝威 雲駿
譚扶風 于墀
陳南浦 帆
汪洞昭 永愷
文園公 果

韋鶴書 詔
吳超士 權
蘇長侯 震
姚襄周 夢熊
毛月航 映斗
喻非指 指
金東宰 上震
蔣荆名 楷
侯大年 榮
葉元禮 舒崇
葉梅友 松
翁季霖 澍
高澹遊 簡
朱漢直 穆
楊震百 旡咎
畢西臨 緯前
沈二聞 永仁
徐電發 釴
唐鑄萬 大陶
陸元聲 嘉顯
沈三有 永禮
董方南 閭
包自根 咸
俞犀月 瑒
金亦陶 佩
鈕書城 陸琇

華旦吟　瑗　沈四明　志　顧南塘　復
文建周　熊　顧始菴　靜　潘次耕　耒
吳虞升　詡　沈竹西　天寶　黃敘九　容
顧文融　炳　徐武功　元灝　錢右尊　壘
王服尹　晦　沈五玉　永信　計丙文　炳
顧君俊在原　顧賓臣　任　王

松陵　朱鶴齡　輯註
遂寧　李　實　參定

吳縣　金俊明

遊龍門奉先寺　望嶽　登兗州城樓　題
張氏隱居二首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
集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對雨書懷走
邀許主簿　巳上人茅齋　房兵曹胡馬
畫鷹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夜宴左氏莊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
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天寶初南
曹小可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壘土爲山一
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甚安
矣宛植慈竹蓋兹數峰嶔岑嬋娟宛有塵外
數致乃不自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龍門
李監宅二首　贈李白　陪李北海宴歷
下亭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暫如臨邑至嵫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
興　贈李白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重題鄭氏東亭　鄭駙馬宅宴洞中　高
都護驄馬行　贈翰林張四學士垍　贈特
進汝陽王二十韻　飲中八仙歌　今夕行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贈韋左丞丈濟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冬日洛城北謁
玄元皇帝廟　敬贈鄭諫議十韻　贈陳二
補闕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冬日有懷李
白　春日憶李白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

東兼呈李白　兵車行　同諸公登慈恩寺
塔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示從孫濟　杜
位宅守歲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墨筆者錄錢籜石評圈硃筆者錄翁蘇齋評圈　錢評本係全唐詩錄翁評本則杜詩會粹也茲於全唐詩錄所有者則在題下加。以別之或一題中錄某首則注。于本首之下　蘇齋評中間引籜石評語今刪去籜石云三字改用墨筆以歸一律　石洲詩話有評杜詩數十則用硃筆錄入標石洲詩話以別之

詩話中有訂正王阮亭先生杜詩評間附按語亦先生微旨之所存也摘錄數則仍用硃筆詩話又云有自著之杜詩附記二十卷余未之見未審有傳本否

杜工部詩集卷之一目錄終　己未夏曆四月十六日倫明錄畢識于京寓之蓮華寺

浦二田云各本多以此詩為首但按公遊東都在開元二十九年後則不應編在望嶽詩前也

游字只首句了之

杜工部詩集卷之一

杜詩附記二十卷附文未刻其藁本歸徐星伯嗣歸胡鐵盦曾官府丞後又歸李芝陔余見之天津塔遠書莊索價二千元余從借其評語彼有而此缺者遂錄之然亦有彼缺而此有蓋札記之成在先也覃谿評杜詩語至是盡為我有矣丁卯中秋後一日誓如記于天津寓舍

松陵　朱鶴齡　輯註

開元天寶間公居東都遊齊趙及歸京師作

遊龍門奉先寺　龍門即伊闕〔元和郡縣志〕伊闕山在河南府伊闕縣北四十五里〔兩京新記〕煬帝登北邙觀伊闕曰此龍門耶自古何不建都於此〔一統志〕闕塞山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左傳趙鞅使女寬守闕塞即此一名伊闕俗名龍門山又。清機妙理雅近襄陽名闕口

題是游詩只寫宿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僧史〕魏太武始光元年刱造伽藍立招提之名〔僧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鬬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為招去鬬奢畱提字即今十方住持

或以闕實卧虛為疑者此固不足辨然曷不應云曰五六闕實卧虛則三四陰虛月實此六章法也然以詩杜則此特甚淺者

耳〔唐會要〕官賜額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

陰壑生虛一作靈籟月林散清影天闕正異作闚象緯逼雲臥衣裳冷〔鮑照詩〕雲臥恣天行○〔庚溪詩話〕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王荊公謂對屬不切改為天閱蔡興宗正異謂世傳古本作天闚引莊子以管闚天為證皆臆說〔楊慎曰〕古字窺作闚天闚雲臥乃倒字法耳闚天則星辰垂地臥雲則空翠濕衣見山寺高寒殊於人境也〔按〕用修之說蓋主興宗然丹陽記載王茂弘指牛頭山兩峰為天闕見文選注禹疏伊水北流兩山相對望之若闕又見水經注皆確據也況此本古體詩何必拘拘偶對耶欲覺古效切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望嶽〔元和郡縣志〕泰山一曰岱宗。在兗州乾封縣西北三十里

劉金門云闕字何等自然韋應物游龍門詩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的是杜詩注脚

夫如何三字乃是由下句倒捲而出夫字即坐實岱宗如何者齊魯二邦不為小矣顧不解其何以青猶未了也晉人望嶽詩云氣象尔似何似作訝而問云云詞非到其境者不知也今人誤解作空喝起下云詞則乖其義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史貨殖傳〕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孫綽天台山賦序〕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舊注〕割者分也〔按〕割昏曉言陰陽之氣為昏曉之所分也公羊傳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封禪記泰山東南隅有日觀雞鳴時見日出長三丈皆割昏曉之義盪胷生曾集韻層通作曾雲決眥音恣入歸鳥〔馬融廣成讚〕洞盪胷臆發明耳目〔司馬相如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廣韻〕決破也眥目睫也觀層雲之出其上則胷搖送歸鳥之入其中則眥裂極言所望之高且遠也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通首是望不是登

登兗州城樓〔唐書〕兗州魯郡屬河南道〔蔡夢弼曰〕公父閑嘗為兗州司馬公時省侍之故詩云趨庭是時張玠亦客兗州有分好玠子乃建封也〔按〕舊譜不

山後為陰日光不到故易昏山前為陽日光先臨故易曉

耳（唐會要）官賜額爲寺　陰壑生虛一作靈　籟月林散
私造者爲招提蘭若

清影
溪詩
峙艾
不切
引此
則穴
閥天
說著
爲天
若閥
此本

令人

武以閥實卧虛爲疑者此固不足辨然恩不應云曰五六閥實卧虛則三四陰虛月實此亦拳法也然此語杜則此特甚淺者

夫如何三字乃是由下曰倒接而出夫字即坐實從宗如何者齊魯二邦不為小矣顧不解其何以青猶未了出眷人望嶽詩云氣象雄如何從作訝而問之詞非到其境者不知也今人誤解作空喝起下之詞則乖其義

聞王遵巖有手評杜集遵巖不知詩固無庸興之辭然客或誦其評曰已從招提游二句已字更字無謂此則謬誤之甚蓋杜公看招提二字已自不同非龍門奉先等寺僅作地名者比也招提二字則有禪諦之旨焉已從招提遊身入於禪境矣更宿招提境則栖泊於斯非特一遊而已是以通篇皆從寺中夜景發覺悟之趣也欲覺聞鐘頓發深者然後已字更字之精神盡折慘然提念此豈文法哉真是棒喝偈子已矣或曰如字所解則杜公之詠夜景也何不從梵天唄響發大乘之蘊而僅此雲月常言耶曰此杜之實語也杜公學貫天人筆破萬卷豈不能用佛語乎顧以爲夜宿於此則莫若即言夜宿耳此真善於言佛諦者矣也迨其暮年詩曰重聞西方止觀經者身古寺風泠之則之藏六部之奥妙俾此風泠之攝盡之即今夜雪月之義也此理固未可輕語於尋行數墨家也然即此爲文之法言之則彼遵巖王氏固日研求古文氣脈者豈未覩此詩題目乎題曰遊龍門奉先寺則此妙不可勝言矣假使題曰夜宿奉先寺則無一事及之乃於開首一語此一今試觀題曰遊寺而遽寺之景事詩中却無一筆及之乃於開首一語此一已字勒盡之此即史公紀詳爲略之筆也次句乃於題中加一倍法此則必用更字而後通篇得勢又何不待言者如此盲乃知詩與題相爲虛實顧盼之妙淮陰侯所謂此在兵法者也遵巖之云本不足與辭然亦可因此而見杜公無一字無至理則亦遵巖之有以蔽我耳

詩（雲臥衍（）庚大內對謂對屬作天闕字窺作地臥雲用修之山兩峰對望之聞晨鐘

劉金門云闕字何等自然韋庵物游龍門詩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的是杜詩注脚

山後爲陰日光不到故易昏山前爲陽日光先臨故易曉

代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史貨殖傳）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孫綽天台山賦序）天台山者（舊注）割者分也（按羊傳泰山南偏有而長三背音悉入（廣韻）脅搖送歸鳥之入其中則眥裂極言所望之高且遠也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唐書）兗州魯郡屬河南道（蔡夢弼曰）公父閑嘗爲兗州司馬公時者視故有登兗州城樓之句

顧寧曰輿地廣記隋大業二年改兗州爲魯郡唐武德元年又改魯郡至乾元元年復曰兗州今曰兗州當是開元二十三年公下第後游齊趙時所作蔡夢弼曰公父閑嘗爲兗州司馬公時者視故有登兗州城樓之句

馬公時省侍之客兗州有分好玠子乃建封也（按舊譜）不

載省親事當在下。時公年十五歲
第後遊齊趙之時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按）東郡東方之郡猶齊
漢書東郡非漢東郡乃今東昌府浮雲連海岱（三四韻上聲）兗州謂之東藩也舊注引
（唐書）青州北海郡徐州彭城郡俱屬河南道平野入青徐（五六疑下古音在五六景感懷）
（泰本紀）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水經注）秦始皇觀禮於魯登嶧山之上命
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書門（括地志）魯兗州曲阜縣外城即魯靈光殿（賦）殿本景帝子
魯共王所立遭漢中微未央建章悉隳而靈光巋然獨存（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
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後漢書）後注）殿在兗州曲阜縣城中
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

自是恰好未許後來平直者借口

此秦碑句特約略憑弔之詞耳不必與李潮八分小篆歌相提並論也

壬戌歸居易錄云孔博士東塘言曲阜縣有石門山即杜子美詩題張氏隱居所謂春山無伴獨相求者也今有張氏莊相傳為唐處士張德明一作僊居張蓋與李太白孔巢父輩同隱竹林耕竹溪六逸者也山不甚高大石峽對峙如門故名石門寺溪中有石門寺溪流入

疇躅（李子鱗曰疊景者意必二闋大者半必細此最律詩三昧）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羌城魯殿餘前景寓目後景感懷也如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前半闋大後半工細也

題張氏隱居二首（七律於先生求之已不能到更不必他家矣兼讀義山亦可）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史天官書）敗軍場亡國之墟下有積錢皆有氣不可不察（按南史）載金寶之上若神當見四明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之如死石樵人競取入手即成沙礫不貪（謂）夜識金銀氣殆是類耶東坡謂深山大澤有夜識金銀氣遠害（謂）天地之寶宜能識之即此句義乘興杳然迷出（桃源）郭知達本作太處昌據切對君疑是泛虛舟（謂無心與）（莊子）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

春山一讀下五字連讀

三四橫說五六豎說六通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野霽一作濟潭鱣發發春草
鹿呦呦杜酒偏勞勸張黎不外求急就篇注古者儀狄作酒醪杜康又作秫酒潘岳閑居賦張公大谷之梨良曰洛陽張公居大谷有夏梨海內惟此一樹前
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按此詩雖題張氏而上非一時之作當玩首句時字末句每字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唐書府州各有法曹參軍
事游錄碎事魏置理曹掾法曹也唐書兗州治瑕丘縣一統志今兗州府滋陽縣
石門在兗東東南魯郡東石門送杜甫詩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鞍馬到荒
林一作去相尋○按漢制州縣各置諸曹掾在唐則爲六曹參軍能吏逢聯璧華

首二句先從石門錄起中間題字面照還未句與秋水相應結構嚴密最宜體認

筵直一金南史韋孝寬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襄城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與孝寬情好甚密政術俱美荊部吏人號爲連璧史平準書一金黃金一斤漢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晉書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更造新聲二十八解說文泓水深處馬融長笛賦龍吟水中不見已伐竹吹之聲相似晉書鼓角橫吹曲虫尤氏率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帝乃命鼓角一云專酒宜如此人生復至今白頭逢歲晚相顧一爲龍吟以禦之悲吟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唐書任城漢縣隋屬兗州一統志
南池在濟寧○仇滄柱云公詩善記節候此詩晨朝降白露明日白露州境今淤塞節也秦州詩露從今夜白今日白露節也

秋水通溝洫城隅進一作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

結是順叠

明按明李詡戒菴漫筆云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飈墜薤果暴雨落河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河魚雨下則魚隨水而去驗之不謬

亂鳴蟬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遥憶舊青穮（世說）王獻之夜臥齋中有盜入室獻之語曰青穮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吳若本作許）十一簿公

今雨宾宾　震雷翻幕（翻字一作落字）（楚詞）雲溶溶（溶字一作滃字）燕驟雨落河（驟字一作來字）魚（左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杜有渦字參看）雨著水面魚必上浮而淹故曰落河魚（杜詩博議）汝南先賢傳云葛玄書符著社中大雨淹注復書符投雨中須臾落大魚數百頭驟雨落河魚豈暗使此事耶（水檻遣心詩評）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魏略）太祖時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爲賢人清酒爲聖人（陳平傳）不家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撤　相邀愧泥濘騎馬到階除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舊作遲）（說文）簟竹席也自關以西謂之簟或謂之籧篨　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白羽謂白羽扇搖白羽狀蓮之迎風而舞也）（華嚴會）佛言若菩薩人曾漫錄）唐詩多以僧爲上人拔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乱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龍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已上人。

已上八茅齋（吳氏）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　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白羽謂白羽扇搖白羽狀蓮之迎風而舞也）（華嚴會）佛言若菩薩人曾漫錄）唐詩多以僧爲上人拔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乱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龍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已上人。

已公當亦能詩者公蓋與之酬和而作也可以賦兩人並提與結聯呼應中四都是助發兩人詩興處故七八雙縮應前若以賦新詩單有作公自賦則結語爲突出矣

無考僞歐陽公注作僧齊已大謬

夢趙次公云歐陽公家善本作蔓

青絲（白羽謂白羽扇搖白羽狀）蓮之迎風而舞也（華嚴會）（杜田正謬）夢當作蔓抱朴子及博物志皆云天門冬一名顛棘以其刺故也然不載天棘之名疑是方言本草圖經云天門冬生奉高山谷今處處有之春生藤蔓大如釵股高至丈餘亦有澀而無刺者其葉如絲而細散以此考之天棘爲天門冬明矣（董斯張曰）天

輩謂忝而相輩行也

棘羣說紛紛洪駒父嘗問山谷山谷不解高秀實云天棘天門冬也出本草諸家都信其說然本草實是顛棘蔡夢弼云天與顛聲相近考爾雅蘠蘼虋冬即門冬注乃顛勒非顛棘也又爾雅髦顛棘注細葉有刺蔓生廣雅云女木也女木未詳鶴林玉露引梵書青棘香又喻蓮香如青棘殊牽强〔錢謙益杜箋〕許彥周云徐鉉家本作天棘蔓青絲蔓生如絲尤見是天門冬也冷齋以天棘爲柳既非又引王元之詩水芝臥玉腕天棘舞金絲今元之集無此二句殆是僞撰耳〔按〕虋冬顛棘爾雅作二種乃抱朴子博物志唐蘇恭本草俱云天門冬即顛棘則舊注不爲無據矣李時珍云天門冬或曰天棘即爾雅之髦顛棘因其葉如髦有細棘也蘠蘼乃營實苗而爾雅指爲虋冬蓋古書錯簡也

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世說〕支遁許詢共在會稽王齋支爲法師許爲都講〔高僧傳〕支遁講維摩經遁通一義詢無以厝難詢設一難遁亦不能復通

入杜集第一首精銳之作

公胡馬行云頭上銳耳批秋竹

前六句說馬末聯指兵曹謂兵曹有馬如此可橫行萬里以立功勳不然通篇說馬意已盡

只起句五字鷹之猛鷙與畫之神采

房兵曹胡馬〔唐書〕諸衛府州各有兵曹參軍事

胡馬大宛於爰切名鋒稜瘦骨成〔史記〕初天子發書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

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齊民要術〕馬耳欲小而銳狀如斬竹筒〔錢箋〕拾遺記曹洪所乘馬曰白鵠此馬走惟覺耳中風聲脚似不踐地時人謂乘風行也〔劉義恭白馬賦〕竦身輕足

所向無空濶眞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赭白馬賦〕料桂末谷云說者解批爲削按周礼夏官庾人散馬耳注云以竹括押其武藝品驍騰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杜詩蓋出此

畫鷹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風霜起與畫馬詩縞素漠漠開風沙同義劉須

三四正寫馬是題正面五六就就乘馬者說是題對面結句則兼人馬而言○五六是十字句法○騰驍字揔承中四

畫作二字平用猶工作耕作

棘羣說紛紛洪駒父嘗問山谷山谷不解高秀實云天棘天門冬也出本草諸家都信其說然本草實是顛棘蔡夢弼云天門冬注乃顛勒非顛棘也又爾雅髦顛棘注細葉有刺蔓生廣雅云女木也女木未詳鶴林玉露引梵書青棘香又喻蓮香如青棘殊牽强（錢謙益杜箋）許彥周云徐仲車以天棘爲柳既非蘞金絲今元之興棘爾雅作王倪云天門冬卽天門冬或曰髦有細棘也蘞古書錯簡也

生如絲　鄂西林相國嘗謂杜少陵胡馬詩所向無空濶真堪託死生此二語人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蓋良馬蹀躞奔騰之時步之着實所以說無空又步之不越尺寸所如此所以堪託死生也張文和謂此論甚確斯杜詩之神髓愚按公亦借以自喻耳（養齋詩話）

又引王集無此

種乃抱顛棘則天棘卽蘞乃營

空泰許詢輩難酬支遁詞（世說）支遁許詢共在會稽王齋支爲法師許爲

都講（高僧傳）支遁講維摩經遁通一義詢無以厝難詢設一難遁亦不能復遁

房兵曹胡馬（唐書）諸衛府州各有兵曹參軍事

胡馬大宛名（於爰切）鋒稜瘦骨成（史記）初天子發書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

竹批

雙耳峻風入四蹄輕（齊民要術）馬耳欲小而銳狀如斬竹筒（錢箋）（拾遺記）曹洪所乘馬曰白鵠此馬走惟覺耳中風聲脚似不踐地時人謂乘風行也（劉義恭白馬賦）竦身輕足所向無空濶眞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桂未谷云說者解批爲削按周禮夏官庾人散馬耳注云以竹括押其武藝品驍騰（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杜詩蓋出此）

畫鷹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鼠霜起與畫馬詩竊素漠漠閒風沙同義劉須

入杜集第一首精銳之作

公胡馬行云頭上銳耳比秋竹

前六句說馬未辭指兵曹謂兵曹有馬如此可橫行萬里以立功勳不然通篇說馬意已盡

只起句五字鷹之猛鷙與畫之神采

輩謂泰而相輩行也

畫作二字平用猶工作併作

三四正寫馬是題正面五六就就乘馬者說是題對面結句則兼人馬而言○五六是十字句法○騰驍字攝承中四

俱現與畫馬詩縞素漠漠開風沙意同

黃鶴以之悌不曾為金吾官疑原注誤仇氏因併原注削之遂

溪謂絹色大謬攫荀勇切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舊注〕攫身猶竦身也〔孫楚鷹賦〕擒狡兔於平原〔傅玄鷹賦〕左看若側右視如傾〔孫楚鷹賦〕滾目蛾眉狀如愁胡〔按〕傅玄猨猴賦云揚眉蹙頞若愁若嗔既似老公又類胡兒所謂愁胡也以對狡兔甚切公胡孫詩預哂愁胡面正用之絛他刀切同縧鏇徐釧切光堪摘軒楹勢可呼〔廣韻〕縧編絲繩〔玉篇〕鏇轉軸以縧縶鷹足而繫之於鏇也〔傅玄鷹賦〕飾五彩之華絆結璇璣之金鐶〔孫楚鷹賦〕麾則應機招則易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西都賦〕風毛雨血洒野蔽天因畫鷹而思見真者之搏擊即進鵰賦意

三四句寫畫鷹之逼真固妙然讀者幾疑為真鷹矣故以五六救之六句言懸在軒楹其勢可呼而下也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原注〕員外季弟執金吾見知於代故有下句〔唐書〕宋之問字延清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弟之悌以蹻勇聞開元中自右羽林將軍出為益州長史劍南節度使〔黃鶴曰〕按史中宗增置修文館學士之問與杜審言首膺其選審言貶吉州之問有送別詩審言沒之問有祭文公與之問蓋世契也〔按〕本集開元二十九年公築室首陽之下祭遠祖當陽君其過之問莊或在是時也

使落句無着不知執金吾乃宿衛官之號之悌曾官羽林何不可稱之有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舊作守誤陽阿〔文選注〕河南郡圖經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一統志〕在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按〕新書之問汾州人舊書則云虢州弘農人首陽與虢州相鄰故有莊在焉趙次公引河東蒲坂之首陽誤矣

枉道秖音支從入吟詩許更過秖從入言一任過客之入見莊已無主也許更過言他日可更過此乎見重來未有期也皆極歎其零落故下接以淹留寂寞二語次公云自

盧綸等十子皆從此衍開

黃生云夜景有月易佳無月難佳三四就無月時寫景精切上句妙在一暗字下句妙在一帶字

負能詩須溪云尊慕前輩皆未然淹留問耆老晉作舊寂寞向山河

夏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後漢馮異傳〕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呼爲大樹將軍

夜宴左氏莊。張伯復詩話只有一帶字便點出空中景象如玉繩低建章低字亦然

風林晉作林風纖月落衣露淨英華作靜琴張〔古詩〕兩頭纖纖月初生〔張綽詩〕雲表挂纖月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看一作說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按〕年譜公年弱冠遊吳越此故聞吳詠而因思其地也

浦云此詩意象都從纖月落三字涵泳出來乃正月初三四間天清月黑時作也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

問耆老訪其子孫家世也

淨字活用猶拭也謂以衣露拭琴也

莊子有說劍篇

起二句一三字皆仄所以鬱積其氣勢而第四句滄字之必平以及中聯烏鵲句之烏字乘九皐句之乘字各因勢而必用平者皆從此一起句孚蓄之矣

棲邑言所居之邑二字本相連也而又若以卑棲二字相串者薄曹

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唐書〕臨邑漢縣屬齊州〔按〕公弟有四臨邑弟未知爲誰集有送弟穎赴齊州詩或穎嘗官臨邑〔黃曰〕按唐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秋河南河北二十四郡水齊其一也當是其年作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聞道洪河坼遙連滄海高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黿鼉力空瞻烏鵲毛〔竹書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叱黿鼉以爲梁遂伐越至於紆〔爾雅翼〕涉秋七日鵲首無故皆禿相傳是日烏鵲爲梁渡織女故毛皆脫去燕南吹畝畝濟上沒蓬蒿螺蚌步項切滿近郭蛟螭乘九皐〔詩傳

聞如此乃水勢之由

此段俱以聞道二字言傳

二字本相連也而又若以領簿二字相串者杜公每有此生鉄鑄成不可截斷之句法

結亦太誕

誕語打諢不然則何以收束

深澤曰皐皐言九深之極也〔釋文〕九皐九折之皐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畱孤樹青天一作雲失一作矢非萬艘徐關在齊州〔送弟頴赴齊州詩〕徐關東海西〔海賦〕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山海經注〕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唐書〕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賴一作却倚一作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鼇〔戰國策〕土偶謂桃梗曰子東園之桃梗耳刻削為人洚雨下淄水至則子漂之而去矣〔庾信詩〕漂流從木梗〔十洲記〕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名曰蟠桃賴倚作却倚是即長劍倚天外之倚耳或解作公為臨邑弟所倚賴非〔列子〕龍伯之國吾衰非衰老之謂蓋謂運蹇不遇也湖南詩我衰太平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時亦同此意公年甫三十餘耳〔按〕新舊史開元二十九年七月伊洛水溢損居人廬舍秋稼無遺壞東都天津橋及東西漕河南北諸州皆漂溺此詩黿鼉二句誌橋毀也燕南濟上徐關碣石誌諸州漂沒也吹畝畝失萬艘誌害稼并害漕也末因臨邑濱海故用蟠桃巨鼇事言我雖泛梗無成猶思垂釣東海以施掣鼇之力水患豈足憂耶蓋戲為大言以慰之題所云用寬其意也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壘一作累土為山一匱郭知達本作簣詩同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峰嶔岑嬋娟宛有塵外數一本無數字郭作格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舊唐書〕吏部員外郎二員一人主判南曹〔注〕以在選曹之南故曰南曹〔按〕唐制未聞以司寇判

阮亭云可刪

南曹權德輿吏部南曹廳壁記云高宗上元初請外郎一人顓南曹之任其後或詔他曹郎權居之此云南曹小司寇當是以秋官權職者　太夫人盧氏公祖審言繼室天寶三載五月卒於陳留郡之私。第公作墓誌　嶔岑謂山嬋娟謂竹

一匱功盈尺三峰意出羣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覆香爐曉勢分〔述異記〕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又謂之孝竹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笋生白虎殿前羣臣作孝竹頌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氳

補序中所無

龍門　前有游龍門奉先寺詩此再經其地也後半俱由屢過發慨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唐書〕東都皇城名曰太微城宮城在皇城北名曰紫微城都城前直伊闕後據邙山〔舊注〕佛地有金色世界銀色世界〔韋應物龍門詩〕精舍繞層阿千龕鄰陗壁往來時屢音慮改川水一作陸日悠哉〔歎逝賦〕川閱水以成川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回首四句一氣後四句一氣首說龍門後自叙

公自注山有佛寺金碧照耀最為勝槩

此盡字上聲

李監宅二首　一作李鹽鐵　後一首見吳若本逸詩草堂本入正集注云新添

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李監必宗室故曰王孫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舊唐書〕高祖皇后竇氏父毅於門屏畫二孔雀有求婚輒與兩箭潛約中目者許之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遂歸於帝〔徐彥伯詩〕金縷畫屏開〔王僧孺述夢詩〕以新

次句言山斷處望見城

中之樹也舊解俱混

結歎未知何日方免奔馳也

杜詩補注引神仙拾遺蕭史乘龍事非出劉向列仙傳不足信

此一首見吳若本逸詩草堂本入正集註云新添

芙蓉旱方開合歡被〔崔顥盧姬篇〕水精簾箔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藝文類聚〕〔楚國先賢傳云〕孫隽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也

華館春風起高城煙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簾回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司馬相如傳〕鹽車雖絆驥名是漢庭來〔戰國策〕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庾信詩〕絆驥猶千里垂鵬更九飛

贈李白〔按年譜〕天寶三載公在東都太白以方士之譖亦放還遊東都此贈詩當在其時故有脫身金閨之句。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飽〔唐書〕東都隋置武德四年廢貞觀二年號洛陽宮顯慶二年詔改東都〔周禮注〕犬腥羊羶言腥羶非已所堪寧不飽其蔬食蓋惡機巧而思去之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太平御覽〕〔三洞珠囊云〕王

褒字子登漢王陵七世孫服青精飯趨步峻峰如飛鳥〔圖經本草〕〔隱居登眞隱訣云〕太極眞人青精乾石斛飯法用南燭草木葉雜莖皮煮取汁浸米蒸之令飯脩青色高格曝乾當三蒸曝每蒸輒以葉汁漉令泥泥日可服二升勿復血食填胃補髓消滅三蟲斛音信飯之爲言殯也謂以酒蜜藥草漬而曝之也亦作硷使人不復措意小小方書然大藥卒難辦得〔抱朴子〕覽金丹之道〔又曰

杜詩目　翁覃溪先生手評本
共十二冊
另紙粘篇評語　凡翁筆俱有騎縫圖書
其無騎縫圖書者為徐星伯手筆
辛亥夏六月初五日鐵盦胡義質記

先生有諸經附記十二種家事略中載有其目余
曾得見原本係自錄極精以價昂手乏竟未能購（未知為誰氏所得主今念念不忘）特
記于此以俟　博雅君子留意物色焉
芸陔識
時己亥年八十有二
明按翁氏諸經附記今歸吳興劉承幹未悉完否

翁蘇齋杜詩札記十二冊首冊目錄末冊文詩係抄寫
不錄注評語多者錄於另紙　每冊封面俱有記語

首冊
甲子十二月分體讀杜詩
乙未正月三月自發蔡州起（兼即隨手記其所以然）
丙申六月十五日始讀一遍訖是日送蘀石出都

第三冊封面
杜詩二　乙巳六月五日看定是午甚熱
人各有境地與神氣豈必皆學杜哉然却須於杜詩
參透其所以然
筆筆中鋒筆筆渾圓者惟右軍之書足以當之爾
乙巳十二月七日燈下覆看記

第三卷　第四卷

第四冊封面
杜詩三　乙巳六月十日雨窓看定此冊
丙午二月三十日燈下覆看記
蔣世兄（知廉）脩隅說海寧陳氏樓上藏有兩夫板大本杜詩有出於今
所行本之外者並云是當日原迹又云數年前揚州雪廬僧本陳氏
子言曾見之紙已泡爛又云查名開者亦曾見之　此事恐未可
信然宜再訪問之

卷五　卷六

詩當在其時
說身金閨之
譜天寶三載公在東都太白
士之譜亦放還遊東都此贈

蘇齋手藁第二冊封面
杜詩一　全唐詩錄評本对過
七言律選內評本对過
全唐詩評本对過
此冊看定　乙巳五月朔雨中
自昨日雨至今日
未止
乙巳十一月廿三日燈下覆看記

每首內大段要緊需發明事寔者亦必不可少
須於此十冊內看定後另用一次工夫
註家
說家
詩家
文家
要將必須考證之題記出
此則仍是溫理之遍之工夫也
乙巳八月十二日申刻記
廿卷抄完一過丁未十月十三日廣信試院校訖記
杜詩成書後乃能專力春秋　乙巳冬十一月
十五日燈下記
評注但看神理應在某處不必定在篇後
（竟有必須在句旁者何可拘泥）

第五冊封面
杜詩四　此一冊初看定一遍（甲辰十一月二十六日漏盡五鼓記　是日未時第七女生）
丙午五月十四日
覆看一遍
以羊毫筆作
楷頗得歐虞褚
三家法外之意
若有作詩之日另尋看者不在此內
論功課也

山陰書勢即應成卷矣

卷七　卷八

第六冊封面
杜詩五　此本看定　乙巳三月九日雨中
丙午六月廿三日覆看記（夜來大雨至午猶甚）
此冊內有梓閬間作
少陵處肅代之際時時緬想中興之烈

卷九　卷十

第　卷一二

第七冊封面

杜詩六　凡看定者以墨線圍其某體　公自注亦然

殷文之別　贈王二十四郎侍御契四十韻

每日只可讀一首至短者二三首而已不可多也

江左字源之功竟每日不可荒

廟堂　孔祭酒　大觀　此皆必不可暫忘者至〻要〻

至於蘭亭仗度則常目在之

再每日有少暇即办兩漢金石一二頁　癸卯冬十一月十日

春秋一二条　燈下識

甲辰十二月五日此冊初看定一遍

丙午七月十一日雨中覆看定一遍

卷十一　卷十二

第八冊封面

杜詩七　壯遊一首五古五十六韻

此本全初看定　甲辰五月廿四日

丙午閏七月廿三日覆看定一遍

卷十三　卷十四

第十冊封面

杜詩九　此本十一頁下孫蔣之蔣杜用作上声下冊第八頁下過南岳入洞庭湖詩內蔣亦仄

自注及一作有可定者即先定之漸次以就其成則亦或可庶幾矣　壬寅十月十九日燈下識

每夕燈下能看定一二首則亦已妙矣　十月廿日

此冊初看定一遍　甲辰十一月廿三日燈下記

丁未二月八日瑞州舟中覆看定此冊一遍記

第十七　第十八

第十一冊封面

杜詩十　丁未二月望日覆看定此冊瑞州使院東軒記

乙巳七月四日看定此冊

入衡州五古之類必須有事寔

此冊第三頁上八行送頌八分文學時危話類濟陸德明釋文子細反　玉篇子兮反　切韻祖稽反

同年吉渭厓說福建人家藏宋槧黃鶴注本

寶慶年間刊內闕一頁云尚可謀購之

其書有舊人手寫評注假托米南宮者後有明朝人跋

第十二冊封面

杜文一　詩文新抄計十一冊

第九冊封面

錢相舲處送來全唐詩內之杜詩四本內有可作定本者

杜詩八　此冊看定　乙巳端節前一日搜索書帖托宋芝山賣之至此信刻無信未待之甚急

第十頁八分小篆歌查猗覺寮雜記一条已記于跋內矣

幾將單直則生拗變幾將拗變愈出謹慎謹慎之至

復生魄力

每首後之附記皆用低一格大字寫　因其間又自有分行小注語耳

句旁有附記否須再酌定

必須有句旁之批語此亦有附記之名不得

丙午十一月四日阻風九江北岸之清江鎮讀北風一首因讀

此冊內別蘇徯一首荒廢兩月餘矣是日篝燈書時於旅店

磨墨風猶未定

丙午冬十二月廿五日南昌使院覆看一過遍記

此冊第卅四頁之上送王信州一篇悟樂毅論之用筆

廿四頁之前

晚登瀼上堂　此內添寫出一条

卷十五　卷十六

詩當在其時故有

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

年廢貞觀二年號洛陽

周禮注大腥羊羶

其豈無青精飯使

林跡如掃以上自叙太平御覽三洞珠囊云王

服青精餽飯趨步峻峰

登眞隱訣云太極眞人

草木葉雜莖皮煮取汁

格曝乾當三蒸曝每蒸

服二升勿復血食塡胃

之爲言殮也謂以酒蜜

抱朴子覽金丹之道

使人不復措意小小方書然大藥卒難辦得又曰

余受金丹仙經二十年資無儋石無以爲之〔丹書抱陽山人大藥証曰〕夫大藥者須煉砂中汞能取鉛裏金黃芽爲根蒂水火鍊功深

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江淹別賦〕金閨之諸彥〔注〕金閨金馬門也白嘗供奉翰林故云〔元和郡國志〕漢文帝子梁孝王都大梁東徙睢陽今宋州也公與白同遊梁宋見本傳及遣懷昔遊二詩〔江淹廬山詩〕瑤草正翕赩〔善曰〕瑤草玉芝也〔本草經〕白芝生華山一名玉芝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舊唐書地理志〕青州屬河南道武德四年置青州總管府天寶元年改爲北海郡乾元元年復爲青州〔李邕傳〕天寶初邕爲汲郡北海太守五載坐贓事杖死於郡　歷下亭在齊州以歷山名〔于欽齊乘〕歷下亭在府城驛邸內歷山臺上面山背湖實爲勝絕少陵有陪李北海宴詩

東藩駐皂蓋北渚凌清河一作青荷一作清荷俱非海右一作內正異定作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原注〕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後漢書〕太守秩二千石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杜氏通典〕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江淹恨賦〕巡海右以送日〔舊唐書〕齊州屬河南道貞觀七年置齊州都督府天寶七年改爲臨淄郡五載改濟南郡乾元元年復爲齊州

雲山已發興玉珮仍當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魏武帝樂府〕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錢箋〕三齊記云歷水出歷祠下衆源競發與濼水同入鵲山湖所謂交流也

蘊眞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蘊眞此首及下首俱選體誰爲傳〔江淹詩〕悠悠蘊眞趣

重字義從平讀從去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原注〕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唐書〕之芳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

新亭結構罷隱見形甸切清河陰〔原注〕亭對鵲湖〔一統志〕鵲山湖在濟南府城北二十里跡籍臺觀古玩切舊氣冥一作溟海嶽深〔按韻會〕古籍字與藉通亭之基迹憑藉臺觀之舊亭之氣象冥接海岳之遙此正和邕詩形制開古跡及泰山巨壑二句意舊注籍字作圖籍解冥字作溟濛解義遂難通圓荷想自昝遺堞感至今遺堞城上雉堞也古齊歷下城對歷山之下芳宴此時具哀絲千古心主稱壽尊客筵秩宴北一作密鄰〔謝朓詩〕吉方樂具矣芳宴在斯〔禮記〕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曹植詩〕主稱千金壽〔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不阻蓬（公自謂）萆興得兼一云兼得梁甫吟〔史記注〕梁父太山下小山〔西谿叢語〕藝文類聚載諸葛亮梁父吟不知何義張衡四愁詩欲往從之梁甫艱注言人君有德則封太山太山喻人君梁甫喻小人也諸葛好爲梁甫吟恐取此意梁父吟云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

登歷下古城員外孫他本無孫字新亭

李邕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跡曾冰延樂方〔傅毅舞賦〕亢音高歌爲樂之方〔魏文帝樂府〕善爲樂方太山雄地里巨壑眇雲莊高興洎陳浩然本作洎煩促永懷清典常含弘知

按志臨邑在州北百五十里鵲山在州北二十里故自齊如臨邑當經其地

江孟亭曰風奔浪而鼉吼日映山而魚

四大出入見三光〔老子〕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班固典引〕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史記索隱〕三光日月五星也負郭喜稉稻安時謌吉祥

暫如臨邑至嵯音宅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臨邑注見前〔趙次公曰〕嵯玉篇助麥切或曰嵯山湖即鵲山湖非也地志云齊州治歷城縣歷城東門外有歷水入鵲山湖今題云如臨邑至嵯山湖按王存九域志臨邑去州北四十里而嵯字之音又與鵲不同則嵯山湖乃別湖之名也〔杜詩博議〕疑公將往臨邑中道抵歷下登新亭因懷李之芳觀詩有歇馬高林間語可見嵯山湖當是鵲山之訛不必別求嵯山以實之也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平聲日

沈謝句法

跳與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同一倒裝句法花妥鶯蝶溪喧獺趁魚亦然

映山暫遊阻詞伯却望懷青關青關李員外所在其地未詳或云即青州穆陵關靄靄生雲霧惟應促駕還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晉書〕葛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稽含軍事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後以年老聞交阯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砂帝從之洪至廣州刺史鄧岱留不聽去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侯古切為誰雄〔北史侯景傳〕常有飛揚跋扈之意〔按〕太白東魯行云顧余不及仕學劍來山東唐史稱其好縱橫術喜擊劍為任俠此故以飛揚跋扈目之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南史〕武威陰鏗字子堅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仕陳累遷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論語疏〕顓臾主祭蒙山在東故曰東蒙〔唐書〕沂州新泰縣有蒙山〔寰宇記〕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六里

醉眠秋共被攜手日一作月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賫百金聘北郭先生爲相〔後漢書〕汝南廖扶絕志世外不應辟召時號北郭先生〔錢箋〕太白集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酸棗垂北郭寒瓜蔓東籬此云來尋北郭生即其人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音影聞寒杵屯音諄雲對古城〔梁元帝纂要〕晚照謂之落

入門句從對面寫侍立句從側面寫

景〔列子〕望之若屯雲焉〔中山王文木賦〕奔電屯雲向來吟橘頌誰劉云恐作惟欲一作與討蓴羹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楚詞〕有橘頌大意言受命不遷〔晉書〕張翰在洛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遂命駕歸

重題鄭氏東亭〔原注〕在新安界〔唐書〕新安縣屬河南府鄭氏無考

鮑欽止云即駙馬潛曜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暉郭作輝○〔爾雅〕山未及上翠微〔疏〕謂未及頂上在旁陂陀之處名翠微一說氣青縹色崩石欹山樹清一云當作晴漣曳水衣〔張協詩〕堂上水衣生〔注〕水衣蒼苔也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蜀都賦〕鮮以紫鱗〔說文〕隼鷙鳥〔陸佃云〕鷂屬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

未叙公回隱居之清暇亦欲超然物外也

結是順疊

亂字跟華字來言金碧之色與日光相照耀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唐書〕明皇臨晉公主下嫁鄭潛曜〔按〕潛曜廣文博士鄭虔之姪公作公主母皇甫淑妃墓碑云甫忝鄭莊之賓客遊貴主之園林〔錢箋〕〔長安志〕蓮花洞在神禾原鄭駙馬之居杜詩所謂主家陰洞者也〔宋張禮遊城南記〕直樊川之上倚神禾原有洞曰蓮花舊爲村人鄭氏之業鄭氏遠祖潛曜尚明皇之女　此詩乃歸長安後作黃鶴以。駙馬洞中與鄭氏東亭爲一處大謬

主家陰洞細煙霧畱客夏簟青一作清琅玕〔別賦〕夏簟清兮晝不暮〔本草〕琅玕一名青珠〔陶隱居曰〕蜀都賦所稱青珠黃環也〔蘇恭曰〕琅玕有數種色以青者入藥爲勝是琉璃之類火齊寶也出嶲州以西烏白蠻中及于闐國〔趙曰〕詩家多以琅玕比竹青琅玕特形容竹簟之美耳太白題王處士水亭詩拂拭青玉簟爲予置金樽亦非眞以青玉爲簟也

過江麓霾雲端六是五六與六七兩字遞串句法

春酒盃濃琋珀薄冰漿椀碧瑪瑙寒〔陳藏器本草〕琥珀出罽賓國初如桃膠凝乃成焉〔陶隱居曰〕舊說松脂入地千年化爲琥珀今燒之亦作松氣〔玄中記〕楓脂入地爲琥珀〔陸機樂府〕渴飲堅冰漿〔本草〕瑪瑙紅色美石之類生西國〔洛陽伽藍記〕元琛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椀赤玉卮數十枚

悞疑茅堂一作屋過江麓一云底已入風磴丁鄧切霾雲端〔鮑照銅山詩〕既類風門磴復象天井壁　草堂疑在江麓風磴宵入雲端二語極狀洞中之陰解者都謬

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列仙傳〕秦穆公以女弄玉妻蕭史日於樓上吹簫作鳳鳴鳳止其屋一旦夫妻皆隨鳳去〔揚子法言〕谷口鄭子眞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雍錄〕谷口在雲陽縣西四十里〔漢武帝李夫人歌〕翩仇云琥珀盃瑪瑙椀若三字連用便俗將盃椀倒拈在上面以濃薄碧寒四字互映生姿得化腐爲新之法何珊珊其來遲

此少陵詠馬長句開卷第一首雄奇震盪之作句之蜿蜒騰跳純以神行

不緊即數行而散漫矣

功成順下妙

必對

必對

以心字提起以汗血收裏東向流沙交河萬里只是西來一匹烟雲蹴踏疊作四層而毫不相犯

橫音光

高都護驄馬行

高都護天寶六載討小勃律虜其王詩云一心成大功蓋此也非緊

副都護天寶六載討小勃律虜其王詩云一心成大功豈即謂此乎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妙)(出)(來)(節)(神)(氣)(非)(緊)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舊唐書)貞觀十七年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三年移治龜茲國城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都督府隸焉(廣韻)驄馬青白色(古詩)躞蹀青驄馬(上去)(緒白馬賦)聲價隆振(漢書天馬歌)天馬來立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功成惠養隨所致(神氣一作)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歡出來節)思戰場利(緒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今(元和郡縣志)居延澤在張掖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即古流沙(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緒白馬賦)弭雄姿以奉引(漢書注)伏櫪謂伏槽櫪今本一作踠而秣之腕(貌)(幸)(嘯)作踠(錄)(珠)(精)(燦)促蹄高如踣音匐鐵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齊民要術)馬踠欲得細而促蹄欲得厚而大(又曰)腕欲促而大其間纔容鞞蹄欲得厚二三寸硬如石(元和郡縣志)貞觀四年于漢車師前王地置交河縣取界內交河爲名交河源出縣北天山分流城下(一統志)今爲西番火州地(名畫錄)開元內廐有飛黃照夜浮雲五花之乘(按)五花者郭若虛謂剪鬃爲瓣或三花或五花白樂天詩馬鬣剪三花是也(漢書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踢石汗血汗從前肩髆小(擬)(上去)孔中出(放)(緩)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擊電傾城知青絲(結)(櫟)(縱)(有)(顧)(盼)如血(安西流沙交河)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馬一曰追電(古樂府)青絲纏馬尾黃金絡馬頭(漢西域傳)立樓蘭賢于尉屠耆爲王百官送至橫門外(三

阮亭云此子美少壯時作無一句不精悍

第一句第五句相音節相乘猶之花隱掖垣暮星臨萬戶動第一句與第三句相乘也

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其外有橋曰橫橋程大昌雍錄自橫門渡渭而西即是趨西域集中諸馬詩激昂頓挫興寄各殊率皆疎宕此篇格制緊而精悍無前洵是神品之路。浦二田曰此係有功西域之馬新隨都護來京者詩即本此意作本地風光

此詩全是古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之意

贈翰林張四學士垍舊唐書張說傳二子均垍皆能文唐會要

玄宗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制詔書敕猶或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俾專內命太常少卿張垍起居舍人劉光謙等首居之而。集賢所掌由是罷息

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唐會要翰林院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學士院在翰林院之南別戶東向晉天文志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蔽覆大帝之座也蓋下九星曰杠蓋之柄也吳都賦徽鯨背中於羣犗注徽鯨魚之有力者

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漢書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徐陵詩張星舊在天河上由來張姓本連天後漢書光武與嚴光共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舊唐書洎尚寧親公主玄宗特加恩寵許于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雍錄李肇曰學士院有兩廳北廳從東來第一間常爲承旨閤餘皆學士居之南廳本駙馬張垍爲學士時以居公主此其畫堂也後皆以居學士

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兩京新紀大福殿在麟德殿北拾翠殿在大福殿東南長安志東內大明宮麟德殿次北翰林門內翰林院學士院翰林門北曰九仙門大福殿拾翠殿西內延嘉殿西北有景福臺臺西有望雲亭

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紫誥紫泥封誥也後漢輿服志注漢舊儀天子

客星字似借用俗語女婿為嬌客意

浦云似六經句不穩

以上摠叙張三恩寵與其文才

無復隨高鳳蓋曰上數聯叙張之寵遇不啻朝陽翻羽故此句落到自己言不克追隨也劉會孟謂用古人姓名錢箋駁之良是但高鳳二字如此用則另當記出

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西京雜記漢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綈其上唐會要中書以黃白二麻爲綸命重輕之辨開元三年十月始用黃麻紙寫詔上元三年二月制敕並用黃麻紙李肇翰林志故事中書舍人專掌詔誥開元間始置學士大事直出中禁不由兩省凡制用白麻紙詔用白藤紙書用黃麻紙

內分魯作頒金帶赤恩與荔枝青唐書緋爲四品服淺緋爲五品服並金帶但鞾數別李肇國史補張均兄弟俱在翰林垍以尚主獨賜珍玩以誇於均均曰此乃婦翁與女壻固非天子賜學士也按史貴妃嗜生荔枝明皇置驛傳送垍尚主宅在禁中得與此賜所謂恩與荔枝青也海錄碎事載戎州出綠荔枝肉熟而皮猶綠又曾子固荔枝狀云江家綠出福州又色紅而有青斑者名虎皮亦出福州荔枝青殆即此類乎舊注引楊文公談苑荔枝金帶乃是宋制且與上句複出

無復隨高鳳空餘泣

此段自叙欲張念夙誼而聽其悲歌耳

聚螢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儻憶山陽會悲謌在一聽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顏延之秋胡詩椅梧傾高鳳晉書車胤家貧不常得油夏月以練囊盛數十螢火照書讀庾信詩流螢夜聚書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內山陽與王戎尚秀同遊秀後經康山陽舊居作思舊賦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舊唐書讓皇帝長子璡封汝陽郡王天寶初終父喪加特進九載卒贈太子太師黃曰公還長安從汝陽遊蓋在天寶五六載間

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唐書文散階正二品曰特進魏略邯鄲淳見曹植才辨對其所知歎爲天人服禮求

毫髮推一作惟忠忘去聲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鄭善夫曰若無憑猶漢高失蕭何若失左右手意正言帝眷之切非如舊注所云不挾貴也

仙醴一作醞來一作求浮蟻奇毛或賜鷹清閟塵不雜閟一作泌齊浮蟻南都賦浮蟻若不然傳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

中使日相乘釋名酒有泲萍吳志朱然傳於道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蔚誰

敢問山陵唐書先天後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賜寧王及申薛諸王第環列宮側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同榻宴飲寧王薨謚曰讓皇帝葬橋陵號惠陵璡上表懇辭手制不許長安志讓皇帝惠陵在蒲城縣西北十里言帝雖篤親親之誼崇禮有加而汝陽終恪守臣節不敢問及山陵之名所謂孝義足稱者此也

以上悲美汝陽王也細分之首六句才德也次六句聖眷也晚節四句孝友也學業四句詞翰也精理四句友誼也各自挾照

須溪云山陵指祖宗大謬學業醇儒富辭一作才華哲匠能筆飛鸞鶱立章罷鳳鷟一作鷟非騰鶱非騰殷仲文詩哲匠感蕭辰吳質答太子牋摛藻笑忘形向友朋寸長一作腸非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下筆龍鸞之文奮矣張懷瓘書錄許圉師見太宗書曰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精理通談辭李杜焉公自言不敢稱李杜膺爲李杜謙辭也後漢書杜密與李膺俱坐黨錮而名行相次時人亦取

拔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世說衛玠見樂廣曰見此人若披雲霧而睹青天

樽罍臨極浦鳧雁宿張燈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視寒金井水簷動玉壺冰西征記太極殿前有金井鮑照詩

以懇見誰敢問山陵句當時必有所指之實事今不可攷矣

清閟猶言清門清閟塵不雜謂門無雜賓

花月四句分春夏秋冬說見遊王門者久也

謝靈運擬阮瑀詩躡步凌丹梯注丹梯階陛也又游敬亭山詩即此凌丹梯注謂山也朱注謂二說不同當從前說按此句上承鴻寶下接淮王孫登則此丹梯正謂登山耳朱說非也

清如玉壺冰瓢飲惟三徑。巖棲在百層。陳作巖居異一塍謬吳作且持蠡音離測海。況挹酒如澠。〔絕交書〕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岩栖〔西京賦〕井幹疊而百層東方朔傳以蠡測海〔注〕蠡瓠勺也〔韻會〕螺亦作蠡〔左傳〕有酒如澠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陵。淮王門有一作下客。終不愧孫登。此段公有出世之想故不欲自處於曳裾之客〔劉向傳〕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王有枕中鴻寶苑秘書〔神仙傳〕淮南王安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謝靈運擬阮瑀詩〕躧步陵丹梯〔注〕丹梯陛階也又〔遊敬亭山詩〕即此陵丹梯〔注〕謂山也〔按〕二注不同此當從前說神仙傳淮南王安好方術養士數千人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王薄其老八公俄變為童子〔晉隱逸傳〕孫登居汲郡北山好讀易撫一絃琴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將別乃曰子才多

陵杜臆作凌與上不複

沈確士云前不用起後不用收參差歷落似八章仍是一章此格法古未曾有

雖創格實正矩也

識寡難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言汝陽愛士固不下淮南我則何敢有愧孫登乎蓋不欲自處於曳裾之客也。

飲中八仙歌〔蔡曰〕按范傳正李白新墓碑在長安時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公此篇無裴豈范別有稽耶〔按〕此詩舊編天寶五載徒以是年李適之罷相然考唐史蘇晉死開元二十二年賀知章李白去天寶三載八仙人當是總括。前後言之非一時俱在長安也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舊唐書〕賀知章會稽永興人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天寶三載上疏請度為道士還鄉里〔越絕書〕夫越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吳均雜句〕夢中難言見終成亂眼花

八人中歿於開寶之間者四鶴謂詩是天寶間追賦

浦云知章必有醉而忘險之事如公異日之醉為馬墜也以其

抱朴子〕余從祖仙公每大醉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按〕二語只極狀醉態耳舊注引阮咸事乃僞撰故實此類今皆削之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舊唐書〕讓皇帝長子璡封汝陽郡王與賀知章褚庭誨爲詩酒之交〔魏文帝與吳質書〕蒲萄釀以爲酒甘於麴蘖道之已流渼咽嗌渼同涎〔三秦記〕酒泉郡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拾遺記〕羌人姚馥嗜酒羣輩呼渴羌武帝擢爲朝歌宰遷酒泉太守

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舊本作世邵氏聞見錄定作避〕賢〔舊唐書〕李適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天寶元年八月代牛仙客爲左丞相五載四月罷政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劉伶酒德頌〕銜杯漱醪〔魏志〕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

宗之蕭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舊唐書〕崔宗之日用之子襲封齊國公〔李白傳〕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與白詩酒唱和

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舊唐書〕蘇晉珦之子數歲知爲文舉進士歷官戶吏二部侍郎終太子左庶子〔舊注〕蘇晉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曰是佛好飲米汁願事之他佛不愛也〔按〕此事不知何本米汁語未見佛書疑亦僞撰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范傳正李白新墓碑〕玄宗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懽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按〕呼來不上船正指此事言舊注俱謬

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舊唐書〕吳郡張

脫帽露頂此特醉後云長史耳其不以此槩生平書蹟可知而郎官記外正書

寥〻世遂專以草法傳何也

浦二田云此格從季札觀樂草欣論書及詩之柏梁臺體化出其寫各人醉趣語亦不浪下

是夕博塞

旭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書揮洒變化無窮若有神助〔錢箋〕〔金壺記〕旭官右率府長史〔王愔文章志〕後漢張芝好草書學崔杜之法韋仲將謂之草聖〔古樂府〕脫帽著帩頭〔李頎贈旭詩〕露頂據胡牀長叫三五聲〔潘岳陽荊州誄〕翰動若飛落紙如雲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袁郊甘澤謠〕陶峴開元中家於崑山自製三舟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遊山水〔蔡寬夫詩話〕此歌眠字天字再押前字三押古未見其體叔父元度云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害亦周詩分章之意也

今夕行。讀此詩見子美壯年與元龍湖海之氣

今夕何夕歲云徂夏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

言不可負此夕也

焦遂國史無傳而卓然雄辯之為實錄可以前例推之

事無相與博塞蘇代切云賭博**為歡娛**〔唐書〕武德元年析涇陽始平置咸陽縣屬京兆府〔王逸楚詞注〕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許慎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棊也〔鮑宏博經〕用十二棊六白六黑所擲投謂之瓊瓊有五采〔潘鴻曰〕古大博則六箸六棊小博則二梲十二棊故王許說不同〔說文〕簺行棊相塞謂之塞〔漢書注〕〔蘇林曰〕塞博類不用箭但行梟散〔鮑宏塞經〕塞有四采塞四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馮音憑陵大叫呼五白。**跙跣不肯成梟盧**〔左傳〕馮陵敝邑〔招魂〕成梟而牟呼五白些〔王逸注〕倍勝為牟五白博齒也言已箸已棊當成牟勝射張食棊下逃於窟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戰國策〕王不見夫博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補注〕正義云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食者行棊握不行也〔晉張重華傳〕謝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劉毅傳〕毅於東堂聚樗蒱大擲餘人並黑

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慕容寶傳〕寶與韓黃李根等樗蒱誓之曰世云樗蒱有神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唐國史補〕崔師本好爲古樗蒱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上黑下白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爲盧二雉三黑爲雉二犢三白爲犢全白爲白四者貴采也開塞塔禿撅梟六者雜采也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則否〔程大昌演繁露〕盧在樗蒱爲最高之采五白非樗蒱所貴不知何以云呼五白也韓子儒何以不好博勝者必殺梟是殺所貴也梟固爲善齒而殺梟者又當得雋則梟之采品非盧比也老杜槩言梟盧亦恐未詳〔錢箋〕成梟五白原本招魂文人引据遞相祖述大昌之論斯爲固矣〔按〕不肯成梟盧正用劉毅事兼舉六博之梟者以樗蒱本

淡〻對疊

張王樂府乃僅有此

首二句河尹因客而問公次二句客以公之近況答尹

博類也昌黎詩六博在一擲梟盧叱迴旋語與此同

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都濫切

石輸百萬〔南史〕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原注〕甫故盧在偃師承韋公頻有訪問故有下句〇〔舊唐書韋濟傳〕天寶七載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唐會要〕天寶七載四月河南尹韋濟奏於偃師縣東山下開驛道通孝義橋公寄詩當在其時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後漢孔融傳〕河南尹李膺不妄接士融年十歲造門與交〔晉郭璞傳〕璞嘗受業於鄭公得青囊書九卷遂開洞五行〔莊子〕宋人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鼎食分一作

尊榮句公瞻尹疎放句尹憶公此段叙尹才地並待公云厚

此段公自叙寥落之況

此段言尹治績並念公之切作結收束全局

為門戶詞場繼國風尊榮瞻地絕疎放憶途窮（舊書）濟以詞翰聞製宣德詩四章辭致高雅向秀思舊賦序（舊書）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江湖漂短棹（一作櫂）褐霜雲滿飛蓬空謬慙知薦子眞怯笑揚雄（後漢方術傳）薦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揚雄傳）雄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雄作解嘲曰子徒笑我玄之尚白我亦笑子之（舊書）落乾坤大周流（一作旋）道術病甚不遭吏跗扁鵲盤錯神明懼謳歌德義豐戶鄉餘土室難說（正異定作誰話）祝（一作咒）雞翁（後漢虞為朝歌長曰不過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治政咸稱神明（按）唐書稱濟文雅能修飭政事所至以

此則前四韵說畢後六韵自述與前面不同矣然淺半三自述所以較前多二韵者二正以大亂漂流統到今所以營迴如此絕非板多前後二段耳

起四句二句半二句自叙以下兼於二句皆說時疎放以下皆自叙矣直至末四句內以語歌一句說還韋耳

治稱此詩盤錯二語當是實錄（詩正義）河南偃師縣西二十里有尸鄉亭後漢袁閎傳）閎四周築土於庭以為房室祝鷄翁居尸鄉北山下注別見（錢箋）（風俗通）呼雞朱朱也（說文解字）朱俗說雞本朱公化為之至今呼雞皆朱朱也（說文解字）朱二口為讙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朱與朱音相似耳（趙曰）末言誰人話及呪雞翁乎惟我韋丈人而已舊作難說謂難說得到也解終費力

贈韋左丞丈濟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一作）須（唐六典）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察憲章（唐書）天寶中濟遷尚書左丞三代並為省轄衣冠榮之（漢書）韋賢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七十餘為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列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舊唐書）韋思謙武后時同鸞臺鳳閣二品子承慶

此段叙左丞門第

嗣立長壽中嗣立代慶爲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慶卒嗣立爲天官侍郎頃之又代知政事及承慶代嗣立爲黃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以來莫與爲比時議歸前烈一作列古與烈同天倫恨莫俱鴒原荒宿草鳳沼接亭衢(穀梁傳)兄弟天倫也(李白詩)吾與元夫子異姓爲天倫(詩)春令在原(箋)雝渠水鳥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鳴求其類(禮記注)宿草陳根也謂期年(舊書)嗣立三子孚恒濟皆知名孚累遷至左司員外郎恒開元初爲礿山令宇文融密薦恒有經濟才擢拜殿中侍御史爲隴右道河西黜陟使出爲陳留太守未行而卒時人甚傷惜之(按)濟遷左丞時其兄恒必已先沒故有恨莫俱荒宿草之句(晉中興書)荀勗從中書監遷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謝莊讓中書令表)望門天遂鳳沼神深(按)通典光宅元年中書省改曰鳳閣以鳳池事爲名濟父祖皆官鳳閣此故以接亭衢期之也千家本有公自注濟之兄洊亦爲給事中此出黃鶴補注他本無之其實誤也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家人憂几杖甲子混泥塗(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左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趙孟謝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吳志注)張紘見陳琳答曰河北率少文章易爲雄伯今是下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老驥思千里饑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一云折埋沒意)

此段自叙

此段言左丞待公之厚而終望其汲引耳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張儀)

(張儀)蘇秦使人微感張儀(傳)

統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漢書班伯在綺襦統袴之間（注）綺細綾統素也並貴戚子弟服（王弼易注）丈人嚴莊之稱（吳越春秋）子胥謂漁父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鮑照樂府）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隣（易）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年譜）公遊吳越歸赴鄉舉時方二十三歲（唐書本傳）甫少貧不自振客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趙曰）公哀李邕詩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敍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迫言洛陽相見事豈非公與邕先識面於洛陽乎新史蓋誤以再見爲始識面矣（唐書文苑傳）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及進士第張說輔政召爲秘書正字終道州司馬（按）邕翰皆公同時前輩識面卜鄰乃當時實事舊注引杜華毋使華與王翰卜鄰出僞書杜撰自謂頗挺出一作生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古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列子）林類年且百歲拾穗行歌（桓譚新論）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言已以窮困行歌非隱淪肥遯之流也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顏氏家訓）殘盃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乎主上頃見徵欻（許勿切）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年譜）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詣轂下（楚詞）據青冥而太虛仿此或間有可以節族頭來分看者究竟仍當以一氣領會

對疊是第一義不知而誤用筆終身門外漢矣

料看皆準擬之詞

行歌二字甚氣甚長

似是中段六韻前後各八韻而其氣浩然不可劃斷

杜詩篇章之妙夫孰仿此或間有可以節族頭來分看者究竟仍當以一氣領會

讀書二句非有此不敢爲此言李白云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韓愈云雖使天下之人咸怒而不敢非吾信語也

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
焉能心怏怏秖是走踆踆〔劉峻廣絕交論〕王陽登則貢公喜〔史原憲傳〕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吳越春秋〕公子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西京賦〕大雀踆行走貌踆〔注〕踆踆行走貌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
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
白鷗沒一作波浩蕩萬里誰能馴〔杜氏通典〕長安縣南有終南山地理志在武功縣東一名南山〔元和郡縣志〕終南山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渭水在萬年縣北五十里〔後漢李固傳〕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注〕謂靈輒也〔東坡志林〕子美每讀范元實但稱其布波間耳宋敏求謂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便覺神氣索然

此詩前後乃陳情也韋必嘗薦公而不達故有踆踆去國之思今猶未忍決去者以眷眷大臣也然去志終不可回當如白鷗之遠汎江湖耳意最委折而語非乞憐應與昌黎上宰相書同讀范元實但稱其布置得體未爲知言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原注〕廟有吳道子畫五聖

圖○〔唐書〕高宗乾封元年幸亳州詣老君廟追尊爲玄元皇帝開元二十九年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於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就函谷關尹喜臺西發得之乃置玄元廟於大寧坊東都於積善坊臨淄舊邸親享新廟九月改爲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改爲太清宮東都爲太微宮〔按〕此詩所詠即太微宮也作於加謚五聖之後當在天寶

此段叙立廟專禮之尊嚴

八載。
冬

配極玄都閟憑高（一作虛）禁籞（一作禦正異作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史記）始皇爲極廟象天極（索隱）曰爲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

此段叙廟中地景極狀其高

三界（霊寶本元經）自玄都上有九曲崚嶒鳳臺瓊房雲笈七籤（三洞經）玄都玉京之陽　玄元廟在北邙玉室處於九天之上玉京之陽（漢紀注）御者禁苑之遮衛也（後漢紀注）折竹以繩懸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今作籞羽獵賦禁禦所營（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遷主所藏曰祧（唐書）老君廟置令丞各一員（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注）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趙曰）既尊老君爲聖祖故監廟者得謂守祧必有符驗以防非常故得借稱掌節

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

露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趙曰）廟中未必有金柏梁銅柱也（郊祀志）漢武作建承露盤於芳林園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使植作頌銘則洛城金莖固有之矣　（沈約春風詠）

山河扶繡戸日月近雕梁（劉駒驌詩）縹碧以爲瓦（西都賦）抗仙掌以承

瀟湘春歌）白日映雕梁仙李盤根古樹低（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先是景帝坐崇芳閣見赤氣如鳴珠簾於繡戸（檀弓）約陽

蟠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神仙傳）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述異記）瀨鄉老子廟有紅縹李一李二色（庾信老子廟詩）

此頌玄元身後之餘烈之盛五聖今王並義

姚姬傳云世以此詩為不應入畫手一段非也此是老子廟豈比真唐之宗廟以嚴重為得體耶必有此段既深諷刺而文外曲致閒情具足正為佳耳

此段深贊廟中之畫

唐書道德經注成詔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減尚書論語而考試老子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

錢箋朱景玄名畫錄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吳生凡畫人物佛像神鬼禽獸山水臺殿草木皆冠絕於世國朝第一歷代名畫記吳道玄學書不成因工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是張僧繇後身官至寧王友東京賦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注終一場肇論萬象森羅

五聖聯晉作連龍袞千官列一作引雁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

通鑑天寶八載六月上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謚曰玄貞大聖皇帝康駢劇談錄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伊洛壁有吳道子畫五聖真

壁間五聖圖吳奉詔而作茲叙五聖即從吳畫入固運法于自然而胡孝轅極詆之非也

此段序廟中冬日之景

此段公因謁玄元廟而思尊列二術故曰如曰更猶岑參登摠持閣詩早知清淨理從此揖金仙同他作諷刺甚謬

容及老子化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翠栢深畱景紅梨迥得霜風

與上畫手一段相映發

箏吹玉柱露井凍英華作動銀牀

郭知達本注風箏謂挂箏於風際風至則鳴也丹鉛錄古人殿閣簷稜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叶宮商或曰風箏簷鈴也俗謂呼風馬兒按唐人有風箏詩前說是柳惲詩秋風吹玉柱袁淑正情賦陳玉柱之鳴箏古樂府桃生露井上樂府淮南王篇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庾肩吾詩銀牀落井桐舊注銀牀井欄也名義考銀牀非井欄乃轆轤架也

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耍何鄉

一作方○史記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列仙傳老子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老氏聖紀圖河上公授漢文帝道德二經旨奧帝齋戒受之神仙傳漢孝景讀老子經有

補寫玄元道術身兮作結以著今王崇奉之由尾句反映廟

毛稚黃曰此篇舊說皆屬諷刺不知詩人以忠厚為心如明皇失德致亂于羙於洞房宿昔諸作及千秋節有感二首何等含蓄温和況玄元致祭立廟始於唐高祖歷世沿祀不始明皇在洛城廟中又五聖並列臣子入謁宜如何肅將者且于羙後來獻三大礼賦其朝獻太清宮即老子廟也賦中竭力鋪張若先剌後頌不應自相矛盾若此

所不解以問河上公公乃授素書二卷舊注拱漠皇言文景崇尚其術故端拱而治也老子谷神之神庾信步虛詞虛無養也神養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注谷養也神五藏

錢箋唐自追祖老子見像降符告者不一玄宗篤信而崇事之公作此詩以諷諫也配極四句言玄元廟用宗廟之禮為証其祖也碧虎四句言宮殿壯麗踰制為非禮也仙李盤根猗蘭奕葉言神堯以下聖子神孫仙源積慶何取乎玄元而追之為祖乎世家遺舊史言太史公已不列世家其在唐世何譜牒之可據也道德付今王言玄宗雖尊信其教然未能深知道德之意皆微辭也畫手八句記吳生畫圖也世代之寥遠如彼畫圖之親切如此冕旒旌旆煇煌耳目不亦近於兒戲乎翠柏四句序冬日之景也末四句總括一篇大旨身退畢周室言老子見周德之衰則引身去之今安肯非時而出也經傳拱漢皇言漢文恭儉醇厚深得五千言之旨故

以上極言鄭諫議工于詩破的以下俱根詩義來

經傳而致垂拱之治今之崇玄則異是也亦申明道德付今王之意也老子之學歸本於谷神不死為天地根理國立身其餘事耳假令長生駐世亦當藏名養拙於無何有之鄉豈其憑人主之崇奉乎此詩雖極降形炫耀光景以博人主之崇奉乎此詩雖極意諷諫而鋪張盛麗語意渾然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也

敬贈鄭諫議十韻唐書諫議大夫凡四人屬門下省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世說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長史曰韶音令詞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思飄雲物外一作動是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賈子新書十毫曰髮十髮曰氂文賦恒遺恨以終篇爾雅大波為瀾小波為淪文賦或溢波而討源

仇云雲物外言思窮高遠鬼神驚言巧奪化工毫髮無憾謂字句斟酌波瀾老結構

以上公自叙

此段望諫議云吹噓所謂諫官非本達正好汲引也首尾相應

野人寧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天台賦〕序遠寄冥搜野人以下皆自敘信客旌言欲搜幽冥之境一任客旌所指築居仙縹緲旅食歲崢嶸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海賦〕〔舞鶴賦〕歲崢嶸而愁暮〔注〕〔莊子〕曾君聞顏闔得道之士也使人以幣先焉使者致幣闔對日恐聽誤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求之則不得已〔後漢書〕禰衡氣剛傲好矯時慢物曹操懷忿以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卞急送衡與之爲所殺將期一諾一作語重歎使寸心傾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阮籍傳〕籍聞步兵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

贈陳二補闕〔唐六典〕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各一員天授初左右各加三員

隱然自謂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後漢書〕永元十三年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藝術之士以充其官〔注〕陸機洛陽記曰東觀在南宮高闕十二間介於承風觀〔漢書〕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狗監楊得意侍上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召問相如試音急天馬老能行〔錢箋〕坪雅鷹似鵰而大黑色俗呼皂雕〔舊唐書〕王志愔時人呼爲皂雕言其顧瞻人吏如皂雕之視燕雀也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

未謂陳雖晚遇亦聊可自寬言外有不遇者在

杜詩信字多作任字用

此段叙蕭郎中世系才望

杜詩真字每有走下者此原是筆力獨到故自不妨若淺人頻効之則成空架矣

贈比音皮部蕭郎中十兄〔原注〕甫從姑之子○〔唐書〕比部屬刑部郎中員外各一人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梁日帝王孫〔唐書世系表〕蕭氏出自姬姓漢有丞相酇文終侯何蕭氏定著二房一曰皇甥房一曰齊梁房齊梁房即梁武帝之後也蘊藉爲郎久魁梧秉哲尊詞華傾後輩風雅靄孤騫他本作騫誤○〔東觀漢記〕桓榮溫恭有蘊藉〔漢書〕魁梧奇偉〔注〕梧音忤後漢書注讀爲吾〔書〕經德秉哲　按騫騫音義各不同騫去乾切馬腹熱騫虛言切飛貌宅相榮姻戚兒童惠討論見知眞自幼謀拙愧諸昆〔晉魏舒傳〕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後果爲公　諸昆謂蕭氏諸兄漂蕩雲天濶沈埋日月奔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中散山陽鍛愚公野谷村寧紆長者轍歸老任乾坤〔嵇康傳〕康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居山陽性絕巧而善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急就篇注〕凡金鐵之屬椎打而成器者謂之鍛〔說苑〕齊桓公逐鹿入谷中見一老公問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以臣名之臣故畜牸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馬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鄰人以臣爲愚故名愚公谷〔水經注〕時水又北逕杜山北有愚公谷紆轍猶言枉駕也

此段自叙

此阮亭先生所謂羚羊掛角無迹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詩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去聲角

可尋者而初非杜云極至

弓詩〔左傳〕晉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燕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　公與太白遊情逾兄弟故言已之不忘太白猶季武之不忘韓宣也須溪種樹解深可嗤笑其僻謬多此類不能悉辨

短刊作桓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按〕戰國策鄰有短褐一作桓史記士不得短褐司馬貞曰短亦作桓桓襦也漢書貢禹傳桓褐不完班彪王命論桓褐之褻皆桓字豎音唐人遂兩用之若少陵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與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以屬對言皆不當作桓〔神仙傳〕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白嘗從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故云

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鹿門註別見

春日憶李白

公贈白詩云憐君如弟兄用角弓正取兄弟婚姻無胥遠矣之義

白也詩無敵芥隱筆記云南唐本一作數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芥隱云一作豪邁鮑參軍〔周書〕庾信留長安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宋書〕臨海王子瑱在荊州鮑照爲前軍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按〕太白放還後復遊江東黃鶴引白傳天寶初與吳筠隱剡中是時公未歸長安不當有渭北之句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字對三四句看自有微意

公與太白之詩皆學六朝前詩以李侯佳句比之陰鏗此又比之庾鮑蓋舉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王荊公謂少陵於太白僅比以鮑庾陰鏗則又下矣或遂以細論文譏其才疎也此眞瞽說公詩云頗學陰何苦用心又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又云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公之推服諸家甚至則其推服太白爲何如哉荊公云云必是俗子僞託耳

時公歸長安故曰渭北白在吳故曰江東只兮言兩人所在而懷意自見

起句奇突不知所謂第六韻始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唐書）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早勤文史少與韓準李白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時號竹溪六逸（李白集）有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詩（按）詩云南尋禹穴見李白此江東乃淛江以東即會稽也晉書謝安被召歷年不至遂栖遲東土王羲之既去官徧遊東中諸郡皆謂會稽太白懷賀監詩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掉酒船回蓋亦以會稽爲江東也（又按）史巢父以辭永王璘辟署知名廣德中始授右衛兵曹參軍此詩乃天寶中公在京師作意巢父嘗閑遊長安辭官歸隱史不及載舊注云巢父察永王必敗謝。新舊唐書藝文志無孔巢父集蔡夢弼曰有徂徠集行于世今隻句無傳惜哉病而歸公作此送之大謬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莊子）鴻濛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述異記）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生海底一樹數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

微露其旨

釣竿珊瑚蓬萊織女似尚未能免一分之俗也賴得深山一聯溫空而來增長逸氣

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趙云當從別本作仙人玉女）回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英華同趙作引歸）路（左傳）滚山大澤實生龍蛇（按）龍蛇滚藏必在山澤借用左語以見巢父掉頭歸隱之高耳春寒野陰風景暮則紀別去之時或以爲寓言時事雖本文選水滚雪雰爲小人之義然執此說詩恐傷於鑿（漢郊祀志）乃畫雲氣車（傳玄詩）雲爲車兮風爲馬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一云我欲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易晞露○（王烈之安城記）謝廩遇一人乘龜而行廩知爲神人拜請隨去其

人曰汝無仙骨（蒿里歌）薤上露何易晞

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荆作點席幾歲寄我空中書

錢箋（西溪叢語）空中書用史宗事乃蓬萊仙人也洪慶善云雁足書非是（按）高僧傳蓬萊道人寄書小兒至廣陵白兎埭令其捉杖飄然而往足下時聞波濤或云有商人海行見一沙門求寄書史宗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兎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宗後憩上虞龍山寺會稽謝邵魏邁之等皆師焉

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一本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書卷長攜天地間釣竿欲拂三珠樹我擬把袂苦畱君富貴何如草頭露淩山大澤龍蛇遠花繁草青春日暮仙人玉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史記自序）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水經注）會稽山東有硎去禹廟七里淩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遊者多探其穴也

李白時游吳越

奇耦消納全從毛詩得來而爺上乃無一字

自行人但云點頭頻至生男埋沒隨

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古樂府）不聞耶孃哭子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史記索隱）今渭橋有三所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元和郡縣志）便橋在咸陽縣西南十里以與便門相對因名漢武帝造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里本名橫橋秦始皇造皆架渭水（一統志）西渭橋在舊長安西亦曰便橋唐時名咸陽橋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

三字一吞聲小頓下再說起

百草凡二十三句皆役夫答問之詞

不專指今之山東閻璩曰秦時河山以東强國六

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英華作猶）戍邊（舊唐書）開元十五年制以吐蕃爲邊害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及諸軍團兵四萬人集臨洮朔方兵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唐書）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以置營田有警則以軍若夫千人助役（海錄）邊亭（英華作庭）碎事）唐制凡百戶爲一里里置正一人流血成海水武（作一詩之旨）我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邨萬落生荊杞（漢嚴助傳）武帝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趙曰）山東者太行山以東也唐都長安河北諸道皆爲山東（十道四蕃志）關以東七道凡二百一十七州（阮籍詩）堂上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古樂府）健婦持

結放開通論古今邊亭之慘

門戶勝一大丈夫無東西言疆場不修禾生無東西之辨也長者（又作）雖（一折）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本題正面）一作役夫心益憤如今縱得休還爲隴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未休關西卒言發山東之卒征戍關西關西即隴外也此與開邊未已相應（漢食貨志）縣官當衣租食稅而已（史記索隱）謂國家爲縣官者畿內縣即國都王者官天下故曰官也○名隸征伐則生當免其租稅矣今以遠戍之身復督其家之輸賦豈可得哉亦與健婦鉏犁二語相應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頻脂切）鄰生男埋沒隨百草（陳琳詩）生男愼莫舉生女哺用脯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一作悲）啾啾（水經注）金城郡

南有湟水出塞外又東南逕卑禾羌海世謂之青海（舊唐書）吐谷渾有青海周廻八九百里高宗龍朔三年爲吐蕃所併儀鳳中李敬玄與吐蕃戰敗於青海開元中王君㚟張景順張忠亮崔希逸皇甫惟明王忠嗣先後破吐蕃皆在青海西（左傳）夏父弗忌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先言人哭後言鬼哭亦相應之辭（古詩選評云雖亦仍是樂府神理而一以實際貫注出之　邵子湘曰前君不聞是役天語後不見是詩人語故不病犯複）

（杜詩博議）王深父云時方用兵吐蕃故託漢武事爲刺此說是也黃鶴謂天寶十載鮮于仲通喪師瀘南制大募兵擊南詔人莫肯應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前故有牽衣頓足等語按玄宗季年窮兵吐蕃徵戍繹騷內郡幾徧當時點行愁怨者不獨征南一役故公托爲征夫自愬之詞以譏切之若云懼楊國忠貴盛而詭其詞於關西則尤不然太白古風云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壯士南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

阮亭云與高適薛據三篇氣魄真勁敵

高岑不能

第五句方知二字提起正與仰穿始出一氣銜接上句自非二字先用反說亦正與此第五句以下相應也

兩無聲已明刺之矣太自胡獨不畏國忠耶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原注）時高適薛據先有作○（兩京新記）京城東第一街進昌坊慈恩寺隋無漏寺故地武德初廢貞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時爲文德皇后立故名慈恩寺西院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長安志）慈恩寺在萬年縣東南八里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左思蜀都賦）陽烏迴翼乎高標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英華作驚）枝撐幽（王屮頭陀寺碑）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注）象教言爲形象以教人也（舊注）龍蛇窟謂塔間磴道屈曲而升如穿龍蛇之窟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

竟是正寫難在此作曲筆者誤矣

末八句筆〻正鋒

枝撐杈枒而斜據〔注〕枝撐交木也〔說文〕撐柱也〔山谷別集〕慈恩塔下數級皆枝撐洞黑出上級乃明

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廣雅〕天河謂之天漢亦曰河漢〔魏文帝詩〕天漢回西流〔楚詞注〕羲和日御也〔李白詩〕羲和無停鞭〔月令〕孟秋之月其帝少昊〔注〕少昊金天氏

秦一作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秦山謂終南諸山登高望之大小錯雜如破碎然涇渭二水從西北來遠望則不可求其清濁之分也黃鶴本作泰山引宣和間樊察序雁塔題名爲證謬矣〔謝朓詩〕春色滿皇州

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宴崑崙丘〔山海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中有九疑山舜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文選注〕〔歸藏啓筮〕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列子〕穆王升崑崙

不夜登臨而言星漢其義可參○北戶指北斗天漢秋漸轉西聲字借用

程嘉燧曰明皇游宴驪山貴妃從幸故以日晏崑崙諷之○楊

公非祇謀稻粱者也

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乃觀日之所入日行萬里

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去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粱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書注〕陽鳥隨陽之鳥鴻雁屬〔廣絕交論〕分雁鶩之稻粱〔文章正宗〕引〔師尹注〕云此詩譏明皇荒樂不若虞舜瑤池飲言王母以比楊妃崑崙丘以比驪山黃鵠哀鳴以比高飛遠引之徒陽雁稻粱以比貪祿戀位之徒〔按〕〔西京新記〕載慈恩寺浮屠前東階立太宗撰三藏聖教序碑又寺本爲文德皇后祝釐之所回首二句公即所見而追感昭陵叫虞舜寓意大宗蒼梧雲愁以二妃比文德瑤池日晏則隱刺貴妃也三山老人謂虞舜蒼梧泛思古之聖君者非也未以黃鵠哀鳴自比而歎謀生之不若陽雁蓋憂亂之詞〔杜詩博

倫曰上二感昔以虞舜蒼梧比太宗昭陵下二傷今以王母瑤池比太真溫泉却俱在望中見得

妙非翻筆遂成高唱須知是對也一路對去此則不須太整太整則板而少生趣

〔議〕高祖號神堯皇帝太宗受內禪故以虞舜蒼梧言之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按〕詩有長安金城語必京師作也舊編天寶年間得之魯訔編秦州寄高岑詩開宋派後蓋因二詩各有病瘧語遂混次耳

麟角鳳觜世莫識一作辨煎膠續弦奇自見尚看王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中央洲上專多鳳麟數百合羣亦多仙家煑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爲集弦膠或云連金泥此膠能屬連弓弩斷弦折劒亦以膠連之此美王生懷麟角鳳觜之奇而因自愧其無可羨也以王生眷已之厚故云然

且遇王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多病沉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

盧元昌曰此以煎膠喻交情即所謂膠漆雖堅不如雷與陳也

對

七古卒韻一韻到底三作

枕艱難遍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綫〔說文〕胝腫也〔廣韻〕皮厚也惟生哀我未平復爲我力致美肴饍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葅酸且綠金城土酥淨如練〔周禮〕七葅〔注〕全物若牒爲葅細切爲虀〔崔寔四民月令〕九月作葵葅其歲溫即待十月〔唐書〕金城縣屬京兆府景龍二年送金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改曰金城至德二載更名興平〔長安志〕京兆府歲貢興平酥咸陽梨不列方物兼求畜豪一作豕且割鮮密沽斗酒諧終宴畜豪即豪猪也注別見〔西京賦〕割鮮野食故人情義一作味晚誰似令我手脚輕欲旋辭變切○旋謂手脚旋轉也〔唐書〕安祿山

飯字不箕韻

都正是正筆

作胡旋舞其捷如風老馬爲駒信一作總不虛當時得意況溪眷〔詩〕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注〕已老矣而孩童慢之自言老爲時輩所忽賴有王生眷之正用詩傳本旨須溪以爲喻健啖大可笑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

示從孫濟〔唐書宰相世系表〕濟字應物給事中京兆尹〔錢箋〕顏眞卿神道〔碑〕征南十四代孫東。川節度使兼京兆尹

平明跨驢出未知一作委適誰門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詩〕噂沓背憎〔箋〕噂噂沓沓相對語背則相憎逐諸孫貧無事客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

中入樂府調

比興兩段凡四層銜接變化

阮亭云所來二句笑柄按漁洋意以超逸語爲古雅故見此等句若近質率者輒笑之其實論詩不應如此

仇氏本此處有投簽咸華兩縣諸子一首

枝霜不蕃吳作繁郭作翻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鮑照詩〕腰鎌刈葵藿〔後漢永平詔〕權門請託殘吏放手〔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趙曰〕時必淘米刈葵因以爲興族之有宗猶水之有源葵之有根也水有源勿渾之而已葵有根勿傷之而已族有宗則亦勿疎之而已

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一作求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一云實利口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鮑照詩〕不受外嫌猜前半皆古興阿翁以下自出規模

杜位宅守歲集有寄從弟行軍司馬位詩〔唐書世系表〕杜位出襄陽房爲考功郎中湖州刺史後貶新州〔錢箋〕困學紀聞〕位林甫諸壻也四十明朝過年譜

謂天寶十載時林甫方在相位盍簪列炬其炙手之徒與又寄杜位詩近聞寬法離新州其流貶蓋以林甫故林。方虛谷云四十飛騰乃甫傳云諸壻杜位等皆貶官 句中自對

守歲阿戎刊作咸家椒盤已頌花。黃曰阿戎舊注引阮籍交王渾子戎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用父子事善本作阿咸東坡與子由詩頭上銀幡笑阿咸又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鬬喧譁正用此詩也按王戎固不當引阮咸于籍亦叔姪也可漫用耶南史齊王思遠小字阿戎王晏之從弟也明帝廢立嘗規切晏及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際阿戎勸吾自裁若如其言豈得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尚未晚也晏大怒後果及禍子美詩用阿戎蓋出此耳通鑑注晉宋間人多呼弟爲阿戎 崔實四民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從小起後世率於正月一日以盤進椒飲酒則撮置酒中號椒盤焉晉書劉臻妻陳氏元旦獻椒花頌曰標美靈葩爰採爰獻

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朱新仲猗覺寮雜記易豫九四朋盍簪王弼云盍合也簪疾也謂朋來之速子美盍簪喧櫪馬以簪爲冠簪之簪按古冠有笄不謂之簪簪乃後人所名當以弼言爲正

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李尤詩年歲晚暮日已斜吳均詩景斜不可駐

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結體蒼渾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一作並陰崖結茅屋東蒙註見前按公同太白訪范隱居詩予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此在魯郡作也昔遊詩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正指元逸人言之陸放翁謂東蒙乃終南山峰名引种明逸詩登遍終南峰東蒙最孤秀爲証乃喜新之說不足信也初學

明白清楚純以力量見

屋前接妙
必對

記〔後漢公孫瑞劒銘〕從華庚新含景吐商〔史記索隱〕文耀鉤云〔東宮蒼帝其精爲龍〕〔春秋繁露〕劒之在左蒼龍象也〔潘鴻曰〕抱朴子云道術諸經可以却惡防身者有數千法如含景藏形等不可勝計亦各有效也又云守眞一次則帶神符諸大符出於老君其中有青龍符等行用之可以得仙此詩已佩含景蒼精龍卽所謂青龍符耳〔漢書〕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逕漢中〔注〕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三秦記〕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

子午 **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 文粹作枞 **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畫下雲旗翻**〔十洲記〕玄洲在北海夫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眞公所治〔玉京經〕玄都玉京山有七寶城太上無極大道虛皇君之所治也高仙之玄都焉〔唐六典〕煬帝改佛寺爲道場道觀爲玄壇〔述異記〕利州葭萌縣玉女房是大石穴前有竹數莖下有青石壇每因風自掃〔禽經〕鸐鶋周子規也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注〕旣越問曰怨鳥夜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啼必北面〔列仙傳〕穆王與王母會瑤池雲旗霓裳擁篲自天而下

王母句不過寫仙靈髣髴之狀注家或謂王母鳥名故對子規引回陽雜俎為証不知雜俎明云鳥名王母使者豈可遂徑以王母名鳥乎

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鎌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漢武內傳〕王母曰太上之藥有廣庭芝草碧海琅玕〔錢箋〕〔法苑珠林〕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貞觀初採蜜人山行聞鐘聲尋而往至焉寺旁大竹林可二頃其人斷二竹節以盛蜜尋路至大秦戍具告防人戍主利其大竹遣人覓取過小竹谷達於崖下有鐵鎌長三丈許防人曳鎌擊之大牢將上有二虎踞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洞天福地記〕終南山太乙峰在長安西南五十里左右四十里內皆福地

醉時歌　阮亭評云相如二句可刪　結似律不甚健　按漁洋評實謬誤相如子雲一聯在高歌一聯下以伸其氣乃覺高歌二句倍有力也此猶之謝元暉新亭渚別范雲詩廣平茂陵一聯必借用古事以見兩人心事之實迹也漁洋乃於元暉詩亦欲刪去廣平一聯以為超逸正與評杜詩此二句之應刪其謬同也愚嘗謂空同滄溟以格調論詩而漁洋變其說曰神韻神韻者格調之別名耳漁洋意中蓋純以脫化超逸為主而不知古作者各有實際豈容一概相量乎至此篇末生前相遇且銜杯一句必如此乃健而何以反云似律不健耶且此句並不似律試合上一句讀之若上句第二字仄起而此收句生前〻字平聲則似乎與律相近也今上句不須〻字亦是平聲而此收句第二字又用平聲則正與律不相似矣何以云似律乎況即使上句第二字用仄起此收句第二字用平亦必古詩內有音節逼到不得不然而後以似律之結句結之亦必不可云結似律也況又上下句第二字皆平耶先生獨不讀杜公人日寄高常侍之七言古詩乎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侯門文章曹植波瀾濶服食劉安德業尊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翰與招魂此結句段[illegible]六句平仄粘連竟與律詩無別而更覺其古也漁洋先生乃於篇〻結句皆以下三字純用平聲為正調乎○此篇結六句先生早賦歸去來一句既以第六字用仄矣儒術於我何有哉句又於第六字用仄所以此下相間以二句之下三字皆平也此二句下三字皆平所以不能即結住者一連二句之平仄平與一連二句之平平平正相齊押住則其勢必不可即作結句矣而此下結句若又用三平之調則又是直縱不收之音節矣所以必用二四六相調諧之調作一句結乃可以結住也此乃音節正變相乘一定之理而漁洋轉以為似律此誠何說哉　石洲詩話

杜工部詩集卷之一終

杜工部詩集卷之二目錄

松陵　朱鶴齡　輯註

宣城　施閏章

長洲　宋實穎　參定

樂遊園歌　曲江三章章五句　貧交行

白絲行　前出塞九首　送裴二虬尉永嘉

送張十二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送韋書記赴安西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　投贈哥舒

開府翰二十韻　歎庭前甘菊花　醉時歌
醉歌行　麗人行　陪李金吾花下飲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重過何氏
五首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凉晚際
遇雨二首　九日曲江　贈獻納使起居田
舍人澄　崔駙馬山亭宴集　送高三十五
書記十五韻　寄高三十五書記　贈高式
顏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得寒字　城
西陂泛舟　渼陂行　渼陂西南臺　九日
寄岑參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阻
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　苦雨奉寄隴西公
兼呈王徵士　秋雨歎三首　奉贈太常張
卿垍二十韻　上韋左相二十韻　夜聽許
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
司業　天育驃騎歌　沙苑行　驄馬行
魏將軍歌

杜工部詩集卷之二目錄終

杜工部詩集卷之二

松陵　朱鶴齡　輯註

天寶中公在京師作

樂遊園歌〔原注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英華題作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歌〕○〔漢書〕神爵三年起樂遊苑〔注〕三輔黃圖云在杜陵西北關中記云宣帝立廟於曲江之北號樂遊蓋本爲樂遊苑後因立廟〔長安志〕樂遊原〔兩京新記〕長安中太平八里亦曰樂遊原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士女咸即此祓禊登高詞人樂飲歌詩翼日傳於都市〔黃曰〕唐志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則是前此以晦日爲節也

樂遊古園崇昨沒切森爽煙綿碧艸萋萋長公子華
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英華作樂眞
率更調鞍馬狂一作雄歡賞〔三秦記〕長安正南秦嶺
樊川〔長安志〕樂遊原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寬敞京
城之內俯視如掌〔鮑照詩〕九衢平若掌長生木
瓢未詳或云以長生木爲酒瓢長生
木見西京雜記晉稽含南有長生木賦青春波浪芙
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閒閭晴開訣舊作映趙定
作訣英華同
蕩蕩曲江翠幙排銀牓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
切歌聲上上聲○〔錢箋〕雍錄〕漢宣帝樂遊廟唐世
基跡尚存與芙蓉園芙蓉池相並宇文愷爲隋營京城以東南隅地高不便穿芙蓉池以厭之〔兩京新記〕芙蓉園本隋氏離宮居地三十頃

聲音摠是疊悟此纔可動筆

不得此手腕與身分者不可以作詩

周圍十七里〔張禮遊城南記〕芙蓉園在曲江西南與杏園皆秦宜春下苑地園內有池謂之芙蓉池唐之南苑也〔兩京新記〕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複道經通化門觀以達興慶宮次經春明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漢志天馬歌〕遊閭閻觀玉臺〔天門歌〕天門開訣蕩蕩〔注〕閭闔天門也訣讀如迭〔潘尼詩〕翠幙映洛湄〔神異經〕東方東明山有宮焉墻面一門門有銀牓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
盡光殿賦緣雲上征〔列子〕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郤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
過行雲翫景物遍近皇居寫憂有感于獻賦不遇也作纏綿懷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聖朝亦
已知賤士醜一物自英華作但荷皇天慈一作私此身飲罷無歸
處獨立蒼茫自咏詩前十二句淡入中間插入一韻排盪開展以成節奏末句恰於中間插入

醜字收足白髮憨字收足深杯一物指酒為是不得雙疊声音如何收讀者悟此方可動筆

一聲一聲以放緩来吟歎以盡其致

此少陵學三百篇遺貌取神之作觀其製題可以知之為集中創格李空同輩極摹仿之

翻却前人無數蹊逕

曲江三章章五句 相如哀二世賦〕臨曲江之隑洲〔注〕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兩京新記〕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昇道坊龍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康駢劇談錄〕曲江池本秦隑洲開元中疏鑿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列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二節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游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劉安招隱士〕禽獸駭兮亡其曹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捎林莽 莫補切 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陶潛詩〕即事多所欣〔宋玉風賦〕蹷石伐木梢殺林莽〔漢書宣房歌〕泛濫不止兮愁吾人〔莊子〕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廉悍

此在漁洋先生則以為羚羊掛角之極致而在杜公初年亦尚非其極至者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錢箋〕〔雍錄〕樊川韋曲東十里有南杜北杜杜固謂之南杜杜曲謂之北杜二曲名勝之地〔漢李廣傳〕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 音福 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起句便已激昂

改字非也然適足以見柔字不盡之妙且盡以見上四句句尾白紅碧三字相

〔蔡夢弼曰〕翻手作雲覆手雨言雲氣不待族而雨則雨所濟者微管鮑之交豈片雲過雨之霑丐者〔按〕顏延年和謝監詩云朋好雲雨乖夫雲合而雨散雲一爲雨則離不復合矣一翻覆手之間雲雨已判極歎交道之不可久也太白云前門長揖後門關公詩云當面輸心背面笑與此同慨

白絲行。

托興古亦詞古色古類鮑照而氣稍舒緩

繰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玉手亂殷烏閒切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廣韻〕繅繹繭爲絲也繰同〔舊注〕富貴家尺以金粟飾之何遜詩金粟裹搔頭〔廣韻〕殷赤黑色〔左傳〕左輪朱殷○〔趙曰〕絲織爲羅錦遂有殷紅凝碧之色故曰不須白已悲素質隨時染一作改裂下鳴機色

金粟當是尺上分寸之星

激射也

婉約到十分惟能婉者能勁所以手腕是出筆力者也

相射食亦切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針線跡〔鮑照詩〕繰絲復鳴機色相射五色射人也〔韻會〕熨持火展繒春天衣著陟略切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英華同一作疑輕舉香汗清一作輕塵汙顏色英華作似微汙開新合故置何許〔鮑照詩〕佳期悵何許〔趙曰〕人情新而用之故而置之置何許歎其必委棄也君不見才英華作志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白絲行即墨子悲素絲意也起語是有激言之白絲素質隨時染裂稱意裁縫卒爲人所棄置明有志之士不當輕變所守妄以汲引望人也

前出塞九首

〔晉樂志〕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黃鶴注以前後出塞俱

一段言白絲治爲文繡經美人之裁製其精妙如此

二段言服作舞衣而豔麗如此

三段言顏色一汙而遽棄之如此

此與兵車行武皇開邊意未已同意九章主意於首章揭出

脫轡頭馬頭不絡也挑青絲挑去絡頭之青絲也公驄馬行青絲絡頭為君老可証言乘此不絡頭之馬不避危險以見無時不可死也

公在秦州作今。九首如一首章法本之顏延之秋胡行從草堂本分編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交河注見首卷程期程限期會也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死無時言時時可死也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樂府木蘭詩南市買轡頭青絲注見一卷曹植詩俯身散馬骨肉二句言骨肉之恩豈能遽絕今所以決然舍去者以男兒死地無常不如死綏為烈耳蹄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辛氏三秦記隴山天水六阪也山頂有泉清水四注東望秦川如四五里俗歌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時將征吐蕃故度隴而經此水也丈夫誓許國憤惋重振起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麒麟閣注別見禮記宋司馬造石槨孔子曰死不如速朽也

漢書王常傳亡命江夏注云命名也謂背其名籍而逃亡也

悲苦之極翻作壯語以自解戰骨當速朽比馬革裹尸語翻深一層

從軍有苦樂此又翻出一層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史記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漢書註六親父母兄弟妻子

前專言父母此兼及六親次有次第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illegible]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為奴僕幾時樹

末句有一將功成萬骨枯之意上句所以下憤惋二字也

功勳〔公孫弘傳贊〕衛青奮於奴僕

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英華作寇

先擒王〔左傳〕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殺人亦有限列一作立國自

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驅馬天雨去聲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層

氷間〔漢書〕高帝自將擊匈奴會久雨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已去漢月遠何

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時哥舒翰屢築軍城備吐蕃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劒四五動彼軍爲我

奔〔烈士傳〕楚王夫人常納凉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產一鐵楚王命鏌鋣鑄此精爲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鏌鋣畱雄而以雌進劍在匣中常悲鳴王問羣臣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怒收鏌鋣殺之其子眉間尺乃爲父殺楚王〔越絕書〕晉鄭圍楚三年不解楚引太阿之劍登城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

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匈奴傳〕虜名王貴人以百數〔師古曰〕名王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賈誼傳〕請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

同中原有鬬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

固一作困窮衆人貴苟得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故欲語而羞其雷同也不語功則固窮不可辭矣

言內地審迹聲教軍中尚有爭功之事況沙漠去天王萬里哉此專指欲苟得者亦可稱

明按中原鬬爭當指釁起蕭牆方與上開邊意相應言

一說

俗本興作與不特遊山無指且不對官字矣

〔按〕唐史〕開元天寶間無歲不有吐蕃之役時冒軍功以進者必多故後二章皆託爲有功而不伐者以諷之

送裴二虬尉永嘉〔韓愈裴復墓誌〕父虬有氣略敢諫諍官諫議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辭不拜卒贈工。部尚書〔唐書〕永嘉縣屬溫州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謝靈運有登江中孤嶼詩〕〔寰宇記〕孤嶼在溫州南四里永嘉江中嶼有二峰謝靈運所遊後人建亭其上故人官就此絕境興一作與誰同隱吏逢梅福遊山憶謝公〔漢書〕梅福九江人補南昌尉王莽專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宋書〕謝靈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肆意遊遨〔趙曰〕今積穀山南有謝公巖其東有謝公池靈運集有登郡東山望海詩舊注引謝安事非扁舟吾已就一作具把釣一作只是待秋風

國家今後內外正多事有志之士不患無立功之地不辭一時阨屈也○末二句言丈夫以澄清宇內為志豈效常人之苟希榮顯哉不辭固窮即所謂淡泊以明志也

送張十二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唐書〕都督諸州俱有參軍事掌出使贊導蜀州唐安郡屬劍南道垂拱二年析益州置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唐會要〕開元二十八年正月令兩京道路並種果樹御史新驄馬參軍舊紫髯〔後漢書〕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晉書〕郗超爲桓溫參軍超有髯府中號曰髯參軍〔獻帝春秋〕張遼問吳降人有紫髯將軍是誰曰是孫會稽皇華吾善處于汝定無嫌〔陳平傳〕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

送韋書記赴安西〔唐書〕元帥節度府有掌書記一人關預軍中機

方綱按中涵先疑當作籍貫之籍亦誤

密安西注見一卷

夫子欻通貴雲泥相望懸白頭無藉在朱紱有哀憐〔趙曰〕無藉在謂無所倚藉故用對哀憐舊注作通籍之籍非是〔禮記〕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說文〕綬紱維也〔漢書〕赤韍縌注韍以繫印縌者系也韍紱同〔按〕唐制御史賜金印朱紱韋書記必兼官御史故云朱紱有哀憐也書記赴三捷公車畱二年〔漢書注〕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本傳〕天寶十載獻三賦命待制集賢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唐書李叔明傳〕叔明本姓鮮于氏兄仲通字向天寶末爲京兆尹〔楊國忠傳〕國忠素德仲通使討雲南舉軍沒以白衣領職未幾國忠引爲京兆尹〔按〕通鑑天寶十一載四月王珙得罪敕楊國忠鞫之仍兼京兆尹至十一月庚申爲右相十二載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爲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詞蓋。國忠入相仲通隨擢尹京兆也

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人異才應間出一作世爽氣必殊倫始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漢書〕黃霸守京兆尹視事數月不稱於是以膠東相張敞守京兆尹敞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驊騮開道路鵰鶚離去聲風塵侯伯知何等刋作算文章實致身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沈淪脫略磻溪釣操持郢匠斤雲霄今已逼台衮更誰親〔水經注〕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溪中有泉謂茲泉東

以上總敘京兆才地門望

南隅石室太公所居水次平石即太公坐釣之所（莊子）郢人堊墁其鼻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按）史稱仲通輕財好施其人必豪邁有才氣故以驊騮鵬鶱比之仲通爲國忠所薦節度劍南國忠又掩其濫水之敗得入爲京兆尹此曰文章實致身與容易失沈淪頌之亦諷之也鳳穴雛皆好龍門客又新義聲紛感激敗績自逡巡（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凰（按）顏魯公仲通墓碑載仲通子六人皆有令問詳後送鮮于萬州詩李膺傳膺性簡亢被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敗績公自謂一作途遠一作永欲何向天高難重陳學詩猶孺子一云子夏鄉賦念一作忝嘉賓（鄉賦謂鄉舉（晁錯傳）以臣錯充賦（詩序）鹿鳴宴羣臣嘉賓不得同晁錯吁嗟後郄音隙詵計疎疑翰墨時

此段公自敘淪落長安始末義聲二句承上起下途遠八句敘開元應試不第事獻納四句敘獻三大禮賦召試集賢院事破膽四句言爲林甫所抑也

過憶松筠（晁錯傳）文帝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由是選中大夫（晉書）秦始中舉賢良直言之士郤詵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此序開元末應鄉舉下第之事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且隨諸彥集方覬薄才伸（紫宸殿注別見）○此序獻三大禮賦名試集賢院之事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前政秉鈞謂李林甫）微生霑忌刻萬事益酸辛（林甫傳帝詔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奸惡建言委尚書省覆試遂無一人及第是時國忠已代林甫故云前政也）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鹽鐵論）公卿者神化之丹青（漢公孫弘傳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按）平津謂國忠也仲通與國忠淺交此詩疑公謁選時所上故

望其汲引舊注平津指鮮于謬矣

奉留贈集賢院崔國輔于休烈二學士〔唐六典〕開元十三年名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改名集賢殿修書所爲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唐詩紀事〕崔國輔吳郡人初授許昌令累遷集賢直學士禮部員外郎〔唐書〕于休烈開元初第進士自秘書省正字累遷集賢殿學士部員外郎郎中〔黃曰〕公獻三賦明皇奇之名試文章崔于二學士當是試文之官也公詩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

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錢箋唐六典〕延恩匭凡懷材抱器希於聞達者投之公獻三大禮賦後進鶚賦封西嶽賦皆投延恩匭故曰叫閽〔聖賢羣輔錄〕論語摘輔象云黃帝七輔其一曰天老〔帝王世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南史〕杜之偉傳與學士劉陟等鈔撰羣書各爲題目〔周禮〕大宗伯爲春官

鷁同路隨水到龍門竟與蛟螭雜空聞一作寧無燕雀喧青冥一作雲猶契濶陵厲不一作小飛翻〔左傳〕六鶂退飛過宋都風也〔三秦記〕龍門在河東界每暮春有黃黑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得上者便化爲龍否則曝腮點額而退公以詞賦爲人主所知再降恩澤止送隸有司參列選序故有青冥契濶之嘆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故山多藥物勝槩憶桃源

公族在杜陵而田園在洛陽此云故山謂東都故居也桃源在武陵唐時屬朗州〔方輿勝覽〕桃源

遺忘也蛟螭二句參互承之

此段叙召試集賢不能竟用之慨

此段回欲還鄉而叙留贈之意言身將隱矣而回首禁垣不勝懷戀者以二公謬賞恩故難忘耳

百十九篇五排備盡章法變化之妙而此尤開卷之最蜿蜒騰踔者

自神武自字乃自身之自非自然自是之自紫燕自超

在鼎州桃源縣南二十里旁有秦人洞〔按〕唐朗州即宋鼎州今爲常德府憶桃源以故山比之桃源也

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原注〕甫獻三大禮賦出身二公常謬稱述○〔劉楨贈徐幹詩〕隔此西掖垣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唐六典〕從一品曰開府儀同三司爲散官〔舊唐書哥舒翰傳〕翰突騎首領哥舒部落之後也蕃人多以部落爲姓因以爲氏〔新書〕天寶十一載翰自隴右節度副大使加開府儀同三司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大將軍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王應麟曰〕閣必附殿翼奉傳云文帝時未央宮未有麒麟

詣全此

殿則是其時并無閣顏師古引漢疏云蕭何造升也〔杜詩博議〕按高宗紀總章元年三月以太原元從西府功臣分爲第一功第二功二等官其後有差此詩以第一功期翰欲其遠比開國之功臣也舊注引漢高論功以蕭何爲第一殊不切哥舒本蕃將必駕馭之而成功故以神武歸美天子此立言之體也

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一作戰

在略地一作妙略**兩隅空**〔舊唐書〕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通大義初事河西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略又事王忠嗣遷左衛郎將吐蕃寇邊翰拒之於苦拔海其衆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鎗迎擊所向披靡尋充隴右節度副使設伏殲吐蕃於積石軍〔按〕兩隅空指河西隴右言之舊注北征突厥西伐吐蕃甚謬

青海無英華作飛**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青海注見一卷〕〔舊唐書〕天寶六

載翰代王忠嗣爲隴右節度使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吐蕃屏跡〔史記索隱〕祁連山一名天山亦曰白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唐書〕西州交河郡有天山開元二年置天山軍隸河西道〔史記〕廉頗趙良將破齊攻魏封爲信平君〔左傳〕晉魏絳說悼公和戎有五利公說使絳盟諸戎賜之女樂二八歌鐘一肆〔錢箋〕按本傳翰年已老素有風疾故以廉頗爲比新書十二載賜翰音樂田園故以魏絳爲比也

通智謀垂膺英華作眷想出入冠諸公〔舊唐書吐蕃傳〕湟水出蒙谷抵湟新書膺宗時楊矩爲鄯州都督奏請黃河九曲地爲公主湯沐九曲水廿草良宜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益張雄易入寇十二載翰進封涼國公加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漢門等城悉收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城於青海中龍駒島吐蕃一作軍麾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皎鶱舊非熊〔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見錄軒墀寵鶴或以爲病〔按〕韻會檐宇之末曰軒取車象也借用無害所獲非龍非羆非虎非羆乃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陽載與俱歸〔按〕史記及六韜並無非熊語洪容齋云後人使非熊之矣爾雅翼熊之雌者爲羆羆則熊羆殆可互用錢箋舊書翰與安祿山安思順並爲節度使祿山在范陽思順翰分控隴朔故曰受命邊沙遠翰素與二人不協上命結爲兄弟十一載冬並來朝使

策宛秀二軍〔趙曰〕以翰收復河西故爲帝所係想出建節而入歸朝爲諸公之冠也舊注引王忠嗣被罪詔翰入朝帝虛心待之事在復河湟以前非是

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胡〕

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宛馬注見一卷

受命邊沙靜臨危主將通智謀垂睿賞英氣作元戎想出旌門外歸朝拜漢宮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

遺猶忘也言其策略之神妙有在乎戰伐之外者

高力士於京城東駙馬崔惠童山池宴會賜熱洛河以和解之故曰歸來御席同也寵鶴非熊即御席之人分別言之言祿山思順軒墀之鶴耳豈如翰爲田獵之非熊乎以衛懿公託諷玄宗譏其不能屏祿山思順而專任翰也劉會孟漫評之曰此語深愧士大夫不知何謂

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英華作宜**戰伐契合動昭融勳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此段叙開府始末

〔書傳〕王者建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土取王者覆四方〔漢書〕徙名數於長安〔注〕名數戶籍也〔漢書〕高祖封功臣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舊唐書玄宗紀〕天寶十二載九月隴右節度使涼國公哥舒翰進封西平郡王食實封五百戶　遺戰伐猶云王者無戰〔詩〕昭明有融〔注〕融長也天既光大汝成王以昭明之道甚有長也〔舊唐書〕翰倜儻任俠好然諾縱蒲酒疎財重氣士多歸之

未爲珠履客已見一作是**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史記〕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成都記〕司馬相如初西去題昇仙橋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乘傳至其處橋在望鄉臺東南一里管華陽縣〔謝靈運詩〕芳草亦未歇

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一作鄉曲輕周處將軍拔呂蒙**防身一**一作腰間有**長劍將**一作聊**欲倚崆峒**〔晉書〕孫楚爲石苞參軍楚負其才氣頗侮易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吳志〕呂蒙幼隨姊夫鄭當擊賊策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陸機辨亡論〕拔呂蒙於戎行〔錢箋〕翰奏侍御史裴冕爲河西行軍司馬嚴挺之子武爲節度判官河東呂諲爲度支判官前封丘尉高適爲掌書記又蕭昕亦爲翰掌書記是皆委之軍事也翰爲其部將論功

此段公自叙而深屬意于開府

隴右十將皆加封若王思禮爲翰押衙魯炅爲別將郭英乂亦策名河隴間又秦安邑曲環爲別將是皆拔之行間也（舊書）隴右道岷州溢樂縣有崆峒山山在縣西二十里倚劍崆峒蓋言欲入戎幕

歎庭前甘菊花。

庭（一作階一作簷）前甘菊移時晚青蕊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一作盡）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一作埋）風霜

醉時歌（原注）贈廣文。激昂頓挫全以氣調勝

博士鄭虔

醉時歌（原注）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諸公衮衮登臺（一作華）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舊唐書）天寶九載七月乙亥國子監置廣文館（新書鄭虔傳）玄宗愛虔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虔爲博士在官貧約甚淡如也

先生有才（一作文）過屈宋德尊（一作見）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英華同一作衾）期（漢書）元康元年以杜東原上爲初陵（三輔黃圖）宣帝杜陵在長安城南（長安志）杜陵今在奉先城東南二十五里三趙村陵在高原之上即鴻固原也（舊唐書）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阮籍詩）宿昔同

阮亭先生欲刪去相如二句蓋與其欲刪小謝廣平茂陵之意正相似而不知其實不可刪也正當合謝詩讀之

漁洋又評此結句云似律而不健而不知其實不似律也

衾裳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眞吾師〔錢箋〕文士傳禰衡有逸才與孔融爲爾汝交時衡年二十餘融年已五十清夜沉沉動春酌燈一作簷前細雨簷一作燈花落但覺高歌豪語轉讀有鬼神焉知餓死塡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空投閣〔劉邈詩〕簷花初照月洞戶未垂帷〔漢書〕相如令文君當壚身著犢鼻褌滌器於市中〔注〕器食器也　揚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收雄雄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詔勿問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鄭老應悔不早用其言

蘇齋評詳卷一末頁

醉歌行〔原注〕別從姪勤落第歸勤郭本作勸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錢箋〕臧榮緒晉書機少襲父兵爲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漢書贊〕自孔子之後綴文之士衆矣〔趙曰〕草書以遲爲工所謂匆匆不及草書是也以速爲神所謂一筆變化書是也驊騮作駒已汗血鷙鳥舉翮連青雲詞源倒傾英華作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隋萩文傳〕筆有餘力詞無竭源三峽注別見〔筆陣圖〕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鍪甲也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眞自知暫

蹶霜蹄未爲失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一作即）見唾成珠汝（前半只此一句自）何由髮如漆（謂結）〔漢書〕注射策（處應）者爲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不使彰顯隨其所得而釋之以知優劣〔戰國策〕楚有養由基者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鮑照與妹書〕浴雨排風吹澇弄翮〔莊子〕子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趙壹詩〕咳唾自成珠〔陳書〕張麗華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光澤可鑒

春光潭（一作澹）沲（徒可切）秦東亭渚蒲牙韻會芽通作牙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江賦〕隨風猗萎與波潭沲〔善曰〕潭沲隨波之貌〔富嘉謨明冰篇〕春光潭沲度千門〔舊注〕秦東亭京城門外送別處〔陳子高詩〕花片攪春心

酒盡沙頭雙玉瓶衆賓皆（一作已）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麗人行〔洛神賦〕睹一麗。前後兩段皆順叙事倒點人更不總結制格古今無兩人於巖之畔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如今三月三日上巳往水上之類〔晉書禮志〕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黃曰〕此詩爲諸楊從幸華清宮作〔按〕起二語乃刺其遊宴曲江之事也舊書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花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不避雄狐之刺聯鑣方駕不施帷幔明皇雜錄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衣服共會於國忠第同入禁中炳煥炤燭觀者如堵其從幸華清如此度上巳修禊亦必爾也

態濃意遠（半神之麗）

悟得聲音相壹方知一片神行無一字勉强與齟齬竟是歌竟是曲筆力是筆力不見也不得正聲勉强作歌行者終身不之悟耳

必用二疊方可以足上繡羅二句也而穩稱身三字又一齊收裹。頭上背後此處實是二疊之音節非三疊之音節其有妄增者直不知音節者耳

淑且眞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莫春蹙金孔雀銀麒麟淑眞婦人美德公反言以刺之也〔東京賦〕擘肌分理〔招魂〕靡顏膩理〔注〕膩滑也頭上何所有翠微英華作爲匐音冪烏合切英華作匌音洽葉垂鬢唇背一作身後何所見珠壓腰衱其輒切一作襻英華作枝穩稱身〔錢箋〕〔玉篇〕匐綵婦人頭花髻飾翠爲匐葉言以翡翠爲匐綵之葉也〔爾雅〕衱謂之裾〔注〕衣後裾也珠壓腰衱蓋衣裾以珠綴之○〔趙曰〕此卽子建頭上金雀釵腰佩紫琅玕之勢蓋舉頭與腰之飾而一身之服備矣〔按〕楊用修謂珠壓腰衱穩稱身之下古本有足下何所著紅蕖羅襪穿鐙銀二句不惟宋本未見添此反覺蛇足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西京雜記〕成帝設雲幄雲帳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三輔黃圖〕椒房殿

楊升菴云古本珠壓句下有足下何所著紅蕖羅襪穿鐙銀二句

熊濃八句極狀姿容服飾之盛而後接

更端直下自然聯貫

在未央宮以椒和泥塗壁〔舊唐書〕太眞姊三人皆有才貌並封國夫人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天寶七載幸華清宮同日拜命〔通鑑〕適崔氏者爲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爲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爲秦國夫人紫駞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筯厭飫久未下鑾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英華作絲絡送八珍〔漢書〕大月氏出一峰橐駞〔注〕脊上有一封高也如封土然今俗呼爲犎音峰〔酉陽雜俎〕衣冠家名食有將軍曲良翰能爲駞峰炙〔王績遊北山賦〕拭丹爐而調石髓裛翠釜而出金精〔太平御覽〕〔交州雜事云〕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所獻縹紺水精盤各一枚〔王廙笙賦〕舞靈蛟之素鱗〔酉陽雜俎〕明皇賜祿山有金平脫犀頭匙筯〔詩傳〕鑾刀刀環有鈴割中節〔西征賦〕饔人縷切鑾刀若飛應刃落俎靃靃霏霏〔漢書注〕凡號黃

以就中雲幕二句紫駞駝四句極言看饌品物之美而後接以黃門飛鞚二句皆倒插法

粉碎虛空

用力一筆

門以其給事黃闥之內〔服虔通俗文〕所以制馬口曰鞚〔鮑照詩〕飛鞚越平陸〔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珍用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唐書貴妃傳〕帝所得奇珍貢獻分賜諸姨使者相銜於道五家如一黃門二句正詠其事也

簫鼓一作管哀吟感鬼神賓從去聲雜一作合遝音沓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立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劉向傳〕雜遝衆賢〔廣雅〕楊花入水化爲萍〔爾雅翼〕萍其大者蘋五月有花白色謂之白蘋〔或曰〕樂府楊白花歌曰楊花飄蕩落南家又曰願銜楊花入窠裏此胡太后淫詞用之以託諷楊氏也〔山海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注〕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者〔漢武故事〕七月七日王母至有二青鳥如烏夾侍王母旁〔梁元帝詠柳〕枝邊通粉色隙裏映紅巾〔王勃落花篇〕羅袂紅巾往復還

炙手可熱勢一作世絕倫慎莫近英華作向前丞相嗔〔兩京新記〕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熱可炙手道路懼焉〔崔顥詩〕莫言炙手手可熱須臾火盡灰亦滅〔古樂府〕當時近前面發紅〔通鑑〕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庚申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按〕上云當軒下馬即國忠也國忠與虢國從兄妹而有醜聲故有近前丞相嗔語此公之微辭

陪李金吾花下飲。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廣韻〕毳鳥毛〔潘岳安石榴賦〕緗的點乎紅鬚〔劉淵林蜀都賦注〕蘂者或謂之華或謂之實一曰花鬚頭點也細草稱讀平聲偏一作偏稱坐香醪懶再沽〔趙曰〕公嘗使偏勸偏醒偏秣此云偏坐言偏宜於此坐也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未句亦用倒插法

此称字義從去声讀用平声

楊倫曰起二句參錯成文是初水口氣

〔唐六典〕金吾將軍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東方朔傳〕竇太主曰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注〕園中有山不敢稱第故托言山林也〔錢箋〕長安志塔坡者以有浮圖故名在韋曲西何將軍之山林也今其地出美稻土人謂之塔陂米〔通志〕少陵原乃樊川之北原自司馬村起至何將軍山林而盡其高三百尺在杜城之東韋曲之西上有浮圖。十首次第章法井然不得增減亦不可顛倒亦廢俗呼爲塔陂

不識南塘一作唐路今知第五橋〔錢箋〕張禮遊城南記第五橋在韋曲之西與沈家橋相近南塘按許渾詩云背嶺枕南塘其亦在韋曲之左右乎〔又曰〕內家橋之西有沈家橋第五橋亦以姓名〔通志〕韋曲西有華嚴寺寺西北有雁鶩陂陂西有第五橋杜云今知第五橋

仇云前半乃未至而遙望之詞自塘至橋〻畔有園〻中有竹

也隋開皇三年築京城引香積渠水自赤欄橋經第五橋西北入城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谷口謂鄭廣文〔莊子〕莊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平生爲幽興未惜馬蹄遙

須如此點定時事知初遊是夏日也重遊則不必如此板法矣

十首內獨此首起句單行是中間插入之篇法也而獨此首結句逐

百頃風潭上千章一作重非夏木清〔史貨殖傳〕山居千章之萩〔注〕大樹曰章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鸎〔魏文帝詩〕卑枝拂羽蓋〔按〕卑枝接葉二句古人所謂雙聲詩也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翻疑柂徒可切樓底晚飯越中行見羹鱠而思越猶前聞吳詠而思吳也公年二十曾游吳越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張騫傳〕匈奴破月氏王〔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舊唐書〕肅州酒泉郡漢月支國地

層次如畫

劉金門曰萬里戎王子明是說外國王子入居

楊倫曰起二句參錯成文是初來口氣

唐六典金吾將軍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東方朔傳寶太主曰

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注園中有山不敢稱第故托言山林也

以有浮圖故名亦在韋曲西何將軍之山林

也今其地出美稻土人謂之塔陂者錢箋長安志塔坡米通志

少陵原乃樊川之北原自司馬村起至何將軍山林而盡其高三百尺在杜城之東

韋曲之西上有浮圖。十首次第章法井然不得增減亦不可顛倒

亦廢俗呼爲塔陂

西北有雁鶩陂陂西有第五橋杜云今知第五橋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 唐詩遺逸詠云去年作

之西與沈家橋相近南塘按許渾詩云背嶺枕南塘其亦在韋曲之左右乎又曰內家橋之西有沈

家橋第五橋亦以姓名通志韋曲西有華嚴寺寺

韋曲之西上有浮圖故名亦在韋曲西何將軍之山林

也今其地出美稻土人謂之塔陂米通志

少陵原乃樊川之北原自司馬村起至何

將軍山林而盡其高三百尺在杜城之東

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注園中有山不敢稱

第故托言山林也錢箋長安志塔坡者

以有浮圖故名亦在韋曲西何將軍之山林

須如此點定時事知初遊是夏日也重遊則不必如此板法矣

十首內獨此首起句單行是中間插入之篇法此而獨此首結句逐

也隋開皇三年築京城引香積渠水自赤欄橋經第五橋西北入城名園依綠水野

山林之勝畫

層次如

竹上青

王大楓天山賦自注杜詩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注云獨活乃山草不蔓神農本經云所載隴蜀多有與詩意全不相涉愚謂伊犁碧蓮庶或近之

陪

谷口謂鄭廣文莊子莊子與惠子遊濠梁是初到境

遥

百頃風

章卑枝二句

古人所

雙聲詩

樓底晚

殖傳山居千萩注大樹曰詩卑枝拂羽枝接葉二句

翻疑梔徒可切

前公年二十曾將吳越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絶域滋蔓匝清池

劉金門曰萬里戎王子明是說外國王子入居

漢張騫傳匈奴破月氏王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舊唐書肅州酒泉郡漢月支國地

龍朔元年於吐火羅國所治碣換城置月氏都督府〔按〕戎王子必是月支花名但未詳何種或曰本草日華子云獨活一名戎王使者戎王子當是其類

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後漢書本草序即異花見無知已〕〔晉書趙岐傳漢使空到謂張騫至西域止得安石榴種神農不知謂本草不載也〕

露翻兼雨打開拆〔宋玉九辨〕奄徒字空字連用似祖揚升菴云古人用字有不嫌重者左傳十年尚猶有其猶即尚也尚書帶是暇食是即暇也

日漸離披〔宋玉九辨〕荊作離披此梧楸尚書帶是暇食是即暇也

旁舍連高竹疎籬帶晚花

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蛇〔通俗文〕石碣轢轂曰碾〔時方獻賦一不作遇後〕一作蛇碾渦碾磴間水漩也〔蔡云捻正作〕

詞賦工無益何

山林跡未賒盡捻拈如兼切

書籍貧來問兩東

家〔家語〕魯人謂孔子東家丘

剩郭作賸趙云賸俗作剩

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句法獨創仇云言此間穿池壘石

笋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銀甲繫甲之類

〔南史〕羊侃有妓著七寸甲鹿角爪彈箏一時無對〔晉書〕阮孚爲散騎常侍以金貂換酒〔玉海〕朝野僉載〕高宗上元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筭袋紛帨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衆鯉強兆也〔唐會要〕魚袋〔按〕車服志佩魚始高宗朝武后改佩魚爲龜中宗初罷龜袋復給魚此詩作於天寶年間宜有金魚之句然太白憶賀監詩又云金龜換酒處蓋龜魚皆唐制不妨隨舉言之楊用修謂太白遇知章在中宗時故以金龜換酒誤矣考太白年譜中宗初才五六歲

特大地中剩水殘山耳然其勢之雄濶恍若破滄江而開碣石也

無灑掃隨意坐莓苔〔二句一串看〕〔方是坐定〕楊宣樓批五六句云連迴換酒俱妙意謂銀甲不可換酒唯金魚無用庶可換酒耳不然銀甲用以彈箏何消說得

風磴吹陰一作梅非雪雲門吼瀑滿木梁〔蜀都賦〕指渠口以爲雲門〔注〕謂渠口爲雲門猶雲門來則雨至也〔庾信碑文〕言飛瀑之濺乍疑吹雪酒

阮亭云紅綻雨肥梅俗句按漁洋以超逸立格故應戒人看白香山詩也上句綠垂風折筍等耳綠不聞其俗而紅獨俗乎筍不聞其俗而梅獨俗乎垂不聞其俗而綻獨俗乎折不聞其俗而肥獨俗乎

結語寫出流連酣適之致

三四五承此中間筆勢參錯處也

三句承次句四句承首句郭遐周贈稽康詩俯察淵魚游仰觀雙鳥翔厲翼太清中徘徊於丹池已用此法

醒思臥簟衣冷欲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

是生已久

秪一作只疑淳樸處自有一山川

棘刊作棘山厄切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香〔說文〕棘小棗叢生〔埤雅〕大者棗小者棘〔按〕獨生而高者爲棗列生而低者爲棘觀字形可辨然此云寒雲色似是高大之木又爾雅注赤棘好蕞生山中白棘葉圓而岐爲大木從別本作棘亦通〔本草〕茵蔯蒿類經冬不死更因舊苗而生故曰茵蔯〔李時珍曰〕茵蔯氣芳烈昔人多蒔爲蔬洪舜俞老圃賦酣糟紫姜之掌沐醯青蔯之絲是也

脆承茵陳

脆添生菜美陰益一作蓋

陰承棘樹

食單一作簞非涼〔鄭望膳夫錄〕韋僕射巨源有燒尾宴食單〔戎幕閒談〕顏魯公詣范氏尼問命尼指座上紫絲布食單曰顏衫色如此脆茵蔯之脆陰棘樹之陰也

野鶴清晨出一作至山精白日藏〔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

五六言何不禁人游不禁人取即所謂淳樸也

着此一首更更覺波瀾飛動○第三首忽詠一物此首忽憶舊游自是連章錯落之法

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承上末二句觸發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丁去聲昆池〔唐書安樂公主傳〕嘗請昆明池爲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池定言可抗訂之也〔景龍文館記〕安樂公主西莊在延平門外二十里引流鑿沼延袤十數里時號定昆池〔張禮遊城南記〕池在韋曲之北楊柳渚今不可考

合上首二

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䍦〔西陽雜俎〕魏鄭公慤取大荷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傳吸之名碧筒盃〔錢箋〕〔爾雅注〕白鷺翅上有長翰毛江東取爲接䍦〔晉山簡傳〕每臨高陽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時人爲之歌曰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

三句着是把酒

刺二郎切達指當下言船思郢客解下水切戒性也水乞欺吉切王原叔本作丘既切非吳兒〔莊子〕漁父刺船而去延緣葦間〔說文〕郢故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晉書〕夏統能水戲賈充以鹵簿妓女繞其船若不聞充曰此

荷葉承渚接䍦承走馬

顧注謂此游有馬無舟故欲思而求之也

吳兒是木人石心也坐對秦山晚（打轉前半秦山即終南山）江湖興頗隨

牀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已至夜分）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周禮以星分夜）稀衣挂蘿薜（結夏）涼月白紛紛（言月色照於衣上其光零亂也）

幽意忽不愜（不愜言將與未暢）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是歸時情景注一作回）首白雲多（一作雜花多非）○（庾信同泰寺詩）畫水流全住（結夏）圖雲色半輕（結語把起）自笑燈前舞誰憐（是十首詩）醉後歌秖應與朋好（從天然湊合）風雨亦來過

重過何氏五首

夏後遊在明年之春也

前詩云千章夏木清後詩云春風啜茗時蓋前遊在（處：是重將不是初到）

前四句一層　後四句一層

明按說苑魏文侯謂公孫痤曰寡人嘗夜半而思也至天明而寢以其樂與賢人治國也今寡人所說者音樂所憂者驕奢淫泆所惡者讒夫佞人也唐明皇好音樂一聞鳴時至天子起一聞鳴時至天子起拜受賜發盡視公孫顏倒去手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之此詩第三句蓋用此事注均未及

初遊已作信宿矣整重過詩內特以珠來地醒出之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是重）倒衣還命駕（還之由）高枕乃吾廬（晉書）呂安與嵇康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駕（二句倒裝）花妥鶯捎（所交切）蝶溪喧鸛（是重過）鵲（是重過）山雨樽仍在（是重過）沙洗榻未移（是重過）犬迎曾宿客（吳曾云顧陶本作犬戚里林藪是山家同意）鴉護落巢兒（尚未見）雲薄翠微寺（庾信詩）天清黃趙（舊作寒）作（唐書）長安縣南五十里太和谷有太和宮武德八年置貞觀十年廢二十一年復置日翠微宮籠山為苑元和中以為寺（長安志）終南山之上（按）元和去公沒

（查初白云問訊字出釋典）（野人居承休沐地皆就將軍言與長孫正隱詩歌鐘雖屬公自言者非）（不好武承首句書子能文承次句樹用世說謝車騎語子弟如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

憎閑客（唐書）長安縣南五十里太和谷有太和宮武德八年置貞觀十年廢二十一年復置日翠微宮籠山為苑元和中以為寺（長安志）終南山之上（按）元和去公沒

述現在景獨提出平臺作一首亦是前游所未及

三十餘年今詩已云翠微寺豈此宮廢置不一中間曾改爲寺耶〔水經注〕潏水上承皇子陂於樊川其地即杜之樊鄉也〔十道志〕秦葬皇子起冢陂北原上故名皇子陂隋改永安陂唐復舊〔趙曰〕公前篇云今知第五橋而題鄭著作詩云第五橋邊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正相近之地則此當爲皇子斷無疑矣

向來幽興極步屧一作屣一作屐**到東籬**〔說文〕屧履中薦也又屐也〔宋書〕袁粲爲丹陽尹嘗步屧白楊郊野間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鳴衣桁下浪切**蜻蜓立釣絲**〔說文〕翡赤羽雀翠青羽雀也〔李巡曰〕鷸一名翠其羽可以爲飾〔韻會〕桁竹竿也〔古樂府〕還視桁上無懸衣

自今幽興熟一云自逢今日興**來往亦無期**李子德云鳴衣桁立釣絲正寫熟字意見魚鳥相親相忘之樂

趙汸云置硯於石欄而題詩於桐葉○硯在石欄而身坐臺上故須斜點筆

頗怪朝參懶應耽野趣長〔王右軍帖〕吾怪足下朝參少晚**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薛蒼舒曰〕車頻秦書云苻堅使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爲綫以縲之今謂甲之精細者爲鎖子甲言相銜之密也〔按〕〔唐六典〕甲之制十有三今明光光要細鱗山文鳥鎚鎖子皆鐵甲也崔顥詩錯落金鎖甲蒙茸貂鼠衣〔西溪叢語〕北史隋文帝賜張奫綠沈甲獸文具裝武庫賦曰綠沈之槍續齊諧記云王敬伯夜見一女取酒提一綠沈漆榼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蕭子雲詩綠沈弓項縱恐綠沈以調綠漆之其色深沈如漆調雌黃之類薛蒼舒注云精鐵非也〔吳曾漫錄〕槍用綠沈飾之如弩稱黃間以黃爲飾劉邵趙都賦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古樂府綠沈明月弦此弓亦號綠沈也宋元嘉起居注廣州刺史韋朗作綠沈屏風六典鼓吹工人之服亦有綠沈此以綠沈飾器服也南史任彥昇卒武帝方食西苑綠沈瓜皮

拋甲卧槍二句承朝參懶移柳足梁二句承野趣長

日休新竹詩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皆語其色也趙德麟誤以爲竹名而或以爲鐵尤謬〔野客叢書〕綠沈不可專指一物蓋物色之深者皆爲綠沈也〔按〕楊用修謂綠沈槍是以綠沈色爲漆飾槍柄蓋本西谿胡元瑞非之云乃綠沈色之鐵耳今備存其說以待參考

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粱〔爾雅〕楊蒲柳〔疏〕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爲箭笴

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陶潛傳〕夏日高臥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到此應嘗宿相畱可判年〔舊注〕禮記注云判半也〔按〕古音多四聲互用唐人猶知此法如判字本去聲亦讀平聲吳越春秋一土判死兮而當百夫王筠行路難含情畜怨判不死是也音義與拚通杜詩拚字都作判此詩可判年猶云可拚却一年耳又孫勔唐韻拚字收入二十三阮玉篇拚一音伴則拚字正可從仄聲叶非半年之解

蹉跎暮容色一作鬢

何義門曰家纔足稻粱非但言其知足正羨其無求於世意與下買田對映

前遊云賣特詩境之波瀾後遊云買乃詩懷之歸宿

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此首每二句一折既欲終年留賞又以遲暮悵別忽思沾祿買田復恐蹇乖不遂一往情深低徊欲絕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錢箋〕張禮遊城南記又西北經下杜城過沈家橋下杜城之西有丈八溝即子美納涼遇雨之地〔通志〕下杜城南有第五橋丈八溝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畱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氷水佳人雪藕絲〔家語〕黍以雪桃〔注〕雪拭也**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雨來霑席上風急一作惡**打船頭**〔庾信詩〕五兩開船頭**越女紅**

裙濕燕姬翠黛愁纜侵堤柳繫幔卷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九日曲江

綴席茱萸好浮舟菌菊苔徒感切所追切○〔風土記〕九日熟味辛色赤折其房插頭可辟惡氣〔爾雅〕荷芙蕖其華菡萏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江水清源出荊門此路疑〔舊注〕九域志江陵府龍山上有落帽臺其地在荊門東此路疑與龍山景物相若也晚來一作年高興盡搖蕩菊花期〔殷仲文九井詩〕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

贈獻納使一本無使字起居田舍人澄〔唐書〕垂拱二年置匭以受四方之書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知匭事享天寶九載三月玄宗以匭聲近鬼改爲獻納使至德二年復舊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於前史官隨之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丞相上殿〔按〕田是時以起居舍人知匭事獻納使其兼官耳舊注謂中書舍人知匭此制始寶應元年不當引也。

獻納司存雨露邊一作偏切禁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一作捧御筵〔後漢書〕冬夏至八能士書版言事封以皂囊〔唐書〕內官有掌書三人掌宣傳啓奏曉漏追趨一作飛青瑣闥晴窓點檢白雲篇〔范雲詩〕攝官青瑣闥〔薛夢符曰〕漢武帝地分清切任才賢〔劉楨詩〕拘限清

秋風詞秋風起兮白雲飛點檢白雲篇如武帝賜淮南王書常名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按〕新史云

起居舍人本紀言之職惟編詔書不及他事此云白雲篇以比舍人所編制詔耳 **揚雄賦**

虛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時公既獻三賦投延恩匭又欲奏封西嶽賦故云

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漢揚雄傳〕上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

屢有河東賦也

崔駙馬山亭宴集〔按〕玄宗女晉國公主下嫁崔惠童咸宜公主下嫁崔惠童。

嫁崔嵩此駙馬乃惠童也惠童京城東有山池

蕭史幽棲地林間踏鳳毛蕭史吹簫感鳳事見首卷 **洑流何處**

入亂石閉門高〔海賦〕洄洑萬里狀回流也 **客醉揮金椀詩成得**

繡袍〔禮記〕執玉爵者弗揮〔注〕謂不可振去餘瀝恐失墜〔舊唐書〕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

詩先成者以錦袍賜之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舊唐書〕高適字達夫渤海人解

詩先成者以錦袍賜之 清秋多宴會賞樂一云終日困香醪

褐汗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爲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於上前〔通鑑〕天寶十三載五月哥舒翰奏前封丘尉高。適爲掌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一作吾 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

崆峒山注見前〔通鑑〕積石軍每歲麥熟吐蕃輒來蹂之邊人呼爲吐蕃麥莊天寶六載哥舒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此詩崆峒小麥正指其事也唐志崆峒山在岷州積石軍在廓州廓去岷不遠〔按史〕天寶八載哥舒翰克吐蕃石堡城

所謂俊骨也從蘇李來乃有此然何嘗見蘇李

士卒死者數萬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戍兵盡沒此皆因麥莊一捷而黷武窮荒者公故追言戒之欲適以之告翰也此是送高本旨

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幷兒（一作幷州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魏志）陳登喻呂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颺去（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則高飛（曹植詩）幽幷游俠兒（邵氏聞見錄）唐參軍簿尉有罪加撻罰如今之胥吏（鮑曰）捶楚謂捶有罪者非身受杖之謂○饑鷹以下雖幸高之得脫薄尉亦惜其前此委身下僚不得參與主將之謀議也與起四語似不相蒙而意實相貫

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作言）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晉程曉詩）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舊唐書）涼州屬河西道武德二年置涼州總管府天寶元年改武威郡乾元元年復爲涼州（一統志）今屬陝西行都司（陶侃傳）諸參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曠達耶

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唐佐切）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音宜）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吹（一作飄）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寄高三十五書記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

詩用黃公酒壚事自是適歿後作諸本皆失編惟單復本編在夔州詩內

何〔舊唐書〕適年過五十始留意篇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爲好事者傳誦

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錢箋〕樂府詩集哥舒翰破吐蕃收黃河九曲適由是作九曲詞

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朱紱注見前〔舊注〕朱紱謂賜緋也〔按〕舊書玄宗幸蜀至成都除適諫議大夫賜緋魚袋則適爲書記時尚未服緋也唐制賜緋乃緋袍

此詩應編在卷十二聞高常侍亡之後

贈高式顏〔錢箋〕高適有宋中送族姪式顏詩云惜君才未遇愛君才若此世上五百年吾家一千里

二句含多少今昔之感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跡共艱虞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遣懷詩〕昔與高李輩論文入酒壚今適不在故云然

削迹出莊子孔子削迹於衛言名迹俱去也

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沈佺期祭李侍御文〕思含飛動才冠卿雲末言見式顏如見適也有悲喜交集意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得寒字〔唐書〕鄠縣屬京兆府〔說文〕渼陂周一十四里北流入澇水〔長安志〕渼陂在鄠縣西五里源出終南山諸谷合朝公泉爲陂〔錢箋〕通志元末遊兵決水取魚陂涸爲田

應爲西陂好金錢罄一餐飯抄雲子白瓜嚼水精寒〔漢武內傳〕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子玉津金漿〔許彥周詩話〕葛洪丹經雲子碎雲母也今蜀中有碎磦狀如米粒圓白云雲子石也〔按〕雲子以擬飯之白耳抱朴子云服雲母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此是雲子疏義升菴韻藻引山稻名雲子河檉號雨師直以雲子爲稻

五六還本位三四
蓋不是拗知此者
鮮矣
手腕必要如此柔

名不知何本次公指爲菰米則前人已駁其謬無計廻船下空愁避酒難主人情爛熳持答翠琅玕〔四愁詩〕美人贈我青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曹植樂府〕腰佩翠琅玕

城西陂泛舟 前詩云應爲西陂好城西陂即渼陂也

青蛾一作娥非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宋南平王白紵曲〕佳人舞袖曜青蛾蛾眉也〔宋玉笛賦〕摛朱唇耀皓齒〔江總詩〕橫笛短簫悽復咽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古詩〕象牙作帆檣〔哀江南賦〕鐵軸牙檣〔吳志〕甘寧嘗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張正見詩〕金堤分錦纜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

牙檣錦纜承樓船歌舞笛簫

和

此則是反托

酒如泉〔裴秀詩〕有肉如丘有酒如泉

渼陂行 開闔變化極歌行之能事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渼陂天地黤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青色寶〔梁簡文帝詩〕雲開瑪瑙葉水淨琉璃波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吳都賦〕長鯨吞航主人錦帆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陟交切啾空翠來〔陰鏗詩〕平湖錦帆張〔蒼頡解詁〕鷖鷗也〔何遜詩〕中川聞棹謳〔說文〕啁啾聲也通作嘲沈竿續蔓今本一作縵深莫測菱山谷作芡葉荷花

二句亦可當中流

言水光月色中凌亂中隱二雷電起耳却摸出惝恍景象如許此種作用唯青蓮共之

淨如拭宛在中流渺瀰清下(音弥)歸無極(月出)一云下臨無地終南黑(舊注)沈竿續蔓戲測水之淺(漢書注)渤瀰海別支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嵩雞)(水象)(音義為)泉窅冲融閒船舷(舷側)(傳神)舳艫(艫船)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海賦)沖融浸灌(長安志)雲際山大安寺在寺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六十八里即秦嶢關也後周明帝徙青泥故城側改曰青泥關武帝改曰藍田關隋大業元年徙復舊所(雍錄)嶢關在渼陂東南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鼉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山海經)冰夷人面乘兩龍(注)冰夷馮夷也(搜神記)馮夷潼鄉隄首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亦上帝署為河伯(洛神賦)

一步一收所以又可轉平

院亭云末本漢武秋風辭妙在絕不相似古人之善學如此

滿(列女傳)舜崩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列仙傳)鄭交甫遊漢江見二女解珮與之(洛神賦)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遊女(漢志房中歌)金支秀華庶旄翠旌(注)樂上衆飾有流蘇羽葆以黃為支其首數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庶旄翠旌之首而析五采羽注翠旄之首而謂之旌(倒出雷雨)為旌也恐(用古語)尽但愁雷雨(不同)晴奈老何向(樂悅各自)來哀樂何其多(九歌)東風飄兮神靈雨(漢武帝秋風辭)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杜公亦忽出荒幻則與李之荒幻又不同矣畢竟杜有實地)始而天地變色風浪堪憂既而開霽放舟沖融衰窕終而仙靈冥接雷雨蒼茫只一遊陂時情境迭變已如此況自少壯至老衰樂之感何可勝窮此孔子所以歎逝水莊生所以悲藏舟也(杜五言排比處全法大謝小庾此則謝體而未減其點)

阮亭云錯磨二句刻畫

前六韻淡六韻自成章法此皆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李子謂兼葭也）永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莊子）仲尼見溫伯雪子而不言子路問之曰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仿像識鮫人空濛（黃作蒙）辨魚艇錯磨（白慈由切）終南翠（盡水）顛倒（峰巒之態）白閣影嶔（起）巇（海賦）故可仿像其色（搜神記）南海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緝績時從水中出寄人家賣綃（終南志）紫閣白閣黃閣三峰具在圭峰東紫閣旭日射之爛然而紫白閣陰森積雪不融黃閣皆臨渼陂即前詩所謂半陂以南純浸山南白閣京賦）嵓峻錯翠倒影互見耳（西京賦）嵓嵓尚崒（風賦）乘陵高城入於深宮勞生愧嚴鄭（外物）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驊騮吾甘雜鼉（蛙同）黿（漢書）谷口有鄭子眞

自大謝來

（不靜為便猶也便靜便字應作平聲讀而二字義不與對句上句屈待宮實正同）

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三輔決錄）子眞名樸君平名遵（裕康幽憤詩）仰慕嚴鄭樂道閉居（外物）以物為外也（謝靈運還舊園作）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注）張謂張良邴謂邴漢及曼容也（漢書）鄧邴邴漢以清行徵用兄子曼容亦養志自脩（國語）鼉黿之與同渚（爾雅）在水者黿（注）取黿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　知歸俗可忽取適（一作足）事莫並身退豈得官老來苦便（平聲）靜況資菱芡足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彌年迷清景（曹植詩）明月澄清景

此詩中間句多本謝康樂如懷新目似擊即謝懷新道轉迴也乘陵惜俄頃即謝恒充俄頃用也外物慕張邴即謝偶與張邴合知歸俗可忽也取適事莫並即萬事難並歡也身退豈待官即謝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也老來苦便靜即謝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

天水向即秋水共長天一色意

便也公云熟精文選理豈欺我哉

參。軍

九日寄岑參〔通考〕岑參南陽人天寶三載進士解褐爲右衛率府兵曹

出門復入門雨腳但如一作仍舊所向泥活活音括一作

浩思君令人瘦雨脚是方言〔齊民要術〕種麻截雨脚卽種者地濕麻生瘦〔詩注〕活活

水流聲沈吟坐鹵一作秋軒飲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

難爲一相就吁嗟乎舊作呼本定作乎蒼生稼穡不可

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詩〕吁嗟乎騶虞〔張衡思玄賦〕雲師黜以

交雜兮〔注〕雲師卽雨師屏翳也〔列子〕女媧氏鍊

五色石以補天〔梁益記〕雅州西北有大小漏天

不可見了乎字遂亦亂寫乎字此乃吁嗟乎也吁嗟乎騶虞

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强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漏〔周禮注〕水流而趨海者曰川淺積而成淵

者曰浸是節一作節東籬菊紛紛披爲誰秀岑生多新詩

性亦嗜醇酎直又反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洞簫賦〕若

凱風紛披〔左傳注〕酒之新熟重者爲酎招魂注酎三重釀酒也〔張載酒賦〕中山夏啓醇酎秋發

〔左貴嬪荀頌〕春茂翠葉秋耀金花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唐書〕膳部屬禮部郎中員外各一人〔太平廣記〕紀聞唐沈東美爲員外郎太子詹事佺期之子〔按〕唐書佺期以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

篇首馮唐篇末貢公各自單用亦成章法

以上了沈八丈除員外郎一節

士與公祖審言同事武后故詩中有舊史通家等語而比東美爲諸父又律體盛於佺期故云詩律羣公問也舊注指沈既濟之胄大謬既濟德宗時人唐書可考

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原注〕府掾四人同日拜郎通家惟沈氏謁帝似馮唐〔按〕府掾謂京兆府掾如司錄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之類唐志並正七品諸郎中從五品員外郎從六品府掾拜郎蓋自七品而升六品也〔錢箋〕杜氏通典時謂尚書省爲南省門下中書爲北省〔陸游筆記〕唐人以尚書省在大明宮之南故謂之南省〔勅植詩〕謁帝承明廬〔漢書〕馮唐年九十餘爲郎曰似馮唐蓋沈以晚年除郎也詩律羣公問儒門舊史長清秋便平聲寓直列宿頓輝光〔潘岳秋興賦序〕余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後漢書〕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漢天文志〕掖門內五星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哀烏郎位〔史記正義〕郎位十五星在太微中帝坐東北〔杜佑曰〕近代皆以郎官上應列宿爲尚書郎故事按天文有武賁郎位等星皆在太微帝座後爲翊衛之象應邵楊秉所言三署郎是也世人謂之尚書郎則誤矣其失蓋自梁陶藻職官要錄以漢三署郎故事通爲尚書郎循名失寔疑誤後代〔按〕玉海亦同杜佑說未暇申安吳作宴慰含情空激揚司存何所比膳部默悽傷〔原注〕甫大父昔任此官貧賤人事略經過霖潦妨禮同諸父長恩豈布衣忘天路牽騏驥雲臺引棟梁徒懷貢公喜颯颯鬢毛蒼〔枚乘詩〕天路杳無期〔淮南子注〕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貢公喜注見首卷

以上了阻雨未遂馳賀意

篇首馮唐篇末貢公各自單用亦成章法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原注〕隴西公即漢中

王瑀徵士瑯琊王徹○〔舊唐書〕瑀讓皇帝第六子早有才望偉儀表初封隴西郡公天寶十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高適集〕有送別王徹詩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羣木水光下萬家一作象雲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滻路迢迢天漢東〔西征賦〕南有玄灞素滻〔長安志〕滻水在萬季縣東北流四十里入渭〔庾肩吾詩〕星臨天漢東〔趙曰〕天漢乃渭橋之所黃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是也願騰六尺馬一作駒背若孤征鴻劃見公一作君子面超然懽笑同〔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爲馬鴻孤則逐伴而飛急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

〔劉楨詩〕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禮記〕稻曰嘉蔬〔按〕公園官送菜詩并序皆以嘉蔬爲菜蓋義可兼用〔張華鷦鷯賦〕蒼鷹鷙而受緤屈猛志以服養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挂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木華海賦〕揚微綃挂帆席〔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

秋雨歎三首〔唐書〕天寶十三載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止京城屋垣頹毀殆盡人多乏食帝憂之爲罷陳。三詩合一片蒼涼之氣希烈相韋見素此詩當在其時作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圖經本草〕決明子夏初生苗葉似苜蓿而大七月開

陸氏釋文三嗅音許又反杜公讀與今俗塾同竟何怪乎

黃花結角其子作穗似青菉豆而銳〔日華子云〕治頭風明目〔說苑〕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蓋〔張翰雜詩〕黃花似散金

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詩〕籜兮籜兮風其吹女

闌風伏英華作長去聲荊公作仗雨一作東風細雨秋紛紛四海一云萬里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

趙曰〔闌珊之風沈伏之雨言風雨之不已也〕〔按〕謝靈運詩述職期闌暑又張協苦雨詩皆下伏泉涌用字皆出文選闌風伏雨大抵是風過雨來之狀秋深時往往有之舊注引光風泛崇蘭既謬胡仔以長雨爲是如長物之長亦未安荊公本作仗雨當即伏字之訛耳〔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趙曰〕馬曰去牛曰來正左傳風馬牛不相及之義蓋馬趂逆風牛趂順風

〔關中記〕涇水入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禾一作木漫叟詩話定作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一作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一作抱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朝野僉載〕俚諺曰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生耳謂牙蘖絭卷如耳形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讀作奏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陳浩然本作省見白日泥汙后土何時乾〔九辨〕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得乾

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黃曰〕舊書天寶十三載三月張

初白謂起太遙遠前十二韻後八韻

此段叙張奉使外國事即前詩宮中

均由憲部尚書貶建安太守還爲大理卿不言均嘗爲太常卿也今詩乃是與垍〔按〕〔舊書〕均傳云九載遷刑部尚書自以才名當爲宰輔楊國忠用事罷陳希烈引韋見素代之仍以均爲大理卿均大失望垍傳云十三載盡逐張垍兄弟出均爲建安太守垍爲盧溪司馬歲中召還再遷爲太常卿新書均還授大理卿垍授太常卿與舊書合通鑑亦云至德元載五月太常卿張垍薦虢王巨有勇略此詩是贈垍甚明舊本都作贈均乃刀筆之訛耳

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濶詣絕古今迷氣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漢郊祀志〕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十洲記〕方丈洲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

漢客星下文能事聞重譯意

姚云此詩前人以爲贈張垍是也垍爲主婿地連禁密望之不可攀躋若神仙然故以方丈崐崘形容貴峻氣象亦暗用簫史事耳公於垍蓋有文讌之遇故贈此詩及其居翰林與外人隔絕矣李德裕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臂尤切故再贈八韻有無復隨高鳳之句再贈之作不復稱其家世才望以先有此作故也題下注垍字傳本偶誤作均蒙叟必欲作贈均均既非太常又起四句不能通則謂均嘗爲元宗求妙寶真符于寶仙洞

方五千里〔魏志東■傳〕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注〕外國圖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天台賦〕赤城霞起而建標詣絕造乎絕域也○言方丈崑崙爲天地濶絕之境古今共迷其處豈若禁掖承恩者能迴得神仙之氣乎因垍尚主有宅在禁中故云然方丈崑崙乃假象爲辭公嶽麓道林詩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與此詩起語正相類

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軒冕羅天一作高闕琳瑯識介珪〔垍父說相玄宗〕〔水經注〕白虎通曰今閶闔門外夾建雙闕以應天宿〔詩箋〕介珪長尺有二寸

伶官詩必誦夔樂典猶稽健筆凌鸚鵡銛音纖鋒瑩鸊鵜友于皆挺拔

諷其以求仙得幸使杜公文理大為僻謬矣

能事二句重美太常卿初讀之似重首段意細繹之前叙事此叙才不相襲也

公望各端倪 伶官二句言張為太常之事〔後漢書禰衡在黃祖座作鸚鵡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爾雅注〕端緒也〔後漢史弼傳〕陛下降於友于不忍恩絕〔晉虞騷傳〕孔愉有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莊子〕終始反覆不知端倪〔注〕端緒也倪畔也〔通鑑〕均掤兄弟及姚崇蕭嵩韋安石之子皆以才望至大官上嘗曰吾今命相當徧舉故相子弟耳已而皆不用

馬散霜蹄 青瑣注別見 紫泥注見一卷 二句言張供奉翰林掌綸翰之事〔陸倕新漏刻銘〕靈亂承注陰蟲吐喻銅史司刻金徒抱箭注〕靈亂刻漏之體以龍承之箭是刻漏浮水之物〔曹植詩〕俯身散馬蹄還故有重譯遠歸也 二句

能事聞重譯嘉謨 時掤自貶所召

及遠黎弼諧方 一展班序更何躋 班序適越以下皆自序〔馬援傳〕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莊子注〕醯雞甕中蠛蠓也 萍泛一作跡

越空顛躓遊梁竟慘悽謬知終畫虎微分是醯雞

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 李廣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碧海注別見〔謝靈運詩〕共登青雲梯〔注〕仙者因雲而升故謂之雲梯

無休日桃陰想舊蹊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

攜檻束哀猿叫 一作巧 枝驚夜鵲棲幾時陪羽獵應

指釣璜溪〔淮南子〕置猿檻中非不巧捷無所肆其能〔魏武樂府〕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揚雄傳〕雄上河東賦其年十二月羽獵雄從因作羽獵賦以諷〔尚書大傳〕文

此段歷自叙而終以汲引望之也

此段從朝廷盛明說起立言有體

王至礪溪見呂望拜之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十道志〕櫟陽有釣璜浦　埠必常薦公而不達故詩有吹噓提攜等句陪羽獵而指璜溪則終以汲引望之也

上韋左相二十韻〔舊書職官志〕開元元年十二月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相中書令改爲右相天寶元年二月侍中改爲左相天寶十三載改爲右相至德二載復舊〔玄宗紀〕天寶十三載秋八月文部侍郎韋兒素爲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陳希烈〔黃曰〕見素天寶十五載從玄宗幸蜀至巴西詔兼左相封齊國公此詩是十三載初入相時投贈。題或後來追書耳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左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注〕少皞黃帝子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曆正之官〔史記〕黃帝居軒轅之丘因以爲號　時玄宗在位已四十二年詩曰四十春蓋舉成數〔張華詩〕洪鈞陶萬類

老樊作舊一臣〔原注〕相公之先人遺作直非烈至今稱之　應圖求駿馬

驚代得騏驎一作麒麟雨六十餘日天子以宰輔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忠精求端士訪於竇華宋昱等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事相王府有舊恩可之故云霖雨思賢佐非尋常使霖雨故事也〔錢箋〕天寶十三載秋霖自注後學不曉曰丹青則應見於圖畫之間也〔按見素父奏開元中封彭城郡公累官太原尹卒謚曰文〕〔曹植獻文帝馬表〕臣於先帝世得大宛紫騮馬一匹形法應圖名沙汰江河英華作湖濁調和鼎鼐〔晉孫綽傳〕沙之汰之瓦礫在後〔按〕是時左

相陳希烈以太子太師罷政事故曰沙汰江河濁〔漢韋賢傳〕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應侯〔史記〕范雎字叔王稽載入秦昭王拜爲客卿封〔錢箋〕見素雖爲國忠引薦公深望其秉正以去國忠故有范叔之喻蓋國忠以外寵擅國猶穰侯之擅秦也今范叔已歸秦矣穰侯其可少避乎蓋詭辭以勸之微意如此舊注以爲喻見素父子淳二年釋褐未嘗仕隋舊注紕繆多此類

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章深出地滄海濶無津〔韋賢傳〕經注見一卷〔唐書〕見素子侗俛皆位至給事中〔山海經注〕豫章大木似楸葉冬夏青

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搢紳〔後漢李固傳〕北斗爲天之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北斗斟酌元氣運於四時尚書出納王命〔漢書注〕搢紳插笏於紳大帶也〔按〕顧命注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康王

鑑聽履上星辰〔晉書〕太

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時見素以兵部尚書爲相率百官故曰東方領縉紳也

康四年制曰藻鏡銓衡〔唐書〕天寶五載見素爲吏部侍郎銓敘平允人士稱之〔漢鄭崇傳〕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每見曳履聲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鄰〔一云餘陰〕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魏志〕管輅喜仰視星辰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人號神童〔錢箋〕〔唐書〕肅宗改元至德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肅宗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宗曰昴者胡也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之昏中乃其時也明年正月丙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見素曰五行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還以相尅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已而皆驗〔漢陳遵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者藏弆以爲榮倒即傾倒之倒

豈是池中物一聯乃渾言韋公所接之士實已暗自寓矣蓋其文勢承上照隣驚座二句既已說到接引人物是以突插此二句於廟堂至理風俗還淳之上即所謂才傑俱登用也風俗還淳而云盡才傑登用而云俱者即上所云德照隣也廟堂至理而云知者即上所云藻鑑聰明也解此則但字一轉乃更有力

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吳周瑜傳〕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禮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隱淪公自謂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頻黃作貧回首驅流俗生涯似衆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西京雜記〕相如素有消渴疾〔檀弓〕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久矣〔初學記〕世本曰巫咸作筮又〔列子〕鄭有神巫自齊來曰季咸知人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爲公英華作君歌此曲涕淚在衣巾〔沈約詩〕寧假濯衣巾〔說文〕巾佩巾也

夜聽許十一　一作許十損　一作許十　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御覽〕水經注〕五臺山五巒巍然故謂之五臺此山名爲紫府仙人居之其北臺之山即文殊師利常鎮毒龍之所〔華嚴經疏〕清涼山即代州鴈門郡五臺山也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名〔寰宇記〕在代州五臺縣東北一百四里〔寶積經〕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翻譯名義集〕十使十惡此屬乎罪名爲黑業五戒十善四禪四定此屬於善名爲白業也〔續高僧傳〕曇鸞或爲巒鴈門人家近五臺山年未志學便往出家大通中遊江南還魏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今號鸞公岩〔錢箋〕詩曰賓則暫住也曰出則出遊得非許生遊歷亦有如鸞之少住臺山後移石壁者歟〔舊唐書〕達摩傳慧可慧可嘗斷其左臂以求法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維摩經〕有方便慧解無方便慧縛又曰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何階子方便謬引爲

以上言許十一侯佛而公適與相歎云云

以上形容誦詩備極神致

紫鷰二句比其才之駿決末二句言無知音者不勝浩歎耳

匹敵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易〕九二包蒙上九擊蒙誦詩渾一作混遊衍四座皆一作俱辟易應手看捶鈎清心聽鳴鏑〔莊子〕大馬之捶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司馬云〕拈捶鈎之輕重不失豪芒或云江東三魏之間人皆謂鍛爲捶〔史記注〕鳴鏑髐箭也精微穿溟涬戶頂切又音幸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莊子〕大同乎溟涬〔郭象注〕與物無際〔司馬云〕自然氣也〔項籍傳〕莫敢枝梧瓚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紫鷰舊作鸞杜田云歐陽公家本作鷰正異亦作鷰自超詣翠駮伯各切誰剪剔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闃〔西京雜記〕文帝自代來有良馬九匹其一曰紫燕騮〔唐六典〕昭陵六馬贊〕紫鷰超躍〔趙曰〕鳳五色多紫者曰鸞鷰公北征詩天吳及紫鳳顛倒在桓褐紫

阮亭云偶爾妙謔便成故實

林時對曰古文用字隨義定音如上下之下乃上声而禮賢下士之下則去声也杜

鸞即紫鳳也夔府咏懷詩亦云紫鸞無近遠〔山海經〕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白身黑尾一角虎爪牙音如鼓其名曰駮食豹可以禦兵〔莊子〕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司馬云〕剔謂剪其毛〔蕭子範直坊賦〕何坊境之寥闃對長庭之蕪永

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唐書蘇源明傳〕出爲東平太守建議廢濟陽郡以縣隸東平召爲國子司業〔按〕舊書玄宗紀天寶十三載六月廢濟陽源。明召入當在其時

廣文到官舍繫一作置馬堂階下〔劉琨扶風歌〕繫馬高堂下醉則一作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諸本同英華作四唐書引此亦作四十年坐客寒無氊〔晉書〕吳隱之爲太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氊席賴一作

詩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又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是借上声為去声矣王維詩公子為贏停四馬執轡愈恭意愈下是借去声為上声矣此類頗多不可不辨

此物二句開啟元遺山筆法

近有蘇司業時時與一作乞丘既切酒錢〔朱買臣傳〕吏卒更乞匄之〔師古曰〕乞讀氣與也〔廣韻〕乞與人也

夏日李公一云李家令見訪。此子美閒適詩亦不與開寶諸公同白陸多效之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城南長安城南公居在焉所謂城南韋杜也傍舍頗淳朴所願樊陳並作須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妨鳩切牆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趙曰〕杜陵之樊鄉有樊川而潏水則自樊川西北流經下杜城詩云展席俯長流豈其居當此地耶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鬬一作喧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陳作語

大筆正筆非復尋常之筆

正筆挺接

古詩選評云合字是也含字不但音節之失

吾廬幽水花晚色靜樊作淨庶足充淹畱〔古今注〕芙蓉名荷華一名水花預恐樽中盡更起為君謀

天育驃騎英華作圖歌〔舊注〕天育廐名〔按〕新舊史唐六典會要諸書並無廐名天育者當更考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駿趙作騣尾蕭梢朔風起〔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勝猛獸毛為綠縹是對疊普沼切英華作驃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一作是對疊矯然龍性含英華同一作合蔡云東坡書作含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說文〕縹青白色〔穆天子傳注〕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兩耳黃名曰黃耳〔相

起四句三折直使筆如游龍

加倍用力挺上去

馬經眼欲得高睛欲得光睛欲得如懸鈴紫焰赭白馬賦雙瞳夾鏡兩髓協月（五君詠）龍性誰能馴（蔡邕廋侯碑）英風發於天骨（汗腠一作肉）（馬援銅馬相法）膝本欲起肘腋欲開伊昔太僕張

景順監牧攻（英華同一作宇）大奴對疊守（英華作考牧攻一作監牧收一作考牧收）駒閲清峻遂令（一作俊）○（張說隴右監牧頌德碑序）開元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有四十三萬匹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蕃育卿之力也對曰陛下之力也仲之力也仲之力也臣何力之有因其上其狀帝曰嘉焉（唐六典）諸牧監掌羣牧孳課之事（周禮）廋人掌教馳攻駒（注）攻駒乘其蹄齧者閑之（官）二歲曰駒三歲曰馳閲清峻言簡閲惟取清峻惡凡馬之多肉也（漢呂邑王傳）使大奴以衣車載女子（注）大奴奴之尤長大者也（胡震亨曰）大奴張景順之牧馬奴耳趙注指

當時一句大筆正筆非復尋常之筆

挽到圖畫又一波折無限低徊

王毛仲父坐事雖嘗沒爲官奴然是時正以霍國公領內外閑廄景順乃其屬也豈得稱爲大奴令之守天育乎（杜詩博議）郤昂馬坊頌碑云唐初得馬於赤岸澤令張萬歲傍隴右駟字之作字天育亦通但與下養驥子語複（梁元帝答齊國驥馬書）價匹龍媒聲齊驊子（世說）支遁好養馬或問之曰貧道重其神駿

當時（白戰不持寸鐵）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

故獨寫眞傳世人見之座右久要新（寫眞寫此驃馬之眞）

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腰（于皎切）

（放緩來去上聲）

裹（奴了切）與驊騮時（何限感慨）無王良伯樂死即休（莊子）其死也物化（瑞應圖）駿裹神馬狀如飛兎同明君有德則至應劭曰赤豪黑身一日行萬里（穆天子傳）左服驊騮而右驪耳（郭璞曰）驊華而赤今名馬驃赤者爲棗騮

通篇歸重真馬說而畫馬不必過作形容

唐有四十六監以牧馬設苑總監天寶十三載以安祿山知總事時祿山逆志已萌私選健馬驅歸范陽詩蓋為此作也末句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已有神興化作黃長野同意按安祿山事迹玄宗嘗夜宴祿山祿山醉卧化為一豬而龍頭左右遽言之玄宗曰渠豬龍耳無能為也朱注於龍秋詩引之而沙苑詩乃不采此說何耶

杜公每於切欵時事處特用提筆如春秋書法此則杜公融會六義而出之非復諸家所能

沙苑行〔水經注〕洛水東經沙阜北俗名沙苑〔唐六典〕沙苑監掌牧隴右諸牧

牛馬〔元和郡縣志〕沙苑在同州馮翊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其處宜六畜置沙苑監〔寰宇記〕沙苑。結體舒緩此又一格

古城在朝邑縣南十七里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一作白如水綠以周牆百餘里〔西都賦〕西〔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注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右扶風謂之三輔同州漢屬馮翊故曰左輔〔寰宇記〕同州白水縣其境東南谷多白土

郊則有上囿禁苑繚以周牆四百餘里〔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注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汗血注見一卷苑。中騄牝三千匹豐草青青

右扶風謂之三輔同州漢屬馮翊故曰左輔〔寰宇記〕同州白水縣其境東南谷多白土

郊則有上囿禁苑繚以周牆四百餘里〔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注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汗血注見一卷苑。中騄牝三千匹豐草青青

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漢書〕京兆尹左馮翊扶風各置一人秩中二千石掌賓客及郡國貢獻為三輔決曹掾

寒不死食音嗣之豪健西域無一云騰西域一作

每歲攻一作收

首段重在地言沙苑土宜孳畜為國家厩牧所由繫

次段重在馬言良馬上供天閑非人臣驅策所得私

作牧駒冠邊鄙攻駒注見前

皆雲屯驌驦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朝至尊

〔西都賦〕控飛廉入苑門〔劉表傳〕雲屯冀馬〔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肅霜馬〔疏〕馬融說肅霜雁也肅頸馬似之〔唐書〕尚乘局掌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馬總十二閑凡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

內外閑廐之馬總十二閑凡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至尊內外馬盈億鮑作內外馬數將盈億

空大存逸羣絕足信殊傑倜它歷切儻權奇難具論

〔漢禮樂志〕倜儻精權奇〔趙曰〕言櫪中駒外其數空存不如此苑馬之神駿也

櫪櫟逈都回切皁藏弈突往往坡陀縱超越角壯翻同英華作騰

麋鹿遊浮深簸蕩黿鼉窟〔錢箋〕相如哀二世賦〕登坡陀之長坂〔匡謬正俗〕

麋二句即借馬羣得地顯出強難馴

至此始按題位而浮深簸蕩四字隱之逗下

是對是順疊

阮亭云結未喻按漁洋意不知欲如何收束此結句正不當深求也

坡陀者猶言靡迤耳〔赭白馬賦〕分馳迴塲角壯永埒浮深言馬浴水中〔海賦〕戲廣浮深泉（結）吳作海（振起全篇）或云當是淵字唐諱淵故作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異物謂魚與馬也）〔留花門詩〕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　言此馬浮深之時有丹尾金鱗之巨魚出見蓋其物雖未成龍而精氣則能相感所以深美驌驦之爲龍媒也（結乃即事喻意異物謂魚與馬也）

。驄馬行〔原注〕太常梁卿敕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于爰切）種〔晉書〕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杜預常稱濟有馬癖夙昔傳聳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嘗崒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

未四句又即借浮深一語突出飛颺異志其以巨魚比祿山點睛已在王有虎臣一句

熒夾鏡懸肉騣（舊作駿荊公改作騣）碨（烏罪切）礧（力罪切）連錢動〔西京賦〕猛毅髹髵隅目高匡〔薛綜曰〕隅目角眼視也〔相馬經〕目欲得高匡〔西都賦〕琳珉青熒〔師古曰〕青熒言其色青而有光熒也夾鏡注見前〔舊唐書〕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騣麟臆〔杜田補遺〕東坡云予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騣如牛項下垂胡側立傾倒毛生肉端蓄人云此肉騣馬也乃知驄馬行肉騣碨礧當作騣〔爾雅〕青驪驎曰驒〔注〕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連錢驄也

朝來少（一作久）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韓子〕馬似鹿者直千金〔西域傳〕武帝遣使持千金請大宛善馬〔周弘正詩〕銀鞍耀紫韁卿家舊賜公取之（一作能取一作有之）天廐眞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深夕（一作朝）趨

說正而筆反其下再鬆不得必要鐵板之挺筆頂上去結又超然之鬆

可刷幽并夜〔赭白馬賦〕旦刷幽燕晝秣荊越〔張說隴右監牧頌〕朝刷閬風夕洗天泉

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穆天子傳〕八駿曰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驊騮騄耳

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一作知有騏驎地上行〔春秋考異記〕地生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雲霧晦冥龍馬降生時也〔戰國策〕世無騏驎騄駬王之駟已備矣〔鮑彪注〕字書不載騏驎惟玉篇云馬黑脊亦不言良馬陸璣疏麒麟行中律呂則此馬以麒麟比也〔爾雅翼〕麒麟善走故良馬亦名爲騏驎　言時方下求馬之詔此馬必當騰躍天衢殆以況李鄧公也

魏將軍歌〔按〕此詩言魏將軍先立功西陲後統禁軍宿衛絕不及喪亂事蓋祿山未反時作也草堂。此與寄韓諫議皆開昌黎路派本編天寶末年今從之

蒼厚

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嶄仕咸切巖〔說文〕銜馬銜勒也〔戰國策〕吾被堅執銳〔注〕堅甲銳兵也〔錢箋〕郭璞崑崙贊崑崙月精水之靈府〔長楊賦〕西壓月嶒〔注〕服虔曰嶒音窟月所出也〔上林賦〕嶄巖參差〔吳子良曰〕崑崙月窟在西而云東嶄巖者言魏將軍略地至西方之極回顧崑崙月窟反在東也

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孝平聲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越絕書〕吳王許句踐行成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　唐制官至上柱國門立棨戟過海收帆承上略西極言之蓋過青海也

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

骨聳精爽緊華嶽峰尖見秋隼星纏寶校當作鉸事音金是虛擬河謂噓氣成雲通蒲精神蟠結在此

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攙搶熒惑不敢動翠

韄雲旂所交切相蕩摩〔錢箋〕呂祖謙曰星纏寶校金盤陀蓋馬裝也赭白馬賦云其服金組兼飾丹臒寶鉸星纏鏤章霞布注以金組丹臒飾其裝具如星雲之布又東京賦云龍輈華轙金鍭鏤錫方鉉左纛鈞膺玉瓖蔡邕曰金鍭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玉華形在馬髦前鏤雕飾也當顱刻金爲之詩鈞膺鏤錫所謂寶校此其具也第尊卑之制殊耳〔杜詩博議〕舊注引鮑照詩金銅飾盤陀日照光曜蹀而未詳其義按唐書食貨志云先是諸鑪鑄錢窳薄鎔破錢及佛像謂之盤陀皆鑄爲私錢犯者杖死此與金銅飾盤陀語頗相合蓋雕飾鞍勒以銅雜金爲之故有日照星纏之麗而鎔破錢及佛像者取其金銅相和亦名盤陀也〔史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漢天文志〕房爲天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攙槍妖星熒惑火星〔相如子虛賦〕錯翡翠之蕤韄〔注〕蕤韄羽毛貌〔東都賦〕望翠華之蕤蕤〔西京賦〕棲鴟鴞曳雲旂〔注〕雲旂謂旌旗之旒飛如雲也相蕩摩舒閎貌

蒼蒼玄武暮舊作風玄武荊公改作玄武暮○〔古樂府〕有丁督護歌一曰阿都護〔宋書樂志〕丁都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高祖使督護丁旰收殯之事每問輒呼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廣其曲焉〔錢箋〕〔唐書〕丁督護晉宋間曲也今歌是宋武帝製云督護北征去前鋒無不平〔晉書〕鈞陳六星在紫宮中鈞陳後宮也大帝之正妃也大帝之帝居也〔漢書音義〕鈞陳紫宮外營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漢書〕北宮玄武虛危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趙曰〕玄武闕名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舊本誤以武字

上有攙槍熒惑句故收場以鉤陳元武配玄之

鈞陳元武收上天驅
天河欃槍掃蔵臨江
節士收上歌都護

爲韻云風玄武極無義理徒誤學者以鈞陳萬歲
則蒼蒼以玄武則暮言當酒闌插劒之時

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漢藝文志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宋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挂若木長劒竦雲端（按）漢書景帝廢太子爲臨江王後坐侵廟壖爲宮徵入自殺時人悲之故爲作歌愁思節士無考本是二人累言之故曰及也陸韓卿所作乃合爲臨江王節士其誤與中山孺子妾歌同哀江南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又因此而誤太白擬作亦相沿未改

杜工部詩集卷之二終

杜工部詩集卷之三目錄

松陵　朱鶴齡　輯註

萊陽　宋　琬　參定

太倉　陸世儀　參定

贈田九判官梁丘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
因寄高三十五書記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
首　去矣行　奉同郭給事
湯東靈湫作　官定後戲贈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橋陵詩三

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
五百字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白
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三川觀水
漲二十韻　悲陳陶　悲青坂　對雪　月
夜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元日寄韋
氏妹　春望　得舍弟消息二首　憶幼子
一百五日夜對月　遣興　塞蘆子　哀
江頭　哀王孫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雨
過蘇端　喜晴　晦日尋崔戢李封　送率
府程錄事還鄉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
同飲　喜達行在所三首　述懷　得家書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送樊二十
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
官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奉
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杜工部詩集卷之三目錄終

杜工部詩集卷之三

松陵　朱鶴齡　輯註

天寶至德間公居京師授率府參軍及陷賊中間歸鳳翔官左拾遺作

8 贈田九判官梁丘（舊唐書）哥舒翰討祿山以田梁丘爲御史中丞（于卻田司馬梁丘傳）司馬京兆茂陵人哥舒翰兼統五原充行軍司馬軍政皆委焉雅知其才得之甚喜表清勝府別將改永平府果毅長松府折衝潼關失守詔御史中丞郭英乂專制隴右未。及下車表渭州隴西縣令

崆峒使節上青霄（推重節幕府）河隴降王款聖朝（唐書哥舒翰傳）天寶十二

方云此詩音響采色俱壯明七子二李諸家所宗法然氣勢浩然章法老成二李終不逮也

春應作秦

仇注高適入幕由田君所薦適本封邱尉與陳留相近故云末句公仍望其汲引也

載秋翰領河西節度擊吐蕃悉收九曲部落〔王思禮傳〕十三載吐谷渾蘇毗王款塞詔翰至磨環川應接之〔通鑑〕十四載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以爲懷義王宛于爰切馬總肥春或作秦苜蓿將軍只數漢一作霍嫖姚〔漢書〕大宛馬嗜苜蓿上遣使者持千金請宛馬采苜蓿歸種之離宮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魏志〕陳留阮瑀字元瑜太祖辟爲軍謀祭酒管記室〔三輔決錄〕田鳳爲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早見招言梁丘入幕之早麾下賴君才並美他本並作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送蔡希魯一作曾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原注〕時哥舒入奏勒蔡子先歸○〔舊唐書〕諸府折衝都尉各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之屬以教其軍陣戰鬬之法〔按〕史天寶十四載春哥舒翰入朝道得風疾遂留京師故蔡都尉先歸而公送之夢弼謂十一載冬隨翰來朝明年春至。京師誤也是時高尚未爲書記

肥苜蓿承降王數嫖姚承使節

此段言都尉隨翰入朝之況

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健一作男兒寧鬬死壯士恥爲儒官是先鋒得材緣挑徒了切戰須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漢書注〕挑戰擿嬈敵求戰也〔張協詩〕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槍急謂用槍之急呼驚呼也雲幕隨開府春城赴一作入上都馬頭金匼加答切一作帢匝駞背錦糢糊〔韻會〕匼匝周繞貌〔鮑照白紵歌〕彫屏匼匝組帳舒金匼匝言金絡馬頭其狀密匝也錦糢糊言駞背負物以錦帕蒙之〔唐書〕哥舒翰在

此言翰歸京師而蔡留隴右

河遠言其地麥枯言其時黃河之遠漢使不易輕到今當麥枯之時都尉有此行故一寄消息以問高耳高是時掌書記故以元瑜比之

隴右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駞日馳五百里〔趙曰〕匼匝糢糊皆方言

咫尺雪一作雲非

山路歸飛青一作西

海隅上公猶荊作獨

寵錫突將且前驅〔錢箋〕元和郡國志雪山在瓜州晉昌縣南六十里積雪夏不消南連吐谷渾界〔寰宇記〕姑臧南山一名雪山冬夏積雪屬武威郡又番和縣南山一名天山亦名雪山山濶千餘里其高稱是上公謂翰猶寵錫言待朝廷有所錫命也突將謂希魯且前驅言先歸隴右也

漢水一作使

黃河遠涼州白麥枯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隴西記〕諸州深秋採白麥釀酒〔陳藏器本草〕小麥秋種夏熟受四時氣足麪熱麩冷河渭以西白麥麪涼以其春種闕二時之氣故也好在乃存問之詞通鑑高力士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與此同胡三省注好在猶言好生非是阮元瑜注見前以北高適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唐書〕左右武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掌統領宮禁警衛之法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晉陽秋〕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往西南投於諸葛亮營俄而亮卒

壯夫思敢決哀詔惜精靈王者今無戰書生已勒銘〔鍾會檄蜀文〕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班固勒銘事注別見

封侯意疎濶編簡爲誰青〔後漢吳祐傳〕殺青簡寫書〔注〕殺青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封侯之志雖不得遂然編簡不爲之青而爲誰青乎許其功名之必垂於簡策也

舞劒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猛噬失蹻丘妖切

騰行愜順言無不如意者

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氷〔家語

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羽旌旗也　橫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稱

赤羽四句紀行師沙漠之事也赤羽之下會膳千夫見以孤軍轉鬬又値黃河十月塞外苦寒氷堅難渡之時當此而能橫行沙漠之外其神速誠可稱矣舊解都謬

哀挽青門去新阡絳水遙　青門注別見〔水經注〕絳水出絳山西北流注於滄應劭曰絳水出絳縣西南

路人紛雨泣天意颯風飄　〔曹植誄〕延首歎息雨泣交頤〔爾雅〕風從下上曰飄〔說文〕扶搖風也

部曲精仍銳匈奴氣不驕　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蕭

去矣行〔按此與貧交行白絲行皆不知何因而作舊注穿鑿今悉削之〕

君不見轉上鷹一飽卽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

鮑欽止曰天寶十四載公在率府因欲辭職作去矣行

附炎熱〔淳于髡傳注〕轉臂捍也〔東方朔傳〕董君綠幘傳轉〔韋昭曰〕轉形如射轉以縛左右手

鮑照詩〕昔如轉上鷹今似檻中猿　野人曠蕩無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海賦〕神仙縹緲

餐玉清崖〔後魏書〕李預居長安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掘得若環璧雜器者大小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漢地理志〕藍田縣本秦孝公置出美玉故名〔長安志〕藍田山在長安縣東南三十里一名覆車山其山產玉亦名玉山

官定後戲贈〔原注〕時免河西尉爲右衛率府兵曹○〔黃曰〕十三載冬公進西嶽賦表尚云長安一匹夫則其時未得官改衛率府參軍乃在十四載夔府詠懷詩所謂昔罷河西尉初與薊北師也〔按〕是年十一月祿山反戲贈戲自贈也

意象恍惚縹緲極寫靈湫之勝而中寓諷刺

此篇叙一處之景事而時事無不具見

不作河西尉淒涼爲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飈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湯東驪山溫湯之東湫龍所居

此詩梁權道編天寶十四載蓋公往奉先時作

此篇前人多不喜之或又稱是奇作余謂窮極筆力氣格蒼渾退之不能到也

東山（驪山）氣濛鴻（一作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 東山驪山也述征記長安東則驪山西則白虎原寰宇記驪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即藍田山也溫湯在山下淮南子未有天地之時濛鴻澒洞莫知其門古樂府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唐書有宮在驪山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三年始名溫泉宮天寶六載更溫泉曰華清宮治湯井爲池環山列宮室長安志開元後玄宗每歲十月幸溫湯歲盡而歸雍錄驪山溫泉秦漢隋唐皆常遊幸惟玄宗特侈宮殿包裹一山而繚牆周徧其外江淹登紀南城詩君王淡以思樹羽望楚城舊注樹羽立羽葆蓋也

陰火（湯泉）煑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 海賦陽氷不冶陰火潛然博物志凡水源有硫黃其泉則溫山海經日拂於扶桑出於暘谷浴於咸池長安志驪山有觀風樓羯鼓樓

閬風入轍跡曠（一作廣）原（一作野）延冥搜沸（正異作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靈湫）十洲記崑崙三角其一角正北名曰閬風顛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葛仙翁傳崑崙山一曰玄圃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閬風臺一曰華蓋天柱穆天子傳六師之人畢至於曠原又曰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千九百里東都賦旌旗

長安誌貞觀中乘輿自東門入水暴漲見物如猪當土門卧開元八年冬乘輿自南入有黑氣從東北角起王翰以為龍躍雲從

故作迷離

拂天〔蕪城賦〕歌吹沸天〔錢箋〕長安志〕泠水一曰零水在臨潼縣東三十五里亦曰百丈水〔趙曰〕水經注泠水南出浮胏山浮胏山乃驪山之麓也幽靈一作靈湫斯一作新可怪一作佳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擘石以靈湫言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穆天子傳〕犬戎觴天子於當水之陽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注〕令王之徒屬休息也〔易〕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倒懸瑤池影屈注滄一作蒼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天台賦序〕或倒影於重溟倒影瑤池言日照驪山影蘸靈湫也〔江賦〕揮弄灑珠翠旗淡偃蹇雲車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泱烏朗切莽浮鮫一作蛟人獻微綃音宵曾祝沈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

仇云倒影謂宮殿下映屈注謂衆水奔赴水經注屈而北注

穆天子傳曾祝佐之郭璞注曾猶重也据此則曾字音層也大約此篇多用穆天子傳語乃合王母一段迷離神理

箋注極是

唐人陸勳集異志高宗患頭風莫能療有宮人陳姓者世業其術帝令其合藥方置藥爐忽一蝦蟇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

楚詞〕靈偃蹇兮姣服〔七發〕旌旗偃蹇〔張協詩〕祝足灑四溟〔上林賦〕過乎泱莽之野〔注〕泱莽大貌〔任昉述異記〕鮫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南海出鮫綃紗泉先潛織一名龍紗其價百餘金以為服入水不濡〔說文〕綃生絲繒也〔穆天子傳〕天子大朝於燕肰之山奉璧南面曾祝佐之祝沈牛馬豕羊〔注〕曾猶重也傳曰曾臣偃〔又曰〕文山之人歸遺乃獻良馬十駟天子與之豪馬豪牛尨狗豪羊以三十祭文山〔注〕豪猶髭也○言玄宗致祭靈湫其儀衛音樂香幣祝史之盛如此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肯一作遣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蚪一云龍與虬○坡陀注見二卷〔埤雅〕蝦蟇一云蟾蜍或作詹諸〔淮南子〕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蔡曰〕酉陽雜俎云長慶中有人見月光屬於林中如疋布尋眎之見一金背蝦蟇疑自月中者夫月為陰精后妃之象祿山約楊妃為子母通宵禁掖暱狎

坡陀以下六句皆隱語光怪似太白

書武字帝命放於苑池公詩蓋用此

嬪嬙方諸蝦蟇食月詩人之託諭微矣〔錢箋〕唐人多以王母比貴妃劉禹錫詩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王建詩武皇自送西王母新換霓裳月色裾公詩亦云惜哉瑤池飲又曰落日留王母也〔說文〕蚪龍子無角〔玉篇〕蚪無角龍也俗作虬〔安祿山事迹〕玄宗嘗夜宴祿山祿山醉臥化爲一猪而龍頭左右遽言之玄宗曰渠猪龍耳無能爲也

飄飄一作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鉤浩歌以奉同意涤水曲結清絕聽者愁〔漢書注〕青瑣刻爲連瑣文以青塗之〔漢舊儀〕給事黃門侍郎每日暮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宮闕簿〕青瑣門在南宮〔蕭詮詩〕珠簾半上珊瑚鉤〔淮南子〕手會涤水之趨涤水古曲名

此詩直陳溫湯事而風刺自見來必十月譏其遊之非時也溫泉浴日譏其遊之不度也閬風曠原比以周穆崑崙譏其荒也拂天萬乘以下紀湫龍之幽靈湫水之深潔與祀禮之殷盛輝

聽者生愁有感時事也

煌譏其越禮而好怪也金蝦蟇陰類主兵象雜種爲陰女戎爲陰玄宗屢賜祿山湯浴時將反范陽故湫中應之新書五行志載僖宗時童謠曰金色蝦蟇爭弩眼翻郤曹州天下反此其証也王母與至尊並舉明是貴妃貴妃從幸溫泉上以湫水比瑤池則此稱王母尤當也顧之笑明言以刺之不肯收反言以譏之不欲指斥宮中之事故微其辭如此也虛無底即湫水也歸虛無而化黃虬則言祿山之勢已成猶猪龍而僭擬眞龍也其憂亂之意情見乎詞當與慈恩寺回首叫虞舜數語及奉先咏懷凌晨過驪山一段參看○〔潘鴻曰〕按五行志神龍中渭水有蝦蟇大如鼎里人聚觀數日而失此韋后時事坡陀金蝦蟇蓋其類也祿山濁亂宮闈故有此應可與翟泉鵝出同類並觀故曰出見蓋有由也張衡靈憲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奔月是爲蟾蜍至尊二句意謂祿山醜類玄宗寵顧獨深殊不可解譬如蟾蜍雖竊王母

之藥得托身於月王母其肯收之乎王母暗使張衡語也長黃蚪固屬意猪龍肰別有旨考漏刻之製上設虬龍吐水下設蝦蟇承瀉故陸機漏刻賦云伏陰蟲以承波又陸倕銘云靈虬承注陰蟲吐噏李翰曰陰蟲蝦蟇也杜意謂祿山當如陰蟲伏處今一旦憑藉寵靈窺竊神器妄自意爲天矯飛天之物豈非蝦蟇而化黃虬上下失位者乎蓋始終以蝦蟇事爲比也太白詩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憂來其如何悽愴摧心肝亦是此意又按衞風燕婉之求得此籧篨韓詩作得此蟾蜍薛君解曰戚施蟾蜍喻醜惡也詳觀李杜詩意蓋不特醜詆祿山其刺貴妃亦婉而切矣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雀明府 奉先注見下〔唐書〕白水縣屬。同州

賈思勰齊民要術有桑落酒神麴酒其名不一又云桑欲落時造黍米酒得永年造神麴酒春秋二時造者皆得過夏然桑落時作者乃勝於春天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晉潘岳傳〕岳棲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轉懷令〔陸雲傳〕雲以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水經注〕河東郡民劉白墮采挹河流醞成芳酎熟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按〕庾信從蒲使君乞酒詩蒲城桑葉落灞岸菊花秋又謝衞王賜桑落酒詩停盃待菊花蓋桑葉落正菊花開之時也天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陶潛詩〕昭昭天宇濶晚酣留客舞鳧舄共差池郭作參差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碧山晴又濕白水雨偏多精禱既不昧歡娛將謂何湯年旱頗甚今日醉

昌黎荅張徹等篇便是此種

絃歌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舊唐書〕開元四年十月葬睿宗於橋陵奉先縣本同州蒲城縣以管橋陵改屬京兆府仍改爲奉先開元十七年制官員同赤縣〔新書〕橋陵在奉先縣西北三十里豐山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漢書〕宮車晏駕〔注〕天子初崩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招魂〕象設居室靜安閒些〔注〕象法也言爲君造設室宇法象舊廬〔漢書〕秦地沃野千里〔蜀都賦〕摛藻掞天庭即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陁因一作用厚地一作力郤略羅峻屏〔天台賦〕履重險而踰坡〔華陽國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一王死輒爲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志〔古樂府〕却略再拜跪肰後持一杯〔趙曰〕却略乃退身之義言山之退而在後其勢亦肰雲闕虛冉冉松風肅泠泠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宮女晚一作曉知曙祠官一作臣朝見星空梁簇畫戟陰井敲銅瓶廟宇深嚴故晚而後知曙〔庾丹詩〕銅瓶素絲綆中使日夜繼一作日繼夜正異作日相繼惟王心不寧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舊書玄宗紀〕天寶十載正月太廟置內官供灑掃諸陵廟〔禮記〕備物之享〔唐六典〕凡朔望元正冬至寒食皆修享於諸陵若橋陵則日獻羞焉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經瑞芝產廟柱好鳥鳴一作巢巖扃〔舊書玄宗紀〕天寶十四載頒御注老子道德經并義疏於天下〔杜詩博議〕舊唐書天寶七載三月大同殿柱

神光所攝大氣迴薄乃近日評者或苦其有累句何也

以上橋陵事

先帝以下十六句言起陵之勝

中使四句言守陵之虔

瑞芝二句言享陵之祥

此四句乃二句相對句變格也

產玉芝八載六月又產玉芝此云產芝八載之也　高岳前崔崒洪河

左灉胡坰一作濛切烏營切金城蓄峻趾沙苑交迴汀高岳

謂華山洪河謂黃河也〔水經注〕河水又南經蒲城東闕駟曰蒲城在西北灉濛水回旋貌〔錢箋〕寰宇記秦孝公元年築長城簡公二年壅洛故云自鄭濱洛今沙苑長城是也三秦記云在蒲城東五十里秦築長城即是壅洛也賈誼云關中之固金城千里愚謂指長城也舊注引京兆始平之金城非是〔魏都賦〕藐藐標危亭亭峻隅向對趾〔注〕趾基也　沙苑注見二卷　秉與區固川原

紛眇宜居肰赤縣立臺榭爭岩亭西都賦防禦之但則天地之奧區焉　赤縣見題下注

江淹詩〕岩亭南樓期宜屬果稱是聲華真一作宜

可聽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俟

此段美縣內諸公

朝儀二句轉折以下自謂

管不停〔鸚鵡賦序〕遣詞必中律利物常發硎綺繡

筆不停綴文賦序夫其放言遣詞良多變矣〔莊子〕刀刃若新發於硎〔注〕硎砥石也青熒注見二卷

相展轉琳瑯愈青熒側聞魯恭化秉德崔瑗銘太史

後漢書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　崔瑗舉茂才爲汲令作座右銘行於世　王喬爲葉令入朝數帝令太史侯望言有雙鳧飛來乃舉羅張之但得雙舄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果稱是〔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七月七日乘白鶴於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聲華

侯亮影王喬隨鶴翎朝儀限霄漢客思迴林坰轗軻辭下杜飄颻陵樊陳並作凌

朝儀頍牡收束〔漢宣帝紀〕率常在下杜〔師古曰〕下杜即今之杜城〔長安志〕下杜城在長安縣南一十五里其城周三里史記秦武公十一年初

朝儀以下八自敘以見呈之意

高岳八句言讌陵之固

縣杜即此地也宣帝修杜之東原爲陵曰杜陵縣更名此爲下杜城東有杜原城在底下故曰下杜〔按〕涇在長安之北公自杜陵往奉先故渡此水也諸生舊短一作裋褐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廨署一作宇容一作客秋螢荒歲謂十三載秋霖關中大饑〔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贖之流寓理豈愜窮愁醉不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長安志〕奉先縣西南至京兆府二百四十里〔舊書玄宗紀〕天寶十四載冬十月壬辰幸華清宮十一月丙寅祿山反〔按〕公赴奉先玄宗時正在華清故詩中言驪山事特詳〔又按〕十一月九日祿山反書至長安玄宗猶未信故此言歡娛聚斂致亂在旦夕而不及祿山反狀也。

與北征相爲表裡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樊作過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一作苦契音挈濶〔莊子〕瓠落無所容〔注〕瓠戶郭反〔司馬云〕瓠布濩也落零落也〔詩注〕契濶勤苦也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莊子〕我其內熱歟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一作爲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一作難奪〔潘尼詩〕廣厦構衆材〔曹植表〕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顧惟螻蟻輩但自

一起語勢浩然凡十層十四換筆何減史遷

螻蟻輩別有喻也以茲句是轉非承

歲暮四句接下有力

途中所經

求其穴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海賦〕其魚則橫海之鯨突兀孤遊戛巖嶅偃高濤以茲悟庚溪詩說作悞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沈飲聊自遣一作適放歌頗愁絕〔五君詠〕韜精日沈飲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一作能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徒結切嵲音涅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西京賦〕託喬基於山岡直嵽霓以高居〔按〕霓讀魚列切集韻嵲亦作峴通作霓〔韓非子〕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駕象車六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甘泉賦〕蚩尤之倫帶干將

所憂在此正從行路所經見出絕妙

此太史遷叙事勝場也峰巒坡陀凡作二層寫

秉玉戚駢羅列布魚頡鳥聒〔西京賦〕隆崛崔崒隱轔鬱律〔江賦〕氣滃渤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煙〔唐兵志〕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君臣一作聖君畱懽娛樂動殷音隱膠葛舊作樛嶱荊公歐公定爲膠葛正異作嶱嵑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一作裋褐〔上林賦〕張樂乎膠葛之寓〔注〕膠葛廣大貌〔南都賦〕其山則崆嶢嶱嵑〔注〕山石高峻貌〔錢箋〕明皇雜錄上嘗於華清宮中置長湯數十賜從臣浴〔津陽門詩注〕宮內除供奉兩湯外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嬪御其修廣與諸湯不侔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一作箠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西都賦〕玉階彤庭聖人筐篚恩實欲一作願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

此段言后戚之奢而不念凍餒之家也

難再述妙有不忍言盡之意即家中困苦之狀亦與榮枯咫尺異相關

廷仁者宜戰慄〔通鑑注〕唐人稱天子皆曰聖人孫楚與孫皓書〔愛民活國道家所尚〕○公見當時賜予之濫故深責諸臣以諷之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吳作舞神仙煙霧蒙吳作散玉質衛霍皆后戚以比國忠〔江淹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神仙玉質言貴妃及諸姨也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太平御覽〕王孫子〔廚〕有臭肉尊有敗酒而三軍有饑色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羣水一作冰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官渡即涇渭二水渡口〔長安志〕涇陽縣有涇水渡九正直西京之北涇渭諸水皆從隴西而

朱門二句本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此段叙赴奉先路次之況

此段叙歸家無聊之況

下故疑來自崆峒也地志涇水發源安定郡开頭山即崆峒山〔列子〕共工氏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河梁幸未拆枝撐聲窸窣行李相攀援川廣不一作且可越窸窣聲不安也○祿山反書至帝雖未信一時人情恇擾議斷河橋為奔竄地所以行李攀援而急渡也觀河梁幸未拆句可見老妻寄荊作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一作餓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一作猶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一作未正異定作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陳作當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一作獨酸辛平人固騷屑〔劉向九歎〕風騷屑以搖木兮默思

失業徒（一作途）因念遠戍卒憂端（憂字應一作際）齊（一作終）南浦（胡孔切）洞（徒總切）不可掇（淮南子鴻濛浡洞許慎注浡讀如項羽之項說文掇拾取也魏武樂府明明如月何時可掇）○以失業遠戍爲憂王與許稷契憂黎元等語相應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英華題云新畫山水障歌

奉先尉劉單宅作　劉奉先尉。

寫其邑之山水爲障（障屏障也）

堂上不合生楓樹（起得突兀）怪底江山（一作川）起煙霧（聞君掃（說出畫障）畫（畫不可純散）數好手（總要節次）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掃畫（畫障）亦（畫障）如此（畫障）豈但祁（前段尾局已拍題次段緊接不即寫畫障卻贈開歎美）

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翻跳詩一復協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對叠不可純散）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

岳與鄭虔筆跡遠遇（逼）楊契丹（五君詠）（淡心託毫素（筆跡之高妙）

空有其名不見踪跡二十五人（沙門彥琮後畫錄隋參軍楊下鄭虔善畫別見）

契丹六法頗該殊（豐骨氣山東體製允屬斯人（張彥遠名畫記）隋楊契丹官至上儀同畫在閻立本之名也（吳越郡國志）天姥自陽海發源至零陵北而營水會之二水合流謂之瀟湘瀟者水清深之名（公壯游詩歸帆拂天姥蓋高游）

下得（極言）非玄圃（畫妙）裂（一作折）無乃瀟湘翻悄（肰）坐我天姥（三段言畫境逼真）

下耳邊已是聞清猿（穆天子傳乃爲銘迹於玄圃之上以詒後世圖經湘水）

夜風雨急乃（一作恐）是蒲黃（滿通神連上二章夠探室主說）作城鬼神入元氣淋漓（是新畫）

障猶濕眞宰上訴（四段言畫法）天應泣（莊子若有眞宰）而不得其朕（蒲城奉先縣舊名）

野亭春

此段推開作結結言與憂黎元句相呼應

石洲詩話曰奉先縣懷北一篇先村三篇皆敘北征相為表裡此自周雅征相為表裡此自周雅降風以後而未有也庶幾變詩七而以有春秋之作若詩不亡則聖人何為獨取耶李唐之代一篇無以為繼至宇秋色清深為使斯撥掠人門面耳

長短句相錯以挫勁中宛轉合拍乃佳

句二接筍見筆力非復尋常

城公固云萬象攝入牢尼珠然安能如杜之吸嗡衆景運實于虛耶其妙在元氣二句已包攝盡矣所以野亭與前末篇相竹色珍瓏無不出神耳乃是蒲城鬼神入句院亭抹去畫景襲耶然妙

寫閻到極頂有其上下衝接是何等神理不從院字抹而損減此皆天倉王宮普原祁嘗自言作畫如拿金剛杵此可以泰杜詩

此接乃更是神與非此不可也所以為

正體否則偏仄閃皆成奇病耳。偏仄猶不可況閃耶

篇內豈但得非無乃已似反思乃是一連許多虛字而不覺其為架空掉虛者愈覺元氣以下八句之真實沈頓耳

一結有無窮餘意在與山水相關

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冥濶（畫中景五段始正寫畫障景物幽秀烟波浩渺遙）（英華作滄浪之水清且濶）（排首段所謂滄洲趣也其華所未到於下段敘劉侯補出）欹岸側島（英華作欹峰側岸）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楚詞）使湘靈鼓瑟兮（博物志）舜崩于蒼梧二妃啼以淚揮竹竹盡斑（說出少府）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音邈）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何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水經注）若耶溪水上承嶕峴麻谿谿下孤潭周數畝甚清深（吳越春秋注）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水經注）山陰縣南有玉笥竹林雲門天柱精舍盡泉石之好（會稽志）雲門山在縣南三十里（南史）何胤以會稽多靈異往遊焉居若耶山雲門寺（通篇以畫法為詩法字字跳躍以煩碎見其精細）

此一結神游題外却從中幅來以若耶雲門與天姥皆壯游勝跡不能忘也

此段寫高齋之面勢倒點崔少府

危齋二句言齋之高因高入生寒也

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赫（錢箋）（寰宇記）蒲城縣本漢重泉縣地後魏分白水縣置南白水縣以在白水之南為名廢帝三年改為蒲城開元中改為奉先公從奉先來循其舊名故曰南縣（梁元帝纂要）夏曰朱夏炎夏高齋坐林杪信宿遊衍閒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崇岡相枕帶曠野迴（一作迥）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階根青冥曾冰生淅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急（一作息）動靜隨所激鳥呼

寫得風雲慘淡只為兵氣二句來如此接落真是妙境

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吏隱識情性茲焉其窟宅〔歸去來詞〕雲無心以出岫　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伯杖藜長松下作尉窮谷僻為我炊雕胡逍遙展良覿〔漢書〕梅福為南昌尉人傳以為仙崔是白水尉故以仙伯稱之〔大招〕設菰粱只〔注〕菰粱蔣實謂雕胡也〔宋玉諷賦〕主人之女為臣炊雕胡之飯〔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覿坐久風頗怒一作愁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欻翻盤渦坼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脉煙氛靄酋崒魍魎森慘戚〔海賦〕盤渦谷轉波濤山頹〔注〕渦水旋流也崑崙崆峒巔迴首如一作知不隔前軒頹一作摧反焰巉絕華岳赤兵氣漲

此段言山間之雲霧晦冥變怪恍惚倏又開霽也是朱炎景氣

自此至淚下流袵席就時事切近言之

玉觴五字指至尊言

自此至帶甲且未釋就時事推出言之

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一作煙霧積〔唐書〕祿山反以哥舒翰為太子先鋒兵馬元帥明年正月進位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崑崙崆峒在白水西北華岳在白水東南時哥舒翰統兵二十萬守潼關潼關屬華州與白水近故見兵氣之盛如此玉觴淡無味[illegible]羯豈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袵席〔東都賦〕列金罍班玉觴〔唐書〕顏杲卿罵祿山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一作敵猛將紛填委廟謀畜長策〔劉楨詩〕職事相填委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欲告清宴罷一作疲難拒幽明迫三歎酒食傍何由似平昔〔書序〕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左傳〕魏

詩實廿三韻

通上一首皆長篇之格極平正語多奇警者

子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舊唐書）三川縣屬鄜州以華池水黑水及洛水三川同會因爲名（黃曰）公天寶十五載夏自奉先之同州白水賦高齋詩已是五月又自白水之鄜州道出華原是赴靈武所經也同州在華原東百八十里華原北至坊州百八十里坊北至鄜百四十五里豈非公自白水西北至華原又自華原北至坊復自坊北至鄜也是年史不書大水而詩言水患爲甚可以補史之闕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火雲無時出（一云出無時）飛電常在目（長安志）華原縣本漢祋祤縣地隋開皇六年改泥陽爲華原縣貞觀十七年屬雍州大足元年隸京兆府（水經注）宜君水又南出土門山西又謂之沮水（元和郡縣志）土門山在華原縣東南四里（淮南子）旱雲煙火（盧思道納涼賦）火雲赫而四舉

自多窮岫雨行潦相豗（音灰）蹙蓊（烏孔切）匌（口答切）川氣黃羣流會空曲（豗水相擊蓊匌水氣蓊鬱而匌匝也（海賦）磊匌匌而相豗（注）匌匌重疊也）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音匐）恐泥（去聲）竄蛟龍登危聚麋鹿枯查（槎同）卷拔樹礧（洛罪切）磈（口罪切）共充塞（廣韻）泥滯也陷也論語致遠恐泥此借用其字（江賦）狐玃登危而雍容查水中浮木礧磈砂石也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自多窮岫雨至此言雨潦之漲）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圻岸去（一云去岸）漱壑松栢禿乘

踣塞字入屋韻此亦入屋職通用也

險語破胆

禿字險且確

此老大書特書

陵陳作凌破山門迴斡烏活切運詩折岸屢崩奔按玉篇折一音魚厂切與垠同岸也界也折岸當作垠岸文選注音祁恐誤江賦漱壑生浦山門即土門山也謝惠連詩傾河易迴斡抱朴子地有三千六百軸名山大川孔穴相連海賦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沈數州沒如聽萬室哭舊唐書洛交縣屬鄜州洛水之交故曰洛交寰宇記洛交水在縣南一里及關謂潼關本名曰衝關言河流所衝也○及杜氏通典潼關也關在華山之東觀泉源漲至此言交洛之漲○按洛水發源鄜州朝邑縣入河其勢最大白於山合漆沮水至同州朝邑縣入河其勢最大而疾故有數州沈沒之懼焉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畜一作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一作亦黲黮按黲當作墋楚錦切陸機高祖功臣贊芒芒宇宙上墋下黮注墋不澄清貌黮嫌也浮生有蕩汨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雷屯指多雨作言此不已艱險路翼跼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

悲陳陶唐書至德元載十月房琯自請討賊分軍爲三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悊將中軍自奉天入琯自將中軍爲前鋒辛丑中軍北軍遇賊於陳涛斜接戰敗績癸卯琯自以南軍戰又敗通鑑注陳陶斜在咸陽縣東斜者山澤之名故又曰陳陶澤此詩及下悲青坂並大有關係亦詩史也朱子曰其叙房琯亦正見非一戰之罪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廣作天

一韻仄短篇

一韻仄短篇中有叠韻

清（力一不作晴）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漢書）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唐書）時琯效古法用車戰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羣■歸來雪（趙作血）洗箭仍唱（一云撚箭）■歌飲都市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羣■謂祿山之衆）

（筆好寫出人心不去）

悲青坂（青坂地名）（按）陳濤斜在咸陽房琯師次便橋便橋在咸陽縣西南十里青坂去陳陶。便橋當不遠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辛氏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不知高幾許諺曰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古樂府）飲馬長城窟○（按）史云琯敗陳陶殘卒數千不能軍帝使裒夷散復圖進取青坂東門駐軍之地也飲馬太白其依山而守乎

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唐書）室韋東■之北邊黃頭部强部也奚亦東■種東北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霫（安祿山事蹟）祿山反發同羅奚契丹室韋曳落河之衆號父子軍山雪河冰野（樊作晚）蕭颯青是烽（一作人）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時公陷賊中故曰附書我軍）（按）史云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使邢延恩促戰遂敗忍待明年莫倉卒即琯持重意也陳陶之敗與潼關之敗其失皆在以中人促戰不當專爲琯罪也故子美深悲之

對雪。（用意在對字不止以雪言也）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迴風（洛神賦）若流風之迴雪瓢棄樽無綠爐存火似紅數州消

此言月夜非咏月也獨看雙照首尾相應章法佳絕

良友論文所以可樂而時方不靖不得不哀所以托之於醉也

息斷愁坐正書空〔世說〕殷浩坐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月夜。八句中有華華相生之妙

今夜鄜音夫州月閨中只獨看〔唐書〕鄜州洛交郡屬關內道時公之家寓鄜州三川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一作當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江淹擬古詩〕煉藥照虛幌王昌齡送別魏二云憶君遙在瀟湘月愁聽清猿夢裡長不述已之離緒反念魏二別懷與此詩三四意同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舊唐書〕楊琯謚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兩端〔卞圜曰〕端時白衣唐科名記端來春始及第薛復未詳〔獨孤及燕集詩〕〔序〕右金吾倉曹薛華會某某於署長歌之悲深之公堂至德二載正月賊中作於痛哭舊編十五載春首祿山已反未陷潼關時

起句正為薛華發却是名言

此篇安得健步與安得并州快剪刀皆現成之安得也下句千里即從此句遠字出也上句思字却空中一頓提

歌字似可轉平矣再捺下去押老字而其氣始蓄極音韻者宮徵全在氣也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蚤愛客滿堂盡豪傑英華同一作翰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書〕正月上日〔注〕上日朔日也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一作羽觴為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謝靈運詩〕急觴盪幽默〔詩〕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座中薛華善一作能醉歌歌詞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英華作無長句汝與山東英華同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按〕唐人劉全白作太白碣記云廣漢人曾鞏序又云蜀郡人隱岷山而舊書則以為山東人考

時恐是元日

時京師方備祿山

前半苑結筆筆緊但至此特起始發明首句而氣亦因之以舒

惟其上面仄韻步步謹嚴所以捺不住直散出來撒手空行也即篇即可悟矣

秋井當是廢井張綖謂井是貴者之墓猶今言金井也存參

之廣漢蜀郡山東皆白僑寓所在白本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李陽冰序可據也此稱山東蓋太白父爲任城令因家焉生平客齊兗間最久故時人以山東李白稱之太白東魯行學劒來山東此明証也元微之作子美墓誌亦曰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自曾子固疑舊史爲誤而楊用修又因李陽冰魏顥序有自號東山之說遂謂後人妄改山東殊不肰也〔錢箋〕〔梁書〕何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編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宋書〕鮑照文詞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遒麗

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英華作注金杯如澠之酒常快意亦荊作不知窮愁英華作未知窮達安在哉〔左傳〕有酒如澠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

萬事句收勒又痛苦極矣翻激出後一段豪縱之氣此固爲神變要亦不越醉歌耳

以醉字意結

如何不飲令心哀末段分兩層前繳緩憂心後繳不自保

元日寄韋氏妹至德二載元日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唐濠州鍾離郡本春秋鍾離子國漢爲縣屬九江郡今爲鳳陽府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婦人稱其夫曰郎曰伯〔詩〕自伯之東〔按〕公同谷詩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沒諸孤癡今云郎伯殊方鎮時尚未沒也春城迴北斗郢樹發南枝回北斗是用斗柄東而天下皆春或引三輔黃圖長安城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未當〔史記〕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徙都壽春命曰郢壽春今壽州屬鳳陽春城已所在郢樹妹所在也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唐書〕朝集使位都督刺史三品以上〔唐會要〕天寶六載敕中書門下奏自今以後諸道應賀正使並取元日隨

京官例序
立便見

春望。感時恨別承首句花鳥承次句

國破山河在城春。一作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鮑照詩〕白頭零落不勝簪

〔溫公詩話〕牂羊羣首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此詩言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偏舉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遥憐舍弟存〔唐書〕平陰縣隋屬濟州天寶十三載州廢縣屬鄆州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人一作魂

汝儒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

詩〔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後漢劉茂傳〕孫福爲賊所圍命如絲髮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喜晉作惠承驥子小名驥子宗武。

與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荆作卽一

三四誕甚實亦出於無聊故不覺放筆如許

作正睡炙背俯晴軒炙背注別見

一百五日夜對月荊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注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也三四句與李白詩剗却君山好平鋪江水流同一奇想非胸襟濶大者不能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注月光穆穆如金之波流也斫却顧陶本作抵盡月中桂清光應更多虞喜安天論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酉陽雜俎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世說若使月中無物當極明耶三四本此

仳或云當作披離放紅蘂想像嚬青蛾晉作娥○紅蘂丹桂花也青蛾注見二卷世傳月中有嫦娥故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因丹桂而及姮娥又因姮娥而及牛女皆以況已之無家

遣興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世亂憐渠小家貧仰去聲母慈鹿門攜不遂雁足繫難期一云鹿門攜有處鳥道去無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儻一作東歸免相失見日一作爾敢辭遲

思明秀岩將有西窺之意故欲塞蘆子關以扼之則西京可以坐定

塞蘆子錢箋元和郡國志塞門鎮在延州延昌縣西北三十里鎮本在夏州寧朔縣界開元二年移就蘆子關南金鎮所安置蘆子關屬夏州北去鎮一十八里一統志蘆子關在延安府安塞縣

喬億曰此詩斥言蘆關當用重兵屯戍似為肅宗在靈武也及已至鳳翔守禦克復惟在關陝河南河北是以子美達行在受拾遺不復上陳此策矣顧當靈武即位之初左右參謀如杜鴻漸裴冕李泌曾議不及此諸將自汾陽臨淮外如李嗣業王思礼皆手握重兵胡不奏聞遣一偏裨往戍蓋尔時大盜出沒犄角之勢不到延州子美儒生或未達形勢之言也至若詞氣簡質真漢樂府非晉以下可企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荊杞〔按〕唐書方鎮表朔方節度領定遠豐安二軍及東中西三受降城五城當以此為據張說為朔方節度大使往巡五城措置兵馬元載請城原州云北帶靈武五城為之羽翼皆即此詩所指也地理志載夏州朔方縣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淘子等城在蘆子關北乃長慶四年節度使李祐築鮑欽止引之以證此詩誤矣夢溪筆談以宋時延州五城為杜詩五城尤誤　隔河水五城在黃河之北也〔通鑑〕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殘弱■■蠶食之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迴一作迴略大荒來一作東崤函蓋虛爾〔唐書〕史思明雜種■人也本名窣干玄宗改為思明高秀巖本哥舒翰將降賊為偽河東節度至德二載正月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思明以為

意在末四句蓋欲為先發制人耳

指掌可取既得太原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懷州河內郡衛州汲郡俱屬河北道〔按〕是時思明舍河北而西故曰割懷衛〔山海經〕有大荒東西南北經四篇〔漢書注〕崤山今陝縣東二崤是也函谷今桃林縣南洪澠澗是也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舊唐書〕延州中都督府屬關內道在京師東北六百三十一里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為退三百里〔通鑑〕至德元年七月以陳倉令薛景仙為扶風太守兼防禦使賊遣兵寇扶風景仙擊却之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賊兵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景仙之力也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一作敢呌帝閽■行速如鬼〔甘泉賦〕選咸巫

此乃唐之變雅也乃至聲滿天

兮叫帝閽

此詩首以五城爲言蓋憂朔方之無備也高史二寇合力攻太原克太原則渡河而西即延州界北出即朔方五城朔方節度治靈州靈距延才六百里爾靈武爲興復根本公恐二寇乘虛襲之故欲以萬人守蘆關牽制二寇使不得北景仙從扶風出兵擣長安之不備所謂蘆關扼兩寇也塞字仍作壅塞解時太原幾不守幸祿山死思明走歸范陽勢甚岌岌公故深以爲慮也誰能叫帝閽即悲青坂所云安得附書與我軍也此本陷賊時詩諸本多誤解故次在收京之後

哀江頭。黃生曰詩意本哀貴妃不敢斥言故借江頭行幸處標爲題耳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

地

憶昔以下開局另爲十韻此篇自不必以屋職通用例之

一箭仇本作一咲方綱按一笑既与

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錢箋）雍錄少陵原在長安縣西南四十里宣帝陵在杜陵縣許后葬杜陵南園師古曰即今謂小陵者也去杜陵十八里他書皆作少陵杜甫家焉故自稱杜陵老亦曰少陵也（長安志）少陵原西有子美故宅（劇談錄）曲江池入夏則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

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

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高唐賦）霓爲旌翠爲蓋（西都賦）虹旃霓旌（三輔黃圖）宜春下苑在京城東南隅（雍錄）曲江在都城東南其南即芙蓉苑故名南苑（漢書）飛燕立爲皇后寵少衰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殿（李白詩）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漢書）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

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食亦切）（以止點清音哀）正異作笑蔡君謨作發

翻身相對又與明眸皓齒相照其作一箭者乃適與帶弓箭相複耳作一發更無謂

臆字疊入一韵動宮頭挫

黃昏一結憤賊而不咎其君詩人忠厚

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遊魂歸不得

舊書百官志內官才人七人正四品按詩云輦前才人帶弓箭則唐時天子遊幸有才人射生之制矣王建宮詞日暮千門臨欲鎖紅粧飛騎向前歸又李賀樂詞軍裝宮妓掃娥淺搖搖彩旗夾城暖皆可與此詩相証而新舊史諸書不載其事明皇雜錄上幸華清宮貴妃姊妹各購名馬以黃金爲銜勒潘岳射雉賦昔賈氏之如皐始解顏於一箭隋書長孫晟射鵰一發雙貫傅毅舞賦眄盤旋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唐國史補玄宗幸蜀至馬嵬驛縊貴妃於佛堂梨樹之前太眞外傳妃死瘞於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時年三十八歲

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一作江草

花豈終極黃昏[illegible]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一作

明眸皓齒之上不攙入六軍不發婉轉馬前等語蘇黃門論此詩若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正言此處也更可識忠厚之遺

忘城北一云望城北○劍閣注別見城南注見二卷陸游筆記欲往城南忘南北言惶惑避死不能記孰爲南北也荊公集句兩篇皆作望城北蓋傳本偶異耳北人謂向爲望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不能記南北之意

清渭劍閣舊注謂一秦一蜀託諷玄肅父子之間按肅宗時由彭原平涼至靈武即位與清渭無涉余謂渭水公陷賊所見劍閣玄宗適蜀所經去住彼此無消息是言身在長安不知蜀道消息耳人生有情二句濺淚傷心亦寓戀主之意黃昏胡騎二句放翁謂惶惑失道正合當時情景且與起二語相應杜詩博議趙次公注引蘇黃門嘗謂其姪在進云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歌費數百言而後成杜言太眞被寵只昭陽殿裏第一人足矣言從幸只白馬嚼齧黃金勒足矣言馬嵬之死只血汙遊魂歸不得足矣按黃門此論止言詩法煩簡不同非謂清渭東

起語似歌謠

流以下皆寓意土皇貴妃也長恨歌本因長恨傳而作公安得預知其事而爲之典哀北征詩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公方以貴妃之死卜國家中興豈應於此詩爲天長地久之恨乎

哀王孫（舊唐書十五載六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上自延秋門出親王妃主王孫以下多從之不及（通鑑）上從延秋門出親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極似樂府聲情

長安城頭頭（樊作多一作頸）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一作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金鞭折斷九馬死骨肉不待（一作得同馳驅（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通俗文）白頭烏謂之鶹鶹（楊慎曰）三國典略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計集於門樓

一韵平内宜有叠韵

齊宣城王使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叩頭乞爲奴

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杜蓋用其事以侯景比祿山也（長安志）苑中宮亭凡二十四所西面二門南曰延秋門北曰玄武門（雍錄）漢未央宮唐後改爲通光殿西出即延秋門在漢爲都城直門（舊書五行志）諺云木生稼達官怕（陳沈炯詩）陳王裝腦勒晉后鑄金鞭（西京雜記）文帝自代來有良馬九匹名曰浮雲赤電絕羣逸驟紫燕騧綠螭驄龍子驎駒絕塵號爲九逸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干寶晉紀論）劉淵王彌之亂將相侯王交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高帝子孫盡隆準（音拙）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漢高祖紀）帝隆準龍顏（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高帝感龍而生

朔方健兒當是指祿山之兵昔也為國家出力何其勇銳也今則附逆又志在掠奪何其愚也勇銳與愚不是相對之詞昔之勇銳明於大義而非愚今則愚甚而勇銳不足恃矣當交互以見之若哥舒翰云兵不應言愚且此處忽插入哥舒翰殊覺無謂

故其顏貌似龍長頸高鼻〔漢光武紀〕四七之際龍鬬野不敢長去聲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東一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一作駱駞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史思明傳〕祿山陷兩京以駱駞運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紀極〔唐六典〕開元二十五年敕天下諸軍置兵防健兒於諸色征行人內時哥舒翰將河隴朔方兵及蕃兵共二十萬拒賊敗績於潼關竊聞天一作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務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光武紀〕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於是分為南北匈奴建武二十五年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藩稱臣〔舊唐書〕肅宗即位九月南幸彭原遣使與回紇和親二載二月其首領入朝花門即回紇注別見〔後漢書〕耿秉卒匈奴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梨即務字務割也古通用〔史記索隱〕狙伏伺也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唐紀〕高祖葬獻陵太宗葬昭陵高宗葬乾陵中宗葬定陵睿宗葬橋陵是為五陵〔光武紀〕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春陵郭嗜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題不言宿益見四章神理一片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長安志〕大雲經寺在京城朱雀街南懷遠坊之東南隅本名光明寺武后初幸此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名焉令天下諸州置大雲經寺

心在水精晶通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後漢西域傳〕大秦國宮室皆以水晶為柱〔江總大莊嚴寺碑〕影徹琉璃之道光遍水精之

域〔漢董賢傳〕重殿洞門〔注〕言門門相當也〔謝靈運撰征賦〕果歸期於願言到扉開復閉。撞鐘齋及茲。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所追切○〔唐本草〕醍醐出酥中乃酥之精液也好酥一石有三四升醍醐〔潘鴻曰〕按涅槃譬云從熟酥出醍醐譬般若波羅蜜出大涅槃醍醐者譬於佛性佛性即是如來又止觀輔行云見是慧性發必依觀禪是定性發必依止此發性二字所本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黃鸝度結構。紫鴿下罘罳。音浮思○〔何晏景福殿賦〕其結構則修梁彩制〔禮記〕疏屏天子之廟飾〔鄭注〕屏謂之樹今罘罳也列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劉熙釋名〕罘罳在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此復重思王莽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令民無復思漢也〔雍錄〕罘罳鏤木為之其中疏通或為方空或為連鎖其狀扶疎故曰罘罳制類青瑣在宮闕則為闕上罘罳在陵垣則為陵上罘罳又有網戶者刻為連文遞相綴屬其形如網後世遂有直織絲網張之簷窓以護禽雀者文宗出殿北門裂斷罘罳是也〔潘曰〕紫鴿下罘罳暗用釋氏鴿入佛影心不驚怖之語讀者不覺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南史〕沙門惠休善屬文孝武帝命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爾雅〕綸似綸〔注〕綸糾青絲也音關張華云綸艸如宛轉繩〔方言〕草作謂之履麻作謂之不借〔後漢書〕哀牢夷知染采文繡罽毲帛疊〔注〕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南史〕高昌國有草其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纊名白疊子國人織以為布甚軟白交市用焉〔諸經音義〕氎毲同毛布也〔王昌齡詩〕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水經注〕老宿諺言自顧轉無趣。交情何

此非談禪詩而談禪之詩以此為極至

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高僧傳〕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聰明秀徹每至講肆善標宗會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　慧遠本姓賈氏雁門樓煩人性度弘偉風鑒朗拔居廬阜三十餘年化兼道俗雨瀉一作滴暮簷竹風吹春一作青非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春井猶云秋井〔錢箋〕張彥遠名畫記大雲寺東浮圖有三寶塔馮楞伽畫車馬并帳幕人物已剝落東壁北壁鄭法輪畫西壁田僧亮畫外邊四壁楊契丹畫〔按〕畫斷吳道子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煙霧此云潤龍鱗殆類是耶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維摩經〕菩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得藏三昧〔西域傳注〕琅璫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今殿塔皆有之〔一曰〕金琅璫言殿角懸鈴其聲琅璫也〔黃希云〕子瞻風動琅璫月向低及洪龜父琅璫鳴佛屋之句皆本此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迴一作迴斷絕鐵鳳森翱翔〔春秋元命苞〕玉衡南兩星為玉繩〔謝朓詩〕玉繩低建章〔西京賦〕鳳騫翥於甍標咸遡風而欲翔〔薛綜注〕謂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敷尾以函屋上當棟中央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陸倕石闕銘〕銅雀鐵鳳之工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音隱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童兒汲井華慣捷海錄作健瓶在手霑灑不濡地掃除似無箒〔本草〕井華水令人好顏色謂平旦第一汲者〔金俊明曰〕不濡地似無箒言灑掃之輕且潔也明一作晨霞爛複閣霽霧搴高牖側塞被徑花

此首即前篇塵沙黃之意

用詩無痕

飄颻委墀一作堦（錢箋）長安志大雲寺當中寶閣崇百尺時人謂之七寶臺（文選注）奉開也（九辨）皇藺破徑兮斯路漸非

晤語契深心那能總鉗口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決決于黨切泥汚人所聽（與信通）音銀國多狗（九辨）猛犬狺狺

而迎吠兮（左傳）國狗之瘈無不噬也○（按）是時賊將張通儒收錄衣冠汚以僞命不從者殺之公晦跡寺中故有那能總鉗口及泥汚人國多狗等語既未免羈絆時來慰奔走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

雨過蘇端（原注）端置酒

雞鳴風雨交久旱雨吳作雲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

久旱雲亦好定是雲字或乃謂對下篇既雨晴亦佳當作雨亦好者非是

雨中景

起我早諸家憶所歷一飯（一作飽）跡便掃蘇侯得數過懽喜每傾倒（世說）庾公謂孫公曰衛君長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也

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

紅稠屋角花碧委（一作秀）牆隅草親賓縱談謔喧鬧慰（一作畏）衰老況蒙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謂家在三川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四郊肅肅（一作蕭蕭）春增華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一作杏）花春夏各有

（紅稠二句公慣用此句法集中凡五見）

四皓漢事邵平亦非唐事一云千載一云往者此間有斤兩馬有神氣馬非以時代久近為辨也　為園須以邵平瓜却是正用局趣商山芝却是翻用此理可思

並非好頭晴而晴字有神無迹

實我饑豈無涯〔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干戈雖橫放慘澹鬬龍蛇甘澤不猶愈且畊今未賒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今未賒言甘雨之後及此畊鉏猶未緩也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高士傳〕四皓避秦入商雒山作歌曰曄曄紫芝可以療饑〔蕭何傳〕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甚美世謂東陵瓜〔左傳〕不汝疵瑕〔史龜筴傳〕黃金有疵白玉有瑕英賢遇轗軻遠引蟠泥沙顧慚昧所適回首白日斜〔楊子法言〕龍蟠於泥蚖其肆矣白日斜言已年已暮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一作雲查槎同焉能學衆口咄咄空一作同咨嗟

曲折得情亦自陶公化出而感慨更深

盛弘之荊州記〕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居洲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後漢書〕龐德公襄陽人也攜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返〔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上年年八月見浮查去來不失期多齎糧乘查而往十餘日至一處遙望宮中有織婦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先言古人之道可尚既以不能遠引為慚末言必欲追踪高隱不徒付之咄嗟已也

晦日尋崔戢李封晦日注。唐初正月晦日為節德宗見二卷聽李泌改二月朔

朝光入甕牖尸一作宴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來一作乘興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

每將紹古妙緒雜之隨常酬酢中真獨闢萬古也

待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
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社
仁里懽兒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竹頗脩脩引
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樽愁
未知天下士至一作忘性有此不草牙既青出蜂聲
亦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氏一作
民不貽黃屋一作綺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爲身謀帝王
世紀大庭氏至葛天氏皆號炎帝漢書音義黃晉書阮籍不
與世事酬飲爲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以酬醉獲免○言上古之世黃屋始可

無憂今何時乎而阮籍之流止沈飲以謀身嘆已與崔李輩無能爲天子分憂也咸鳳高
慰沈浮游俠傳放意自恣浮沈俗間歌筆力橫絕
其一云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爲之翻百川皆亂流
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一作與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原注程攜酒饌相就取別○唐六典太子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妄忘一作志集常時往還人記一
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肸耳目開頗
覺聰明入千載得飽叔末契有所及意鍾老栢青

每用對句見力亦從顏謝化來途窮二句警鍊入情

義動修蛇蟄（陸機歎逝賦）託末契於後生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告（此下言一作送生）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內愧突不黔庶羞以賙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楊子）墨突不黔黔黑也（攜酒相就）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澁東風吹春冰泱漭（一作莽）后土濕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鶻聞呼向禽急（上云與語才傑立意程錄事必負才敢爲者肰世難方殷當思斂戢故又以向禽之鶻戒之）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按）公陷賊時不聞嘗至東都此駙馬池臺必是在京師者黃鶴妄云在河南新安遂造公嘗受拘東都之說又以書之於譜謬說惑人當亟正之

左傳文三年司徒握節以死故書官

此段叙離亂及廣文情狀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盃焮臍郿塢敗握（一作禿）節漢臣回（後漢書）董卓築鄔於郿高厚七丈號萬歲城及呂布殺卓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焮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按唐書）至德二載正月嚴莊與祿山子慶緒謀殺祿山使帳下李猪兒以大刀斫其腹腸潰於牀而死事正與卓類也（漢書）蘇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畱十九年而還（竹坡詩話）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少陵詩一卷如握節漢臣回乃是禿節新炊間黃粱乃是聞黃粱（楊慎曰）後漢張衡傳蘇武以禿節效貞公正用此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晉作片）灰別離經死（一作此）地披寫忽登臺重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一作巷）來畱連（一作醉畱）春

此段點還池臺及同飲

題目行在所三字大書特書

是未達時

夜舞一作席淚落强一作更徘徊一云醉連春苑夜舞淚落徘徊○秦簫注見一卷〔晉書〕阮籍與兄子咸居道南諸阮居道北

○喜達行在所三首〔原注〕〔自京竄至鳳翔〕○舊唐書〔至德二載二月肅宗自彭原幸鳳翔。三首次第甚明不躐一筆時改扶風爲鳳翔郡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回〔輿地廣記〕岐陽縣漢美陽縣地詩謂居岐之陽唐省入扶風縣爲岐陽鎮眼穿當一作看落日心死著陟略切寒灰鳳翔在京師西故曰當落日〔張說詩〕心對爐灰死霧英華作茂樹行相引蓮峰英華及正異俱作連山望忽一作或開蓮花峰注別見〔按〕公自京師金光門出西歸鳳翔不應走華陰道當以連山爲正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是方達時

是已達時

三首極寫喜字然第一首是喜脫賊中第二首是喜見人主第三首是喜見中興之業也如此才見此老本心

愁思笳夕淒涼漢苑春〔三輔黃圖〕漢有三十六苑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光武紀〕更始以帝行司隸校尉置官屬作文移一如舊章〔謝朓詩〕還覩司隸章南陽氣注見前喜心翻倒極嗚咽淚一作涕沾巾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唐書〕鳳翔府郿縣有太白山〔長安志〕京兆武功縣以武功山得名〔水經注〕武功山北連太白三秦記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影靜千官一作門裏心蘇七校前〔漢書〕京師有南北軍屯至武帝平百越內增七校〔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也今朝漢社稷新數中張仲切興年〔按〕中興本

讀平聲或作去聲〔東皐雜錄云〕詩蒸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釋文中張仲反故老杜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古人留意音訓如此

敘事明爽用意沈鬱國爾忘家之情顯然可見

茂樹行相引即是未長注脚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國〕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陶潛詩〕〔孟夏草木長〕〔錢箋〕〔王儉炙轂子〕

夏商以草爲屨左氏曰屝屨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鞋貴賤通著〔莊子〕原憲捉衿而肘見朝廷慜生還親故傷老醜〔家〕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

〔通典〕武后置左右拾遺二員〔阮籍詩〕夕暮成老醜

人掌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爲清選〔本傳〕至德二年亡走鳳翔詔上拜左拾遺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家〕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舊注〕三川在鄜州南六十里時公之家寓焉比聞同谷〔一作峪〕猛虎塲鬱結迴我首〔按〕〔通鑑〕祿山初反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皆附之時所在寇奪故公以家之罹禍爲憂

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權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欲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國〕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寸心何有惟恐家信來家中不能相偶也沈思二句言意中欲其歡会恐不免殺戮竟成窮獨之叟耳揆是疑而未定之詞也述懷至此肝腸欲裂矣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一云休汝騎〕來爲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

漢運向顧上天子及朝廷後三句仍挽到自己作結蓋詩為思家而作也

鄉且舊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熊兒宗文驥子宗武也

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疎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月賦〕羈孤遞進　帳殿注別見〔西都賦〕乘鸞輿備法駕〔蔡邕獨斷〕鸞旗車編羽旄引繫幢旁俗名雞翅車

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過雁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妖氛謂安慶緒方熾〔公秋述文〕旅次多雨生魚青苔滿榻〔陶潛詩〕帶月荷鋤歸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武威注見二卷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周禮〕頒馬攻特〔注〕牡馬蹄齧不可乘用故因夏乘馬而攻鑿其蹄也〔漢書〕武帝遣直指使者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羣盜黃白郎未詳〔或云〕黃白即漢書銀黃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北齊樂曲懷黃綰白鵷鷺成行交河注見一卷

送行詩不泛作離別語俱有大關係處所以為難

韓退之送溫處士序云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亦如此立言

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蚤去秋羣[illegible]反不得無電掃此行牧吳作收遺甿風俗方再造〔後漢皇甫嵩傳〕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族父領元戎名聲國晉作閣非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颻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唐書〕至德二載五月以武部侍郎杜鴻漸為河西節度使　公與長孫皆諫官故曰同官〔通鑑注〕武威郡治姑臧舊城匈奴所築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張氏據河西又增築四城廂各千步并舊城為五又二城未知誰所築

若人才思濶溟漲浸一作漫絕島樽前失詩流塞上

得一作多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沈約詩〕溟漲無端倪

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

昊

此詩去秋羣胡反趙次公黃希諸注皆指吐蕃〔按〕唐書至德元載吐蕃陷威戎等諸軍入屯石堡此在隴右河鄯等州而河西涼州未嘗陷通鑑至德二載正月丙寅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使周泌聚衆六萬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據其五二城堅守度支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此云羣胡反正指其事曰去秋者討平在正月而發難則在去秋也是時武威雖復而餘亂尚有未戢者故欲其早到涼州安畔黎而按城堡也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唐書〕漢中郡屬山南道本梁州漢川郡天寶元年改漢中郡興元元年升爲興元府〔按〕詩云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徵憩樊蓋。以補闕授御史也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易〕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揚雄河東賦〕彏天狼之威弧〔錢箋〕天官書西宮七宿觜星東有大星曰狼狼下四星曰弧弧屬矢擬射於狼弧不直狼則盜賊起所謂不能弦也下故有豺狼沸相噬之句〔法言〕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彫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從北來謂肅宗即位靈武靈武在鳳翔之北也岐梁二山在鳳翔〔爾雅〕東

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沿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朱文公楚詞辨証〕爾雅說四極恐未必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也

蕭索（貼漢中）一作瑟漢水清緬通淮湖一作河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漢水在漢中〔西都賦〕其東則有通溝大漕清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通鑑〕至德元載十月第五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州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　紛星散言使者銜王命四出〔詩〕爲下國綴旒〔注〕綴結也旒旗之垂者言天子爲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縿爲旒所綴著也

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一作生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南伯謂山南主將〔通鑑〕至德元載七月玄宗以隴西公瑀爲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訪防禦使從事謂樊爲判官〔梁元帝纂要〕日月五星謂之七曜〔唐藝文志〕吳伯善陳七曜曆五卷〔漢書〕張千秋擊烏桓還霍光問鬬戰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一作比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以補闕爲侍御也）暮徵入柱史晨征憩樊作補闕入柱史晨征固多憩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通典〕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一名柱後史迴風吹獨樹（是送行意）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重一作里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上林賦〕牢落陸離陶唐歌遺民後漢夏列帝我無匡復資一作姿聊欲從此逝〔左傳〕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列帝謂明章以下諸帝〔漢書〕高帝曰吾亦從

憩字即指祖席言

唐雖遭祿山之乱然非滅而再興不得以後漢爲比

憩字頗似趁韻

起句與古八變歌北風初秋至句法正同

此逝矣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舊唐書）杜亞字次公自云京兆人少涉學善言歷代成敗事肅宗在靈武上書論時政擢校書郎其年杜鴻漸節度河西辟爲從事累授評事御史終東都留守貞觀元年分隴坻以西爲隴右道景雲二年自黃河以西分爲河西道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禮記）立秋之日鷹乃擊（辨亡論）異人輻輳令弟草中來蒼肰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末路值令弟兵法五十家爾腹爲篋笥應對如轉丸（郭作圓非）疎通略

天子從北來鸞輿駐鳳翔天子憂涼州既鄭重特書矣此篇復以詔書帝曰作兩層提掇

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漢藝文志）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宗廟尚爲灰君臣俱（一作皆）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輊（一作轅）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唐書）祿山陷京師九廟皆爲所焚　崆峒注見二卷（唐書）瀚海軍西七百里有青海軍本青海鎮天寶中爲軍隸北庭都護府（詩注）車後頓曰輊前頓曰軒（漢書音義）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大布衣即杜亞　元帥杜鴻漸也　流沙注見一卷）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爲畫長久利（書序）歷試諸艱（按）武威郡地勢西北斜出隔斷羌戎乃控扼要地河西有事則隴右朔方皆

擾是時有九姓商胡之叛故曰須存武威郡爲畫長久利也

孤峰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蔡曰〕大觀三年郭隨使■舉黃羊蘆酒問■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羶蘆酒糜穀醞成可撥醅取不醡也但力微飲多則醉信子美之言驗矣蘆蔡肇本作■引高適■酒千鍾不醉人爲証當兩存之〔錢箋〕〔莊綽雞肋編〕關右塞上有黃羊無角色同麞鹿人取其皮爲衾褥■人造嚼酒以蘆管吸於瓶中杜詩黃羊蘆酒蓋謂此也

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反正謂車駕歸長安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龍吟迴其頭夾輔待所致〔後漢書〕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南史〕王融謂宋弁曰若千里馬斯至聖上當

駕鼓車〔杜詩博議〕騏驥駕鼓車比亞不當爲判官龍吟回頭謂龍馬長吟回首京闕思成夾輔之功喻亞雖在河西乃心不忘朝廷也舊解都憒憒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舊唐書〕成州同谷郡屬山南西道秦置隴西郡天寶元年改爲同谷郡乾元元年復爲成州〔通鑑〕天寶十四載冬安祿山反。以上四首是一格而叙致順逆起結轉變各自不同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偪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一作志氣橫九州〔晉載記〕劉曜討陳安于隴城安死人歌曰隴上健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朝廷壯其節

奉詔令參謀鑾輿駐鳳翔同谷爲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枹（音孚）罕（一作氐羌）陬（唐書）小勃律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娑夷水即弱水也（寰宇記）弱水自甘州刪丹縣界流入張掖縣北二十三里（漢書）金城郡有枹罕縣應劭曰故罕羌侯邑（唐書）河州治枹罕縣此邦承平日剽刦吏所羞況乃未滅控帶莽悠悠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韋使君無考以詩語觀之評事乃其姪也）受詞太白脚走馬仇池頭古色（一作邑）沙土裂積陰雲雪稠（一作霜雪稠一作積雪陰雲稠○太白注見前）（舊唐書）成州上祿縣白馬羌所處州南八十里有仇池山（辛氏三秦記）仇池山上廣百頃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東西絕壁萬仞上有數萬家一人守道萬夫莫向山勢自肰有樓櫓却敵之狀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多岡阜泉源羌父豪猪靴（一作帽）羌兒青兕裘（晉作漢兵黑貂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山海經）豪彘狀如豚而白毛（注）能以脊上豪射物江東呼爲豪猪（說文）兕如野牛青色皮厚可爲鎧　月窟注見二卷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中原正格鬬後會何緣由（相抱而殺之曰格（陳琳樂府）男兒寧當格鬬死）百年賦命定豈料沈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兵遠壑靜（一作淨）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

姚云讀少陵贈送人詩正如昌黎贈送人序橫空而來盡意而止變化神奇初無定格

先言隴右之命次乃追述世變而推奚大之功後乃以自叙言及送意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

十韻（鮑曰）郭英乂也黃曰舊史至德初英乂遷隴右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不言兼太僕卿新史諒採訪使至德二載加隴右節度使不言兼御史中丞與太僕卿公。此詩可以補二史之闕

詔發西山（英華作山西）將秋屯（一作營）隴右兵凄涼餘部曲燀（一作烜）赫舊家聲（錢箋）漢趙充國傳賛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天水隴西安定北地皆爲山西英乂瓜州長樂人故曰山西將也（舊唐書）英乂知運之季子也初運爲鄯州都督隴右諸軍節度大使自居西陲甚爲蠻夷所憚開元九年卒於軍至德初肅宗興師朔野英乂以將門子特見任用英乂繼其父節度隴右故有部曲家聲之句鵰鶚乘時去

此段總叙大意

此段叙去時景

驊騮（切太僕）顧主鳴艱難須（一作思）隴右上策客易即前程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唐書）吐蕃悉衆入寇自鹽夏抵隴右（此）連陷諸城（言）進逼京畿（咽）喉（佳）

此段叙吐蕃

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一作專）征（言鎮靜安邊）脈後可併力（英華辨証）宜當剸任（姚云和虜二韻言隴右無事無劇十一韻言中原方急）

天寶元年改秦州爲天水郡（雪山注見二卷）和猶懷惠防邊詎（一作不）得（言）專征（言鎮靜安邊）脈後可併力（英華辨証）宜當剸任（姚云和虜二韻言隴右無事無劇十一韻言中原方急）

中原正興異域比對蓋此篇之意不重在遣事而重在餘尊未靖也國靖人安則遣事不難理耳前入昭陽殿以下十二句正極寫中原之不靖此則文之心也

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一作專）征（言鎮靜安邊）脈後可併力（英華辨証）宜當剸任（姚云和虜二韻言隴右無事無劇十一韻言中原方急）

為討賊（安史之亂）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史記）中原何慘（英華辨証）宜當剸任（姚云和虜二韻言隴右無事無劇十一韻言中原方急）

云當作嫌）黷餘（一作孽）遺楚錦切（左傳）吳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陳）琳檄（若駭鯨之決細網洛陽長安所謂奔幽薊鯨觸周秦也　嫌黷注見前）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漢匈奴傳）軍長安西細柳（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柳市是也（括地

白衣行（昭陽殿注見前）紅袖泣（一作短）王子（漢

志〕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周亞夫屯兵處宸極祆醯堅切英華作妖星動一作大園陵一作林殺氣平空餘金盌出無復繐須兌切帷輕〔說文〕祆胡神也〔漢天文志〕祆星不出五年其下有軍〔光武紀〕赤眉發掘園陵〔注〕園謂山墳　金盌注詳諸將詩〔鄴都故事〕魏武遺令西陵施六尺牀張繐帷〔說文〕繐細疏布也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罘罳朝共落棆桷夜同傾〔舊唐書〕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祿山取太廟爲軍營神主棄街巷〔錢箋〕緗素雜記〕唐蘇鶚演義云罘罳織絲爲之輕疎浮虛象羅網交文之狀蓋宮殿簷戶之間杜詩罘罳朝共落鶚說是也〔爾雅注〕棆木名楩屬似豫章〔左傳注〕桷椽也〔說文〕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三月師逾整羣一作兇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一作餘勇冠垂成〔通鑑〕是年二月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安守忠寇武功英乂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趙曰〕瘡痍二語微言英乂之敗激其再立功也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迴節鉞戮力掃欃槍〔按〕唐志〕御史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太僕寺卿一人從三品中丞兼卿所以爲加恩也〔爾雅〕彗星爲欃槍〔注〕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掃彗一云蓬戶三千士雲梯七十城恥非齊說客秖荊作甘似魯諸生〔禮記〕儒有蓽門圭竇〔注〕門旁窬穿牆爲竇如圭〔漢書〕酈食其說田廣罷歷下守備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齊說客申七十城魯諸生申三千士時賊尚據長安故用下城事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漏刻短髮寄一作媿簪纓〔詩箋〕周行周之列位也〔後漢書〕宣秉拜御

此段叙前事而期其立功于浚

姚云圭竇六韻入送別

此段自叙而兼送別

廢邑一聯又是前入十二句三一小結架

此段勉之之詞安邊仍扈從五字收勒極緊

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並專席而坐京師號三獨坐〔禮記〕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徑欲依劉表還疑一作能無厭禰衡漸衰那一作寧

此別忍淚獨含情〔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禰衡注見一卷

廢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人頻

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軍壓舊京安

邊仍扈從莫作一作無使後功名元帥前軍注見官軍臨賊境詩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舊唐書〕至德元載吐蕃遣使請和親願助國討賊二載三月吐蕃遣使和親遣給事中南巨川報命〔按〕詩云慎爾參籌畫楊蓋贊巨川以行者

姚云廢邑四韻仍言已望郭濟世之意

判官之出使正兵權未收之時也重筆皆輕消之

今日對子雲須知是從骨節中頓挫而出僅以字眼借對言者抑未也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青海在唐鄯州往吐蕃當渡青海故云海氣寒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敕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唐書〕吐蕃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宣命一作令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垂淚方投筆傷時即據鞍〔杜詩博議〕惟良舊注無解按漢書宣帝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詩用惟良出此亦友於貽厥之類也李嘉祐送相公五叔守歙州詩落句云新安江自綠明主重惟良此一證時楊判官必膺郡守推薦銜命入蕃故曰惟良待士寬也〔揚雄傳〕雄三世不徙官有以自守泊如也子雲今日是假對但漢書言子雲系出揚侯其字不從木〔按〕晉羊舌氏食邑於揚曰揚食我後分其田為三

雪重拂廬乾如此圓湛穩重之句紙上乃不留一點墨痕不知何以善於[illegible]詞至于如此

縣曰平陽曰楊氏則揚與楊同出一姓故楊修有吾家子雲之語或疑此送楊判官不合用子雲事蓋失考耳〔班超傳〕超爲官偏書久勞苦投筆歎曰丈夫當立功異域安能久事筆硯乎〔馬援傳〕援請討五溪蠻據較顧盼以示可用

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盞一作盌■歌捧玉盤草肥一作輕蕃馬健雪重拂廬乾〔唐書〕吐蕃贊普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部人處小拂廬〔舊書〕其國都城號邏些城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氊帳名爲拂廬

愼爾參籌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摶

楊判官之使蓋爲徵兵吐蕃絕域遙懷怒言吐蕃來請討賊也敕書憐贊普言天子許其和親遂降意以待之也兵甲望長安言長安之人急望王師之至則助國討賊不容緩也肰借兵非美事又恐其屈節外■故後復以愼謀畫正羽翰戒之欲其伸中國之威不辱命也

丈論雪重拂廬乾句法云上句草肥蕃馬健是寫蕃部景事此句則就蕃部景事以收攝全篇也雪重二字即篇內之氣祲滿遙懷怒前程急兵甲垂涙諸句也拂廬乾三字即篇內之和親願結歡今日起爲官從茲正羽翰九萬一朝摶諸句也言蕃境雖氣祲甚盛而得楊六判官此行則蕃部諸祲皆消弭淨盡初無事也若以上文惟良待士寬之筆盡力發揮之不知須費多少筆墨而此句却以與上句草肥一例寫景令人渾然不覺一切字句皆於此掃淨此所謂不着一字也凡詩到妙處皆此類也而此句尤其最顯者故拈出之　丙子二月十四日與芷鄰丈同過蘇齋聞論此句〻法曰識所論于此

杜工部詩集卷之三終

投簡咸華兩郎諸子

南山有此二句所以故舊句淺然無迹而愈覺其厚

鄉里極憤嫉張以春容唱嘆出之此亦風雅云云

夏日李公見訪

此兩二句閑敞天遠山筆法